



空 大 鼓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 空 大 鼓 ◆

實價大洋九角
(外埠酌加寄費)

翻譯者

周 作 人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舊序

這一冊裏所收的二十一篇小說，都是近兩年中——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翻譯，已經在雜誌及日報上發表過一次的，本來還沒有結集重印的意思。新潮社的傅孟真羅志希兩位先生卻都以爲這些譯本的生命還有擴大的價值，願意我重編付印；孟真往英國留學的前兩日，還催我趕快編定，又要我在序文裏將這幾篇小說的兩件特別的地方——一，直譯的文體，二，人道主義的精神，——約略說明，併且將人的文學一篇附在卷末。我所以依了他們的熱心的勸告，便決意編成這一卷，節取尼采的話，稱爲點滴，重印一回。

我從前翻譯小說，很受林翠南先生的影響；一九〇六年往東京以後，聽章太炎先生的講論，又發生多少變化，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正是那一時期的結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纔用口語體，當時第一篇的翻譯，是古希臘的牧歌，小序有一節說，——

「什法師說，翻譯如嚼飯哺人，原是不差。真要譯得好，只有不譯。若譯他時，總有兩件缺點；——但我說，這卻正是翻譯的要索。一，不反原本；因為已經譯成中國語。如果還要同原文一樣好，除非請譯阿克利多斯 (Theokritos) 學了中國語，自己來作。二，不像漢文，——

——有聲調好讀的文章，因為原是外國著作。如果同漢文一般樣式，那就是隨意亂改的胡塗文，算不了真翻譯。」（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一八年答某君的通信裏，也有一節，——

「我以為此後譯本，……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

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但我毫無才力，所以成績不良，至於方法，卻是最爲適當。」（十一月八日）

在同一封答信裏面，又有這一節，是關者小說的內容的，——

「以前選譯幾篇小說，派別並非一流。因爲我的意思，是既願供讀者的隨便閱覽，又願積少成多，略作研究外國現代文學的資料，所以譯了人生觀絕不相同的梭羅古勃與庫普林，又譯了對於女子解放問題與伊孛然不同的斯忒林培格。」

但這些並非同派的小說中間，卻仍有一種共通的精神，——這便是人道主義的思想。無論樂觀，或是悲觀，他們對於人生總取一種真摯的態度，希求完全的解決。如托爾斯泰的博愛與無抵抗，固然是人道主義；如梭羅古勃的死之讚美，也不能不說他是人道主義。他們只

承認單位是我，總數是人類：人類的問題的總解決也便包涵我在內，我的問題的解決，也便是那個大解決的初步了。這大同小異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實在是現代文學的特色。因為一個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統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所以這多面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

我們平常專憑理性，議論各種高上的主義，覺得十分澈底了，但感情不會改變，便永遠只是空言空想，沒有實現的時候。真正的文學能夠傳染人的感情，他固然能將人道主義的思想傳給我們，也能將我們的主見思想，從理性移到感情這方面，在我們的心上面，刻下一個深的印文，為從思想轉到事實的樞紐：這是我們對於文學的最大的期望與信託，也便是我再印這冊小集的辯解 (Apologia) 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周作人記於北京。

目錄

序	•••••	一
舊序	•••••	五
俄國託爾斯泰一篇	•••••	一
空大鼓	•••••	一
俄國但兼珂一篇	•••••	一
摩訶末的家族	•••••	一九
俄國契訶夫一篇	•••••	一
可愛的人	•••••	五五

俄國梭羅古勃二篇

童子林的奇跡 ······九〇

鐵圈 ······一〇四

俄國庫普林三篇

帝王的公園 ······一一五

聖處女的花園 ······一二八

晚間的來客 ······一三五

俄國安特來夫一篇

齒痛 ······一四七

波蘭顯克微支一篇

酋長 ······一六〇

波蘭什朗斯奇二篇

誘惑	一七七
黃昏	一八四
希臘藹夫達利阿諦斯二篇	
揚奴拉媪復仇的故事	一九八
揚尼思老爹和他的驢子的故事	二〇八
匈加利育珂一篇	
愛情與小狗	二一五
丹麥安兌爾然一篇	
賣火柴的女兒	二二〇
瑞典斯忒林培格二篇	
不自然淘汰	二二七
改革	二四〇

德國謫惠耳思一篇

請願 ····· 二四七

西班牙伊巴涅支一篇

顛狗病 ····· 二五九

猶太賓斯奇一篇

被幸福忘卻的人們 ····· 二一九

空大鼓

俄國

託爾斯泰

——伏爾迦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

亞美梁是一個小工，替主人家做事。有一日出外作工，橫過草地，一隻蛙在他面前跳出，他幾乎踏着，卻竭力的避開了。忽然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他。亞美梁回轉頭去，看見一個可愛的女子。伊說，「亞美梁你爲什麼不娶妻呢？」他答道，「姑娘，我怎麼能娶呢？我祇有這套穿着的衣服，此外毫無所有；而且也沒有人要我做丈夫。」伊說，「你可以娶我爲妻。」亞美梁很喜歡這女子，就答說，「我很願意，但那裏居住呢？」女子說，「這不妨事。一個人只要多做工，少睡覺，

就到處能得衣食。」亞美梁說，「那很好，我們結婚罷。但是住那裏去好呢？」女子說，「我們到鎮裏去。」於是亞美梁就同女子到鎮裏；女子領他到鎮的盡頭的一所小屋裏；他們結了婚，便立起人家來。

有一日，國王路經這鎮，走過亞美梁屋外，亞美梁的妻子出來看國王。王見了這女子，大出一驚，說道，「從那裏來了這樣一個美人？」便停了車，叫亞美梁的妻子來問道，「你是什麼人？」答說，「農夫亞美梁的妻子。」王說，「像你這樣美人，爲甚嫁一個農夫？你應該做王后纔是！」伊說，「多謝你的好話；但農夫的丈夫在我已很好了。」

王同伊談了一晌趕車走了。回到王宮，總忘不了亞美梁的妻子。他終夜睡不着，只是計畫如何可以得伊到手。他自己無法可想，便召集了他的奴僕，叫他們代想法子。奴僕答道，「你叫亞美梁到宮裏工

作，我們逼他做苦工，他自然死了。他的妻子變了寡婦，那時你可以得伊到手了。」

王聽了他們的計策，便發命令叫亞美梁到宮裏充當小工，就住在宮裏，又帶了他的妻子同來。使者到亞美梁家裏，交付王的命令。亞美梁的妻子說，「亞美梁你去；日裏作工，夜裏卻回家來。」亞美梁去了；到得宮裏，王的管家問道，「你怎麼獨自走來，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亞美梁答道，「我拉伊同來做甚呢？伊自有屋子可住哩。」

在王宮裏，他們就叫亞美梁作兩個人做的工。他動手時，不想一日能做完的；但到晚上，卻都做完了。管家看他工作都了，就叫他明日做四個人的工。

亞美梁回家去了。家中都已收拾得潔淨整齊：爐中生火了，晚飯也齊備了；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縫紉，候他回來。伊起來迎接他，攤開

食桌，給他飲食，隨後問他作工的情形。他說，「唉！事情很不妙：他們叫我做力量以外的作工，想叫我勞苦死了。」他的妻道，「你不必多愁；你作工時不要前後探望，看做了多少，還有多少未做。你只要一直做上去，一切自然好了。」亞美梁睡下，便睡著了。次日早上，他又去作工；只顧作工，沒有回過頭來探望，到了晚上，一切都做完了。所以他待天黑，早可以回去過夜了。

他們一回一回的增加他的工作，但他總能及時做完；回到家裏去睡。一禮拜過了。王的奴僕知道用苦工來逼他，是不成功了；於是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來試他。但這也終於無用：木工，打牆，蓋屋，以及一切工事，他們叫他做，他都及時做完，夜裏回家去了。如此，第二禮拜也過去了。

王又召集了奴僕說道，「我應該白養活你們的麼？兩禮拜過去

了，我沒有見你們做成一點事。你們要用苦工逼死亞美梁，但我從窗
口看見他每晚回家去，——還很高興的唱歌呢。你們敢是要欺騙我
麼？」王的奴僕分辯說，「我們竭力要用苦工逼死他，無奈沒有一件壓
得他倒；他總能做完，彷彿用掃帚掃淨的一樣，他也毫不困倦。隨後
我們叫他做細巧煩難的工作，以爲他決沒有如此聰明，不能做了；不
料他都能做。無論怎麼使他，他總做了，也不曉得他怎麼做法。必是
他或他的妻子懂得符咒，助他做事，我們自己也煩厭極了，必想尋一
件事，爲他所不能做的。我們現在想到：叫他去一日裏造一座禮拜
堂。你叫亞美梁來，命令他一日裏要在宮前造一座禮拜堂。他如不能
做，便說他違命，剷去他的頭。」

王叫亞美梁來，對他說，「你聽我命令，在我宮前空地上，代我
造一座禮拜堂，要明日晚上完工。倘你做成了，我就賞你；否則我要

割去你的頭。」

亞美梁聽了王的命令，轉身回家，他心裏想，「我的末路近了。」他走到妻子跟前，說道，「妻阿，快預備，我們逃走罷。不然，我要爲了不相干的事喪了性命了。」妻說，「什麼事嚇得你這副模樣？我們爲甚要逃走呢？」他說，「我怎能不喫嚇？王命令我，明日一日裏要給他造一座禮拜堂。如果做不成，他要割我的頭去。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現在還早，我們逃走罷。」但他的妻子不肯聽他，說道，「王有許多兵，我們到得那里，總要被捉住。我們逃不脫他，只能暫時依他的。」亞美梁說，「這工作不是我的力量能及，叫我怎樣依他呢？」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亞美梁睡下，便睡著了。次日一早，他的妻子將他叫起，對他說，「你快去，完成那禮拜堂。這是

釘和鐵鎚，現在餘下的工事，還有一日可做哩。」亞美梁走進鎮裏，到了王宮空地上，看見一座禮拜堂，還未完工。亞美梁便動手，去做未完的工事；到了晚上，都已完了。

這一日早上，國王醒過來，從窗口一望，只見那禮拜堂站著，亞美梁正在那裏各處敲釘呢。王看了禮拜堂，毫不喜歡，——他反惱了，因為不能判亞美梁死罪，奪他的妻子。他又召集了他的奴僕，對他們說，「亞美梁這件事又做成了，現在沒有話柄可以將他處死。就是這件事，也竟不能難倒他。你們須得想一條妙計，不然，我就要將你們的頭和他的一齊割去了。」奴僕便定計策，要叫亞美梁在宮外掘一條河，有船在河裏行駛。王就叫亞美梁來，命他做這工作。王說，「你既能一夜造成禮拜堂，這件事自然也能做。明天都要完工，如果不成，我要割去你的頭。」

亞美梁比前回更加頹唐了，悶悶的回到他的妻子這裏。妻問他說，「你爲甚這樣憂悶？可不是王又有新工事叫你做麼？」亞美梁告訴伊說，「我們只好逃了。」但妻答道，「我們逃不脫兵；任憑我們逃到那裏，總要捉住。除了依他，沒有別法。」亞美梁呻吟道，「我怎麼能做呢？」他的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亞美梁睡下，便睡著了。次日早上，他的妻叫他起來，對他說，「你到宮裏去，一切都成功了。只有宮前河步上，還有一座土堆；擊一把鎗去，將他平了。」

王醒過來，看見一條河，是先所沒有的，船也上上下下的行駛著，亞美梁正擊著一把鎗，在那裏掘一座土堆。王很驚異，但看了河開船，毫不喜歡，因爲不能將亞美梁處死，反惱極了。他心裏想，「現在更沒有他所不能做的工事了。那怎麼好呢？」他又召集了奴

僕，問他們的計策。他說，「你們去想出一件事，爲亞美梁所不能做的。以前我們想一件，他便做成，叫我不能奪他的妻子。」王的奴僕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一條計。便到王的面前，說道，「你叫亞美梁來，對他說：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擊不知什麼東西。這樣，他便不能逃脫了。無論他到那裏去，你總說不是那地方；無論他擊什麼來，你總說不是那東西。你就可以砍他的頭，奪他的妻子了。」王很喜歡，說道，「這條計想得好。」於是他叫亞美梁來，對他說，「你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擊不知什麼東西來；你如不能擊來，我要將你砍頭。」

亞美梁回到家裏，將王所說的話，說給他的妻子聽。伊彷彿很費思量，說道，「他們教了國王捉你的方法了。現在我們須得小心做事纔好。」坐著想了許久，便對亞美梁說，「你得遠行一趟，到我們祖母——那個老農婦，那個兵的母親——那裏去，求伊的幫助。倘伊有

物事給付你，便可掣到王宮裏來，我也在那裏；我現在逃不脫他們了。他們要用強力來捉我去，但這也不會長久。你倘能聽祖母的指揮做事，就可以救我出來。」

他的妻子便預備，叫亞美梁可以上路。伊給他一個口袋一個紡錘，說道，「你把這個交給我們老祖母。憑這信物，伊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伊又將道路指點與他，亞美梁動身去了。

他出了鎮，走到一處練兵的地方。操練完後，兵都坐下休息。亞美梁走上前，問他們道，「兄弟們，你們知道往不知什麼地方的路麼？能告訴我取不知什麼東西的法子麼？」兵聽了都很詫異，問道，「誰叫你去幹這件事的？」他答道，「是那國王。」他們道，「我們自己自從當兵那日起，往不知什麼地方去，却總沒有走到；尋不知什麼東西，至今也不能得到。我們不能幫助你。」

亞美梁同兵坐了一晌，起身又走。他走了幾里路，走過西門三樹林。樹林裏有一間草房；草房裏坐著一個極老的老婦人，日裏的母親，在那裏績麻，一面哭泣。伊紡時，不把手指放在口裏，潤點唾沫，却拏到眼裏去，用眼淚去溼他。伊看見亞美梁，就對他喊道，「你爲甚麼到這裏來？」亞美梁拏出紡錘交付伊，說是妻叫他來的。老婦人立刻和善了，問他事情；亞美梁將一生事跡都告訴伊：如何娶那女子，如何到鎮裏住，如何作工，在宮裏做的什麼事，如何造禮拜堂，行船的河，現在如何國王叫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拏不知什麼東西來。老婦人聽完，也不哭了。伊自言自語說，「這時候確已來了。」又對亞美梁說，「是了；孩子，你坐下，我給點東西你喫。」亞美梁喫了，老婦人告訴他方法說，「這是一個線球，放在前面，叫他滾著，你只跟著他走。你須得遠行，到海邊爲止。到時就看見一座大城，你

進城去，到最遠的一家，求宿一夜。就在那裏等候你所尋的東西。」
亞美梁問道，「老祖母，我看見他時。怎能認識呢？」老婦人說，「你倘若見到一件東西，人看見他，比自家父母還要服從的，那就是了。你便奪了來，拏到國王那裏去。你拏到時，王便說不是這東西，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這東西，應該將他敲碎了。你將他敲著，拏到河邊，摔碎了，拋下水裏。那時，你可以帶你的妻子回家，我的眼淚也可以乾了。」

亞美梁向老婦人作過別，將球滾在前面。這球滾來滾去，一直到海邊。海邊有一座大城，城內盡頭有一間大屋。亞美梁求宿一夜，就應允了。他睡下，便睡著了。次早醒時，聽得父親叫他兒子起來，出去砍柴。兒子却不聽，他說，「現在還太早，時光多著哩。」隨後亞美梁又聽得母親說，「兒子，你去。你父親骨頭痛了，你莫非要做他

自己去麼？現在已是起來的時候了。」但兒子只是喃喃的說了一句話，又睡著了。剛剛纔睡好，忽然街上有一件東西，蓬蓬的作響，那兒子直跳起來，穿上衣服，奔到街上去了。亞美梁也便跳起，跟著他跑，去看這是什麼東西，兒子聽了比自家父母還服從。他只見一個人在街上走，胸前挂着一件東西，用棒敲著；蓬蓬響的就是他，兒子聽了那樣服從的也是他。亞美梁跑上前去，仔細一看。他見這物圓形，像一個小木桶，兩頭都綑著皮。他便問這是什麼東西？別人告訴他說，「是一面鼓。」他說，「這是空的麼？」回答說，「是的，這是空的。」亞美梁很驚異，他央求他們將這東西給了他，他們却不肯。亞美梁也不再求了，只是跟著鼓手走。他跟了一日，後來鼓手睡下了，他便奪過這鼓來，拏著就走。

他跑了許久，一直跑到自己的鎮裏。他去看他的妻子，但伊已不

在家裏了。他走的第二日，王就把伊拏去了。亞美梁便走到王宮，帶信給王，說：到不知什麼地方的人，已經回來了；所要的不知什麼東西，也拏來了。送信的告知國王，王叫他明日再來。但亞美梁說，「告訴國王，說我今日來了，王所要的東西也拏來了，叫他出來見我，不然，我要進去見他了。」王走了出來，問道，「你在什麼地方？」亞美梁告訴他。王說，「這不是正當的地方。你拏了什麼東西來？」亞美梁指點那鼓給他看，但他看也不看，說道，「這不是那東西。」亞美梁道，「如不是那東西，可以敲破了，給鬼拏了去！」

亞美梁走出王宮，拏著鼓，敲了起來。他正敲時，王的兵隊便都跟他走去，向他舉手，等候他的命令。王從窗口向兵隊叫喊，教他們不要跟亞美梁去，但他們不聽他的話，只跟著亞美梁走。

王看了這樣情形，就命令將亞美梁的妻子還了他，求亞美梁給他

那面鼓。亞美梁說，「那可不行了。人教我把他敲破，拋這碎片下水裏去。」亞美梁拿了鼓，一直往河走，兵隊跟在他後面。到了河邊時，他將鼓敲得粉碎，把碎片撒下河去。於是所有的兵都跑散了。

亞美梁帶了他妻子，回家去了。此後國王也不再擾他，他們以後就永遠幸福的過日子。

(一八九一年原作)

略夫·託爾斯泰(Ljov Tolstoj 1828-1910)的藝術和生活略略紹介，便須一本小書，這事只能俟諸異日；現在簡單說一句，可以說：他的藝術是寫實派，是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他的道德思想是所謂無抵抗主義；非戰爭，讚美力作，主張共同生活。這篇空大鼓就是他非戰的宣言，看了勝過別人一大篇膚泛的解說。

空大鼓是一篇民間傳說 (Skazka)，題目上業經說明，是伏爾
迦 (Volga) 地方通行的說話。在傳說研究中，屬於友誼的獸一系
(The Friendly Animal Cycle) 法國丕羅耳 (Perrault) 編述的童話着靴的
貓 (Le Chat Botte)，便是此系的代表；羅馬亞普留斯 (Apuleius) 著變
形記 (Metamorphoses) 中愛與心 (Cupido et Psyche) 故事，說普雪該
(Psyche) 做的苦工，與亞美梁的事更相似。此篇經託爾斯泰改
作，寄託他思想的精義；又有自作的呆伊凡一篇，同是這一類。
斯諦普虐克 (Stepniak) 的一文錢 (此篇曾譯載域外小說集內) 雪
契特林 (Shchedrin) 的捐軀的兔等，也都用這方法。斯諦普虐克
說，雪契特林的思想勇敢，攻擊猛烈，不能直說，所以用他所自
稱「奴隸的言語」，作東方式的寓言譬喻童話等等。託爾斯泰此
類著作，在羅馬諾夫 (Romanov) 治下發表，也不得不用奴隸的言

語。但從別一方面說，則用這種形式宣傳道理，多含暗示，較直說尤好：「奴隸」對於他自己的言語，本來更易理會。託爾斯泰要使農民明白他的道理，所以利用傳說，更爲適宜；我想這是第二理由。

託爾斯泰的小說，中國譯出的，有（一）復活的節本，改名心獄；（二）Anna Karenina，名安娜小史；（三）驃騎父子，因未曾同原本對讀，不能說他如何；（四）托氏宗教小說德國教士葉道勝所譯，全用白話，可惜現在絕板了；（五）羅利因果錄，是八種短篇，用古文譯成，稱爲筆記小說，刪改的地方也多，全失了著者原來的義指，也是極可惜的事。此外短篇譯載各報上的，無從知悉，——因爲融會貫通得太利害，又每每不署原著者姓名，所以難於查考了。

中國又有一部歷史小說，名不測之威，題託爾斯泰著；但這是亞歷舍·託爾斯泰 (Aleksaj Tolstoj) 所作銀工爵 (Knjaz Serebrjannyj) 的譯本，並非耶思那耶·波略那 (Jasnaja Poljana) 老預言者略夫·託爾斯泰的手筆。中國人時常併爲一談，所以順便說及。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記。

摩訶末的家族

俄國 但兼珂著

一 摩訶末

俄國與土耳其軍隊的前哨間，排鎗又正開始了。

霧氣很濃厚，巴爾幹凌亂的羣山，幾乎渾成一團，分別不得。這宛然是許多雲，從天上降到地下過夜似的。霧裏面遠遠地顯出一道紅光，這說不定是土耳其露營的火，或是一個孤獨的村莊的火災。可薩克人用銳利的眼光向那邊望，然而沒有效；在這樣深密的黑暗中間，有什麼東西，絕對的不能看出。

首先開鎗的是土耳其人，俄國人只是回鎗罷了。兩邊都不能彼此

看見，但他們放鎗，因為恐怕在這濃霧中，敵人也許近前，不愁被人發見。在這樣時候，人便自然而然的放鎗；這是一種交互的警告，仿佛說，「你知道，我沒有睡呢；你要小心！」

在潮溼厚重的空氣中，鎗聲漸漸絕了。夜緩緩的下來，將戰場和臥在雪裏的死屍，都完全遮掩了。到處是沈寂，只有受傷的人的呻吟與馬的臨死的咽氣聲息，時時約略聽到。但此外更沒有什麼了，那些兵卒，日裏行路，夜間開仗，都十分困倦，早沒有一點力氣，想到去駝回伙伴的身體的事了。他們除了一夜的休息睡眠之外，更不希望別的東西了。

「少佐，在這新年的夜裏，我們卻不很快活哩！」大佐說，他是一個短而且肥的人，那少佐長而且瘦，一隻手用布絡着。這兩人都坐在一所土耳其人家的回廊上。

「是啊，不快活得很阿。而且家裏也沒有信來。」

「這件事我倒不很着急，我們行營的郵政情形我是知道透了的。」

「阿，倘能看見所愛的人，真不知道將如何快樂，便是一刻也好。」

但在息普加 (Shipka) 峽道過基督聖誕日，又在這裡過新年，可真不是好玩意阿。在我們家裏，聖誕樹正點上火了，小孩子們在樹的周圍跑。你的夫人和孩子，一定同我的在一處，他們更談着我們的事。或者他們因為我們沒有信，也正着急哩。恰似我們能夠寫信——我們卻只是向前直奔，同狂人一樣，只落得跌破我們的頭。但是你的手怎麼了？」

「不很要緊。」

「你大可以利用他。」

「什麼用？」

「跑去。可以說因為調養，告假回去。」

「你卻不應該對我這樣說。」

「爲甚麼呢？」

「因爲你知道，我們豈不是已經很缺軍官麼？在我的大隊裏，都用少尉帶領中隊了，而且你和我向來又沒有分離過。總之如果回家，我們須一同回去。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罷。」

天色全黑了，地平線都已隱藏不見了。只有處處黑暗裏穿出幾點光明，是村的窗戶，還點着燈。忽然在街上，現出火把的移動的紅光；在這火光圈中，現出一個有胡鬚的紅色面龐。有時在這光中，有一個馬頭，豎着兩隻耳朵，也可以望見。

大佐向火把這方面叫道，「斑退來夫！」火把走進了院子，不多時那馬已立在軍官們的面前，鼻子裏噴氣。又用蹄刨着堅硬的雪。騎在馬上的可薩克人將火把倒轉，很濃的黑烟蓬蓬發出，繞住他的手

腕。

「你這樣的到那里去？」

「到前哨去，大佐。」

「什麼事？」

「砲擊又開始了。」

「你去告訴他們，倘沒有特別的事情，便可以不必回答。土耳其人把火藥花費的厭倦了，他們自己會停止攻擊的。」

幾個兵走進了院子，很沈重的踏着地面。班遜來夫擎起火把，看見他們中間，還有一個人夾着走。

「走，走！光頭。爲了你們，真是一刻也沒有休息的機會；魔鬼捉你去！」那些兵士咕嚕着說。他們大約還沒有看見軍官。「好，好！你可是要我們用鎗柄獎勵你纔行麼？」

大佐站起來說道，「孩子們，什麼事？」

「大佐，我們解了一個土耳其人來。我們偶然遇見他，——在一個草叢裏拾得的。」

「在草叢裏？怎麼遇見的？」

「他一隻鶴鶉似的蹲着。跋西里耶夫中尉叫我們把他活捉了，解到你這里來的，大佐。他的名字是摩訶末。」

「班退來夫，借火把給我們用一回。」

可薩克人擎火把走近衆人，紅的火光，分明的照出一個大鼻子蓬鬆的花白胡鬚的面貌。那鼻梁的中間突出一塊，額間有一個紅色的新傷痕，戴着一頂用舊帳蓬的汗黑的布片做成的頭巾。他又穿着一件駝皮的黃外套。

大佐轉過身去，對他朋友說，「且住，他是一個軍官呢。」

少佐對着土耳其人細看。一回說道，「是的，而且他還是我們的舊相識。你不認識他了麼？先看那傷痕罷，我相信他的左手還缺兩個指頭呢。拏他的左手給我們看。」

站在摩訶末近旁的那個兵抓住他的左手，拏了出來。

「是的，這是摩訶末倍（Mehmund Bey），土耳其的大佐。是俘虜，又是逃犯；他的帳是算定了。將軍怕要將他鎗斃完事。這須看他那時的興致如何。那是一件可惜的事。孩子們，帶他到這里來，一個人留在我們這里，其餘的都趕快回去。」

摩訶末被帶到回廊裏面的屋裏。一個拏鎗的兵，站在門口。

那俘虜是一個偉丈夫，肥大寬闊，大概五十餘歲的情形。他的眼睛在直豎的灰色眉毛底下，露出陰鬱的表情，蓬鬆的胡鬚也是灰色，不住的牽動着，兩脚用破布裹紮，外套也破了，肩上有一個血迹。

「這血怎的？」

「吉理羅夫略用鎗刺撥了他一下，引他出草叢來的，大佐。」

「爲什麼呢？」

「大佐，因爲我們用好好的俄國話叫他，——光頭，出來！——

總是沒有效。他不聽我們的話，只是搖他的手。吉理羅夫惱了，略略刺了他一下，於是他纔走出草叢來。老實說，我們本想就地結果了他，但是跋西里耶夫中尉叫我們帶着他來的。」

「綏蒙，給他一把椅子坐。」

俘虜將手接連的放在他的胸口，嘴以及頭上，然後坐下。他的顏色仍舊陰鬱，他對於他的新主人們，大約早沒有什麼好事可以希望了。他的大鼻子挂在瓏窪窪的胡鬚上面，他的頭垂在兩肩的中間。

二 審問

少佐在高加索邊境軍隊裏，服務多年，略懂些土耳其語，所以這便可以替代一個翻譯了。他對俘虜說，「我想我們曾經見過。你不是摩訶末倍大佐麼？」

土耳其人低下頭去，幾乎全然俯伏了。

少佐又說，「或者這是錯的，我將你誤認爲別的一個人了？」

俘虜擡起頭來說，「我決不說謊！我從加贊克烈逃到這裏，又被你們的兵捉住了。一個人步行不能跑遠，」他慘慘的微笑又說，「像我這樣頭上和腿上都受了傷的人，自然更不行了。而且我在肩上又受了傷了。」

「你知道，這也是依了戰爭的習慣。」少佐竭力的想裝出公務聲口，但終於沒有效。

「你不必向我講這費話。權力是在你們這一面。你們是得勝的，

教他們殺我就是。我昨夜從看守我的軍人家裏逃出的時候，我完全知道自己所冒的危險。我賭過了，我輸了，我應該死了。」

少佐聽了俘虜的口氣，很覺感動，說話漸漸的更加和善了。「你住在那里，不很舒服麼？」

「不。」

「他們待你好麼？」

「和我同住的軍官是寬大的人。他教我用他的牀，他給我飲食，他待我像一個兄弟，不是一個敵人。」

「但你怕在俄國受虐待麼？」

「不，我知道俄國人待俘虜多很好。」

「這樣，你可以逃走呢。」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在你手裏，你盡你的義務就是了。」

「只要快便好！」老土耳其人的喉中，仿佛有一種壓下的哭聲，他的頭又垂下去了。

「你想逃走有什麼希望呢？土耳其人到處退却了，你們那里饑荒盛行，住民都逃散了。你留在這里，不反較好麼？戰爭不久就要完結，你便能回到你自己的家裏去了。」

「回到我自己的家裏去？這是怎麼說？」

「我不懂你的問。」

「你就會懂得。我知道現在一切的情形；沒有一點虛幻。近來君士但丁堡剛有命令，教人民移住到小亞西亞去。各人都將去了，我的家族和其餘的人。他們那里去呢？我怎能再尋到他們呢？呸！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這是無用的了。我自認爲我的義務的事已經做了，你也可以盡你的義務了。沒有人能逃得死。要來的事，總是要來：這是

註定的。沒有人能活過運命所定的期限。我所做的轉，却並非爲我自己，……」俘虜的聲音斷了，他做出一個絕望的手勢。

少佐憂鬱的說，「你說到你的家族，……我也有家族呢。」

「那樣，你是很運氣；——活著，又能夠回去，會見他們。你不是俘虜。」

「我爲了你的家族，纔問你的。你有孩子麼？」

俘虜的頭垂的愈低了。一時是沉默。

少佐又說，「你有許多孩子麼？」

摩訶末低聲說道，「四個。」

「他們都長大了麼？」

「不，都還小呢。最大的女孩剛六歲。」

「正和我家的無賴同一年紀哩。」少佐說，彷彿對著自己說話。

般。

「我的女孩子長大時，想必很美麗，」俘虜的聲音，比較的更有聲氣了。「伊有大的眼睛，現在已經很是明媚。我不見伊，足有五個月了，我出們時，伊哭得很利害。最小的孩子還只一週歲，我走的時候他還不能走路呢。他們都住在亞德利安堡的外邊。我有一所房屋，與蒲桃園，……那里很愉快。我希望能看見他們那些小東西在我眼前長成。可是這戰事來了。那個引起戰爭的人，應得詛咒呵。神是公正的，他將懲罰那些流我們的血，毀滅我的小孩子們的幸福的人。」

「是的，戰爭有什麼好處呢？」少佐說。「這有什麼用處呢？我的一切財產就是我的官俸，倘若我明天被打死了，我的家族將怎麼樣呢？」

審問俘虜的這件事，已經變了性質，成爲關於家族的談話了。少

佐將一切話翻給大佐聽，大佐對於俘虜的不幸，引起了很深的同情。他對少佐說：——

「朋友，你告訴他，他如果真愛他的孩子們，他應該安安靜靜的聽憑帶到俄國去，不應該拚了性命想逃走。他回去的時候，便能再去管他們的教育了。這個期間並不很長，不過幾個月罷了。」

摩訶末悲哀的答道，「倘我們的妻子與親戚知道俄國人的真相，他們便將安然的留在家裏，等候我們回去了。可是不然。幾日之內，全部住民都將逃散了；待你們的軍隊望見亞德利安堡的時候，那個城一定早經全被住民捨棄了。只有基督教徒留在那里。」他忽然又興奮的說，「你們剛纔問我為什麼從看守我的那個寬大的軍官那里逃出。這無非是為我家族的緣故。我想跑去救我的妻與孩子們。你們同我談起他們的事，但能知道他們的將來怎麼樣麼？我告訴你們知道。我的

妻必然非常驚惶，棄了房屋菜園和一切物件。這些東西就成了希臘或亞美尼亞人的喫食。我的妻往君士但丁堡去，帶了小孩們同走。伊到了首都，卻也不能從政府得到一點資助。你想那里有這錢，夠滿足這許多毀壞的家族的要求呢？一總怕有十萬人以上呢。那時他們都要被遣發到小亞細亞或司庫達利，到了那邊，便被忘却了。伊一個人怎麼樣呢？有一個結果。我的女孩們都美麗壯健，伊可以將他們賣到人家內院（Harem）裏去；生長在那中間，可憐的小東西，將來連自己父親的名字都不記得了。我的孩子們將變作奴隸，女孩們將來還要被轉賣給亞勒坡或大馬色有錢的老人。至於我的妻呢？伊的悲愁過了，也便只好進別家的內院去。一年以後，我回去詢時候，還尋得到什麼呢？沒有了：也沒有房屋，也沒有家族了。便是他們那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也沒有人能夠告訴我。這樣，我將失掉了一切我的所有，我的房

「我也將換了主人了。你們問我，爲什麼逃走？因爲我忍不住心裏所受的苦痛了。我在逃走之前，哭了一夜；我知道我拚了性命，冒這危險。但在這時候，或活或死豈不都是一樣麼？倘若我成功了，我能夠救得孩子們；倘不成功，——那麼，我應得死了。這都是吉斯美忒（土耳其語云運命）呵？死却不能嚇我，自從開戰以來，我每日都冒着死，已經習慣了，便不至於發抖。但使我悲苦的，是知道我的家族被棄了，不幸，將餓死了，——知道他們很與我相近，我却又不能飛去救他們，……」

土耳其人將兩手抱着頭，哭泣起來，兩個軍官看了很張皇。大佐忽地跳起，在屋裏大踏步的往還。他舉手裝了一種姿勢，仿佛想拂去眼前的一件物事，這正阻止著，使他不能看得明瞭，他又對自己忽然發怒。他說，「魔鬼！我幾乎變成一個老婆子了。」他看少佐，少

倅也一樣的臉色青白，仍舊坐著，用手指在桌上畫出奇異的圖案。他嗚嗚的說道，「是的，戰爭這東西真是可怕呵。」

倅勝又接續說，「在這次戰爭以前，我不曾離開過我的家。我親見孩子們出世，每日看著他們長大。他們漸漸長大，心理也漸漸發達；一切詳細事情，都逃不了我的觀察，他們初次認識我的時候，他們初次吃著舌講話的時候。我記得一切，一切的事，他們還柔弱的小的肢體，……他們的嘴張開，小鳥一般。現在誰給他們每日的食料呢？他們的母親麼？伊自己也危險了。剛纔前天，……」他不能講完他的故事；他的力氣盡了。

「朋友，這正如我們的家裏。這正是一樣情形。」大佐說，很不安的在房中走著。

「現在我們怎麼辦纔好呢？」少佐說。「我想我們且等到明天，

再送他到將軍那里去。大佐，你怎麼說？」

「是的，是的，明天好罷。」

「現在他姑且留在我們這裏麼？」

「是的，他可以留在我們這裏。我將告訴綏蒙給他架一個牀。四個孩子！這是怎麼一回事！」

「大佐，倘將軍把他鎗斃了呢？……」

「哼，可不是麼？……這都須看他那時的興致如何？對將軍却不能同他談孩子的事呢。」

「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大佐，可不是麼？」

「是的，正是如此，倘你要問我的意見。但是你知道，義務，軍服，軍隊的宣誓，怎麼樣呢？我願那些東西一齊到魔鬼那里去。現在我們且不要想這些事，待到明天再說。想到這事，覺得心臟裏緊縮似

的了。你問他可要酒喝。我們可以一同喫飯了。」

三 葬

俘虜的牀是裝在大佐與少佐所住的同一間的屋子裏，不多時一切都沈默了。只有時時聽到單聲的砲響，但被霧氣阻住，也麻木了。這是土耳其人，他們不肯安靜，還是繼續的對著俄國人開砲。但因為俄國人並不回答。他們不久也便停止了。現在只有夜統治世界，將一切物件都包在黑暗與潮濕的中間，——那些被雪遮滿了的山頂，與那平和的峽道，其中布滿了土耳其的村落，現在却被住民棄去了，仿佛瘟疫正在流行似的。

山下的谷裏，躺著幾千死屍，大開了固定的眼，呆呆的望著暗黑神祕的天。他們專一的眼光，似乎想穿通黑暗，固執的問天：剛纔早晨使他們肉體活動的那一種東西，現在那里去了？從他們的被鎗刺貫

通或鎗彈打穿的胸膛中發出的最後的呻吟。現在變了什麼了？但那暗黑的不可接近的天只從上面慘慘的望著他們，時時落幾點冷淚在他們變相的臉上。

少佐睡不著覺。他躺在替代氈毯用的皮外套下，只是翻身；將外套推向旁邊，仍復拉過來蓋在身上；第十次掣起新聞來讀，又聽他落在地上；偷偷的看那睡著的土耳其人，聽到他在不安的睡夢中發出的模胡的言語。困倦極了，少佐很想將自己的心思移到別事上去，但他的思想又終於回在這一件事上。

便是他後來合了眼，他的呼吸變了更均勻了，暗夜已將伊的柔和的神力布滿了室中的時候，他的思想還在同一方向上動作，沒有更改。他夢見孩子們；但並非那俘虜的不幸的小子們，却是他自己的孩子。

——有母親的全心的愛護守著他們，住在他家族所在的小俄羅斯鄉鎮

周圍平原的深密寂靜的中間，不必怕遇著危險。他的思想，經過了幾千里路，飛向他們去了。

一切別的東西都隱滅了。現在的事物，不復留存，沒有戰爭，也沒有無數的死屍，也沒有災禍的大洋，——這血染的波浪，在少佐眼前，捲來捲去，已經多時了。

他所見的只是一間適中的房屋，屋角挂著一方聖畫。聖畫面前的長夜燈微微點著，仿佛因為永久對著聖徒莊嚴的臉色，所以十分胆怯；聖徒的表情，與像框的銀飾相對照，却更顯得陰暗了。這青白微弱的光在陰影裏，約略映出兩張小小的臥床，在雪白的牀帳後面，發出均勻的呼吸聲音。少佐揭起一邊的帳子，睡在這牀上的娃子是太熱了；伊推去了蓋被，滿臉薔薇色的熟睡著，也沒有夢，屈了肥壯的腿，緊靠著身體，伊的果肉般的口脣，正是半開的。這小猴兒整天的跑，現

在却很疲乏了。伊從冰坡上滾下，戲弄伊心愛的雞，和廚娘餵鴿子，又在別樣許多事情之外，還要和伊的小兄弟打架。現在伊將肥的小手，墊在頭下。伊仿佛將要開眼，却又合上了，當他彎身向伊的時候，見了父親的臉，似乎微笑。他很長久的看伊一回。他在伊的上面，畫了十字，喃喃說道，「我的可愛的人，睡著；我的天使，睡著。」

他轉身向那邊的一張小牀。你看見這小子麼？他還不到兩歲，但他已經遍身是搔破的傷痕了，因為他專門打架，有時和貓打，有時和他的妹子打，去欺侮伊。所以他的頰上，都是貓的爪痕；但那貓似乎現在已經和伊的敵人停了戰，也就睡在他牀上，滾作一堆，看去宛然是一球灰色的毛線。這少佐的無賴子，可不肥而且壯麼？他這樣肥，他的好看的手，小的腳，和他的頸子，都仿佛中間束著一支線，正同很小的嬰兒一般。他的面龐，又怎麼紅而且飽滿呵？那兩頰肥到這

麼地位，幾乎埋沒了鼻子，鼻子在這中間，只像一粒小釘了！圓頭上長著淡黃的頭髮，幾乎像白色，他的肘上，長著一個小窩。假如他在窩上接吻，怎麼樣呢？不，——孩子怕要醒。好，好，讓他睡着罷。父親在這嬌養的小孩上面，也畫了十字。他於是走近長夜燈的面前，燈心已經焦了，他略略撥高，屋內更覺明亮了。

屋角裏，老乳母睡着打鼾，這聲音像是貓的打呼嚕。少佐蹣跚着趾尖，走向間壁的房裏。他的大兒子睡在那里，他對他的妹子與小兄弟，向來很輕蔑的。在他父親出外時候，他便睡在母親的牀上，皮球一般蠕着。青罩底下微弱的燈光，落在他們二人的身上。牀邊是一張小小的圓桌，少佐的妻大約在睡前正看報章，因為桌上幾張報紙，剛在說及他營伍的那一葉上展開着呢。牆上是一張他的照相，桌上也有幾張。他的紀念似充滿了這地方，他的確沒有被忘却了。他很感激，彎身到

睡着的人的上面，輕輕的極小心的觸着伊半開的口唇，他又在伊額上與合着的眼上都接了吻。從他看去，伊似乎稍稍瘦削了。伊的寢衣在頸間解開，燈光直接的照着。伊因為憂慮丈夫的事，所以瘦了，這原是極自然的事。伊一隻手挽着孩子的頭頸，他也很舒服的睡着，卷螺髮的頭靠在母親的肩上，他的嘴略略張開。他有怎樣的牙齒呵！而且一隻眼睛是變黑了。

這裏多少和平呵！似乎有一個清淨的精靈，伏在空中。一切事都呼出愛與靜與清明的氣。這彷彿有天使的祈禱，在兩間房上飛翔，保護睡人的頭腦，使他們遠離惡意絕望以及怨恨。

這時候，倘有人看守着那熟睡的少佐的臉，他當見這瘦而且長的嘴上，現出一種幸福的微笑，——這笑容如此幸福，所以相隔不遠的土耳其老人見了，幾乎不能忍受了。

摩訶末終夜想著苦痛的心事，萬分苦惱，他在樹上很不安的轉側。時時一條熱淚從臉上流下。那夜的女神見這兩種反比，似乎也覺察了。伊送給他一個神祕的幻景，睡人一接受，他的表情便立刻改變。他緊縮的肌肉放鬆了，他的嘴，藏在大鼻子下幾乎不能看見，露出微笑了，頰上的眼淚已乾了：俘虜想必正在夢見幸福的事。夜俯在他上面，伊的顏色包在黑暗的中間，伊在他耳邊喃喃的說出所愛的人名，只送給他幸福的夢，於是伊輕輕的溜到少佐那邊去了。

他什麼事？他似乎發了顫抖的病了。夜俯在他上面，用伊的黑幕將他蓋住。剛纔看守著他的人，必然能看出他表情的改變了。他的面貌現出驚訝與恐怖。他想起立，擺脫睡眠的重鍊，但夜緊緊的將他握住了。伊將伊的手放在他胸前。他看見一個非常奇怪的物件，他血管裏的血，幾乎冰了。他家裏的安靜的房中，似乎充滿了喃喃的微聲。

小孩們在牀上坐起，定著眼睛，腫人因為恐懼，都張大了，癡癡的看著一塊黑色嚇人的雲物，在他們頭上緩緩的飛翔。父親也看著他。使他的小孩們這般驚慌的雲裏面，有什麼東西呢？他的心極猛的發跳了。

雲還是往下墜。小孩們從牀上跳下。睡在鄰室裏的小兒也跑來了。他們都叫乳母，但伊已經不見了，在伊曾經睡過的地方，除了一堆破布以外，更沒有別的東西了。小孩們叫他們的母親，但那黑雲將伊擋住，看不見了。他們現在孤獨了，和雲霧面對面的站著。他慢慢的落在地上，宛然是降到海波裏去模樣。那朦朦朧朧變化不定的外形，漸漸固定。少佐和他的孩子們終於看出裏面是什麼東西了。他們看見的是一個直挺的極大的身體，周圍站着四個大黑眼睛的孩子，眼中滿裝了苦痛與憂愁。他們很悲痛的哭，眼淚落在中央的死屍上。少佐的小孩

們走近他們細看那身體，——灰白的頭髮，大鼻子，額上的疤，灰色的直豎的胡鬚，在少佐心裏，分明知道這是何人了。這是摩訶末的屍體。一切都在那里，——肩上的新傷痕，破外套上凝結的血，裹在破布裏的強直的兩腳。

「但是誰……誰做這事的呢？」少佐的小女兒說，伊剛纔睡着，滿臉通紅的，現在忽然變了青白了。

「誰殺了他呢？」一個黑眼睛的六歲的孩子也說。最小的那一個，拉着他的袖子站着。

黑眼睛，棕黃的面的土耳其小孩們，轉身向了少佐，用手指點着他說，「這是他殺了我們的父親。是的，這是他。他將我們摔在街上，使我們變了窮困無依的。」

少佐竭力想說話，或者叫喊。他的心很苦痛，幾乎破裂了，他的

舌覺得麻木了，他的聲音在咽喉裏塞住了。他看見他的孩子們很嫌惡的轉過身去，反背着他。那最小的並且舉起伊的小手，仿佛遮蓋自己似的。他想走近伊，但伊逃走了，爲了恐怖，面貌都痙攣了。伊指點他的手，叫道，「血，血！」

少佐看自己的手；小女孩是對的；兩手果然滿了血。他竭力想說話，但他不能發出一個字，他覺得似乎有人捏住他的咽喉，想扼死他。他拚命掙扎，作最後的努力，於是……醒了。

撇開了蓋在身上的外套，他站起身。土耳其人已經沒有睡着了，他和大佐同坐在桌子的旁邊。

「少佐，我想你在新年的夜裏，定然好好的睡了一夜罷。」

「是的，……而且我做了一個夢。」

「你也……？」大佐張皇的說。

「你爲什麼說你也呢？」

「是的，你萬想不到我做的怎樣荒唐的夢哩。我從來沒有料到我自己會這樣的易動感情的。」

「你夢見關於俘虜的事麼？」

「自然。你記得我的伏羅閣麼？」

「問得好奇，我不是他的教父麼？」

「你真對。我的腦非常奇怪。呵，我被這小子追趕了一夜。他執意的要求，說我應該將土耳其人給他。我問這爲什麼呢？他答說，他也有許多小伏羅閣們，我願他能夠自由去尋找他們。但是，朋友，我想昨晚我們喝酒，並不比平常喝的更多罷。」

「未必多罷。」少佐說，注視著大佐。

「但試想我的夢見的事；這更重大了。」

「可不是，……」

「真是的，……」

少佐也將自己的夢講了。

「我們漸漸的變了迷信家了，」大佐說。「無論怎樣，我們總當決心。我想趕快將這土耳其人送到將軍那里去。請上帝守護他！將軍應該決定他的運命。倘我們留他在這裡，我們怕自己要發狂完事。」

「這樣，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

「什麼事？」

「我想自己到將軍那里去。」

「你麼？」

「是的。請你准我帶摩訶末見他去。」

大佐向旁邊瞥了一眼，保住莊重的樣子；末役說，沒有對著少佐

看，「這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你須要一匹馬纔好。」

「這很容易，就去尋一匹來。我們不是從土耳其人已經奪得夠多麼？」

「真的。很好，這沒有別的妨礙。將俘虜交給將軍。」大佐用了上官發命令的聲口，加上一句話。

少佐同阿末緩緩的走，土耳其人還是先前一樣的憂鬱；不久便已到了俄國軍隊前哨的地方。

一個騎馬的可薩克兵從霧中走出。這是一個哨兵。另外兩個可薩克人，直挺挺的臥在地上，他們的馬被拴在樁上，在那里嚼一束稻草。那兩個兵見了軍官，便趕快站起。

「好火伴，這戰壕通到那里的？」少佐說，指著他們近傍一道很深的壕塹。

「一直通到敵人那邊，少佐。」

「今日有人看見土耳其人麼？」

「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今天早上稍爲安靜了。昨天他們像狂人一般發狂；但謝上帝，現在他們也給我們一點休息了。」

「他們多耗費了彈藥，現在知道了。」

少佐示意俘虜，教他跟著走，一同降到壕塹裏。一剎那間，一個可薩克兵也在他的旁邊了。

「你有什麼事？」

「少佐，應當小心。我們不能預料將來的事。你知道土耳其人離此不很遠哩。」

「這倒不必。」

「但是，少佐，你的俘虜怕要逃走。」

「不，他不會逃走。他還允許我，指點出土耳其兵的陣地給我看呢。你回到原處去罷。」

可薩克回去了。這兩個人沉默的前進，約有半個小時，後來少佐終於停住了。

「摩訶末倍，你聽我說。土耳其的軍隊，離此不遠了。快逃走，到亞德利安堡尋你的孩子們去。你懂得我的話麼？我也有孩子。你還等什麼呢？去，逃，要快！現在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我，或者也要變心呢，」少佐半笑著說。

土耳其其人似乎完全昏沉了。他睜他的兩眼。他顯然是全不懂得似的。

「我教你去，尋你的家族去。你懂了麼？」

很快的，連少佐還不及注意，摩訶末彎下身去，握住他的手，接

了一個吻。

「俄國人，你聽我說。我決不能報你的恩了。我不敢望你將來也有一日在我的地位，也遇見同你一樣好的一個土耳其人。但要知道這裏只有一個真神。宗教雖有各種，真神却只一個。我應許你，我和我的孩子們，盡我們生存的日子，將禱告上帝，請他保佑你，爲你的孩子的緣故，正如你爲我的孩子們的緣故而救我一樣。請太陽長久照在你的上面！再見，俄國人，再見！」說了，仿佛怕少佐變心一般，急忙鞭馬，便不見了。

少佐站了一刻，等他逃遠之後，這纔走了回來。他來到俄國軍隊前哨的時候，恰遇見剛纔要陪伴他去的那一個可薩克兵，他便說，「你的預言中了。俘虜跑了。」

可薩克兵細看軍官的臉色一回，答道，「我願他好運氣。我們所

要的並不是俘虜。現在我們快要沒有地方可以安頓他們了。」

少佐尋到大佐的時候，見他正在屋內往來的走，仿佛是非常苦惱似的。

「怎樣？」

「請拘捕我。我將俘虜放走了。」

大佐趕忙走向前，抖抖的將他抱住，叫道，——

「好呵！伏羅閣已經得到他的新年的禮物了。我們希望他可以讓我安睡了。」

「但我們不是應該做一個報告麼？」

「爲什麼呢？」

「關於俘虜那件事情的文書呢？」

「文書麼？火爐裏邊便是他的灰。我將他燒了。……可憐的人，

他是想趕快——他是想趕快去找尋他的家族哩。」

但兼珂 (Vassilij I. Nemirovish-Dantschenko 1849-) 可薩克人，是陸軍的軍官，後來爲新聞記者，一八七七—八八年俄土戰爭和一九〇四—五年日俄戰爭，他都從軍爲通信員。這一篇文章，大約是在巴爾幹半島時候做的。又有一篇清白的心，寫俄土戰爭中一個看護婦的歷史；伊雖然在汙泥裏過了一生，精神却清淨慈惠，有靈光圍繞着。不知道爲什麼，俄政府當時竟將他禁止了。他的著作雖然不能及託爾斯泰或契訶夫這樣重大，但也很有意義，所以便譯了這一篇到中國來。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記。

可愛的人

俄國

契訶夫著

休職佐化郎潑來曼涅珂夫的女兒阿倫加坐在屋後面廊下，恍恍惚忽的儘想。天氣頗熱，蒼蠅成羣的飛着，極是惱人，但想到快要晚了，也便覺得愉快。暗黑的雨雲從東方會集，空氣中時常夾着溼氣，一陣陣的吹來。

寄寓在家裏的，露天劇場諦伏黎的總經理古庚立在園的中央，仰着頭看天。他絕望的說道，「又下雨，又要下雨了！日日下雨，仿佛特地欺負我似的。我還不如上吊的好！這真是倒楣！每日的大損失！」他擎起兩手對着阿倫加說道，「阿理略·綏密諾夫那，你看，這是我們

所過的生活。這真夠教人哭了。人家盡心竭力的做事，夜裏不得睡覺，困倦的要不得，而且費盡心思，想頂好的方法。可是什麼效驗？第一，這班看客全是愚蠢粗鄙。我給他們看最好的小歌劇，風雅的假面劇，第一等的戲子，但你猜他們所要的是什麼？他們不懂這些東西。他們只要小丑，要俗惡的東西。其次，又看這天氣。幾乎每晚下雨。這雨從五月十日起，一直過了五月六月。這真是可怕。看客不來，我却一樣的要付地租，與戲子的工錢。」

次日晚上，又上了雲，古庚便又狂笑說道，「好，只管下雨；你淹沒了園，淹死了我也好！將我現世與來世的幸運都消滅也好！讓戲子來捉了我去！送我到監獄裏去，——到西伯里亞，——到刑場上去！哈哈！」

次日又是一樣的事。

阿倫加不開口，很莊重的聽他說話，有時眼裏流下淚來。到了後來，他的不幸的事很感動了伊的心，伊漸漸愛他了。他是一個瘦小的人，黃面皮，卷螺髮梳下了蓋在額上。他說話時聲音很低，口角扯向一邊，他的面上常帶着絕望的顏色，但他却引起了伊的深而且真的愛情。伊平常總有所愛，是無愛不能生存的一個人。伊最先愛伊的父親，——他如今坐在暗屋子裏喘氣，——又愛伊的姑母，住在勃良斯克隔年總來一趟的，從前在學校時候，又愛伊的法文教師。伊是一個溫和慈善的女子，眼光很溫柔，身體也很壯健。假如人見了伊顏色如薔薇花一般豐滿的兩頰，白嫩的額頭，生着一粒小黑子，聽人家愉快的談話時候，面上現出的和善真率的笑容，男子便心裏想道，「這倒很醜，」面上也堆上笑來。若是女客，便在談話中間，也不禁突然捏住伊的手，很高興的說道，「你這可愛的人呵！」

伊所住的屋——伊從出世以來，便住在這裏，父親寫好了遺書，已將這屋傳付給伊，——在市的盡頭，去諦伏黎不遠。每晚或夜間，伊能聽到樂隊的奏樂，花炮的爆裂聲，伊便仿佛覺得這正是古庚在那里同運命爭鬥，正在炮擊他敵人——便是冷淡的看客——的濠塹，伊心裏覺着一種愉快的震動，不想睡覺了。清早他回寓的時候，伊輕輕敲着臥房的窗門，從帷後露出面孔和一個肩膀，對他溫和的微笑。……

他向伊求婚，他們不久便結婚了。他初次走近看見伊的頸頸和肥白的肩膀時，他擎起兩手，說道，「你這可愛的人呵！」

他很幸福，但結婚這一日晝夜都下雨，他的面上仍然留着絕望的顏色。

他們很順遂的過日子，伊常坐在古庚的事務所，管理諦伏黎的雜事，記賬目，付工資。他的薔薇一般的面頰，愉快真率的笑容，各處

出現，忽在事務所窗口，忽在食堂裏，忽在劇場的背景後面。伊又常常對相識的人說，劇場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只有從戲劇人纔能得真正的娛樂，能夠造成文明溫厚的人。伊又這樣說，「但你想，看的人懂這道理麼？他們要的只是小丑。昨天我們扮演翻轉浮士德客座幾乎都空了，但若是凡尼契加和我做粗俗的戲給他們看，我知道劇場一定擠滿。明天凡尼契加和我要做阿爾孚斯游地獄了，請你務必來看。」

凡關於劇場以及戲子，古庚怎麼說，伊也一樣的說。又同他一樣的輕蔑看客，因為他們的無知識與對於藝術的冷淡。伊參與演劇練習，矯正戲子的科白，監督後場的樂隊。有時地方新聞上，略有微詞，伊便看了下淚，跑到主筆的事務所，將這話更正。

戲子對於伊都很願意，常稱伊做「凡尼契加和我」或「可愛的人」。伊很憐惜他們，有時借給他們幾個錢，若他們欺了伊，賴了不

還，伊只是暗地裏落幾點淚，伊不告訴伊的丈夫。

這一冬季，他們很順遂的過日子。他們將劇場移到市裏。短期的租給一個小俄羅斯戲班，或變把戲的人，或本地的戲劇團。阿倫加愈加壯滿了，又很滿足的常帶着喜色，古庚却漸漸黃瘦下去，雖然這冬季，他營業並不衰落，他却仍然總是訴說他們重大的損失。他夜裏常常咳嗽，伊便給他莓茶或菩提樹花水喝，用香水摩擦，又用伊的溫暖的領巾包裹着他，伊用手掠他頭髮，十分真摯的說道，「你真是好寶貝！你怎的這樣可愛！」

將近四旬齋的時候，他往墨斯科，招集新班去了；伊沒有了他，便夜裏也合不上眼，整夜的只是靠窗坐着看天上的星，伊自比像那母雞，倘若公雞不在屋子裏，便終夜不安的睡不着了。古庚在墨斯科因事留住了，寄信來說復活祭那日纔得回家，又加上些關於諦伏黎的指

導的話。但在復活祭前的禮拜日，夜已深了，忽聽得一種不吉的敲門聲音，似乎一個人槌着木桶，蓬蓬蓬的響。廚房的使女睡眠蒙朧，赤着脚，踉蹌踉蹌踏過許多水窪去開門。外面一個人聲音很粗的說道，「開門，有電報。」

阿倫加向來也曾收受過幾回從丈夫發來的電報，但這一回，不知什麼緣由，慌得幾乎發昏了。抖着兩手拆開電報來讀，裏面寫道：——

伊凡·彼得羅維支今日猝故。耶覆。禮拜二葬。

電報內正是這般寫着，「葬葬」，又這「耶」字也不可解。署名的是歌劇團的前場經理人。

阿倫加哭着說道，「我可愛的人！凡尼契加，我的寶貝，我的可愛的人！我爲什麼遇見了你！爲什麼認識了你！愛了你！你的可憐的傷心的阿倫加如今沒有了你，只贖了一個人了！」

古庚的葬儀，禮拜二日在墨斯科舉行，阿倫加於禮拜三日回家，纔進屋子裏，伊便倒在床上，號咷大哭。連隔壁與路上都能聽到。鄰人聽了，都畫了十字說，「可憐那可愛的人，可憐那阿哩喀·綏密諾夫那現在伊將怎樣過日子呢？」

三個月以後，阿倫加從彌撒回家，帶着重喪，很憂苦的樣子。適值有一個鄰人跋西里·安特來支·普斯安跋羅夫也從禮拜堂回來，同伊並著走。他是木商巴巴凱耶夫棧裏的經理。他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白的背心，挂着金表索，很像一個鄉下紳士，不是商人的模樣。他便莊重的說，聲調中很帶着同情，「阿哩喀·綏密諾夫那，萬事都由天定。譬如我們所愛的人死了，那是命所當然，因為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們只應忍耐，順受這苦難纔好。」

他送阿倫加到家，作別去了。這一日裏，伊耳邊只響着他鎮靜莊重的聲音，伊合眼時，便看見他的黑胡鬚。伊很喜歡他，在他也顯然受了一種極深的銘感，因為不久便有一個半老的婦人，與伊略略相識，走來同伊喝加非，纔在桌旁坐下，便提起普斯安跋羅夫，說他是一個極可靠的男子，無論那一個女子都願意嫁他的。三日以後，普斯安跋羅夫自己走來。他也不久停，只留了十分鐘，也不多說；但他走後，阿倫加便愛了他，——這樣愛他，伊通夜醒着，像發了熱一樣，到早上，伊叫那半老的婦人過來。媒事立刻成就，於是便是婚禮了。

普斯安跋羅夫同阿倫加結婚以後，兩個人很順遂的過日子。

他大抵坐在事務所裏，直到午飯時光，隨後出外辦裏。阿倫加便替代他，坐在事務所裏，結算賬目，登錄定貨的賬，一直到晚。伊常對客人或熟識的人說，「木材年年增價，價目已經漲了二成。你只試

想我們從前單販賣本地的木材，現在是跋西契加須得到摩葛來夫地方販木去了。還有那運費呵！」伊用兩手捧著面頰，像是驚惶的樣子，又說道，「那運費呵！」

伊似乎經營木材生意已經幾十年了，又以爲人生最重要的東西，第一便是木材，又如聽到棟梁桁柱細柱厚板薄板窗格板等等字樣，便只在這聲音中間，也有一種極親密的感覺。

伊夜間熟睡時，常常夢見薄板厚板的山，整列的大車，運木材向遠方去。伊又夢見「六寸梁」有四丈高，直立着，排了隊在木場空地上走；柱子梁和板，互相衝突，發出枯木相撞的聲音，忽而跌倒，忽而站起，又堆在別個的上面。阿倫加在睡夢裏發喊，普斯安跋羅夫溫和的對伊說道，「阿倫加，什麼事了？你快畫十字！」

伊的丈夫的意見便是伊自己的意見。倘他以爲這屋子裏太熱，或

生意不旺。伊也是這樣想。伊的丈夫不愛娛樂，禮拜日便只在家裏坐。伊也照樣做。伊的朋友對伊說，「你整日的在家裏事務所裏，你何不到劇場或馬戲場去玩玩呢？」伊便莊重的答道，「跋西契加和我沒有工夫到劇場去。我們沒有工夫做無聊的事。那些劇場有什麼用處呢？」

每逢禮拜六，普斯安跋羅夫同伊常去做晚禱，禮拜日早上去做彌撒，從禮拜堂回家時，他們並着走，面色很和悅。他們身邊有一種微香，伊的綢衣瑟瑟的響得十分好聽。在家時，他們先喝茶，上等麵包，各色果醬，隨後再喫饅頭。每日十二點鐘，他們庭中，便散滿了蘿蔔湯羊肉或鴨肉的香味，齋戒日是魚香，走過他們門口的人沒一個不覺着肚餓的。事務所裏的茶炊總是沸着，客人一到，便拏茶與餅乾請他喫喝。一禮拜一次他們同往浴場，都紅着臉，並着肩走回家來。

伊常對相識的人說，「謝上帝，我們沒有什麼不滿足。我願人人

都像跋西契加和我一樣幸福的過日子。」

普斯安跋羅夫往摩葛來夫買木材去時，伊很覺寂寞，夜裏醒着，只是啼哭。寄寓在他們家裏的一個少年陸軍獸醫，姓斯米爾寧的，間或晚上走來，同伊談天，或者鬪紙牌，伊丈夫不在時，便專靠這等消遣。伊對於獸醫說他家事，又特別注意。他娶了妻，已有一個兒子；後來因他妻子不規矩，便分離了：如今他恨他的妻子，每月送四十盧布去，養他兒子，阿倫加聽了，歎口氣，搖伊的頭。伊很覺得他可憐。

臨走時，伊拏蠟燭照他到階下，常說，「上帝保佑你。謝你來替我消遣，願聖母保你健康。」伊說話時，很鎮靜莊重，很有條理，模仿伊丈夫的樣子。獸醫走出門，伊又說，「荷拉特彌爾·柏拉安尼支，我想你不如與你夫人和解的好。你應該爲你兒子，饒恕了伊。你該知道，這小孩子會曉得這事。」

普斯安跋羅夫回來之後，伊低聲告訴他獸醫的事，和他不幸的家庭生活，兩人都歎氣搖頭，又說及他的兒子，想必爲了不見他的父親，很是悲哀。因爲不可思議的思想的牽連，他們走到聖畫前面，跪伏在地，求神賜給他們兒子。

這樣，普斯安跋羅夫夫婦很平安的，在愛與和合的中間過了六年。但是，看呵，——一日冬天時候，跋西里·安特來支在事務所喝過熱茶，走到院子裏去看發送木材，沒有戴上帽子，因此受了寒，便生病了。他請了最好的醫生診治，但他漸漸沈重，四個月之後便死了。阿倫加於是又成了寡婦了。

伊的丈夫葬後，伊哭着說，「我現在沒有愛的人了。你捨了我去了。我沒有了你，怎能過得這悲慘的生活呢？你們大家可憐我，我現在只是一個人在世上了。」

伊穿了黑色衣服，挂着長的喪章，帽子同手套，一切不用了。伊除却到禮拜堂，或到伊的丈夫的墳前以外，不很出門，伊的生活，幾乎同比丘尼一樣了。六個月以後，伊纔脫去喪章，開了窗戶。人家有時見伊同了廚房的使女到市場去買食物，但家中情景如何。伊怎樣生活，沒有人能夠推測。然而人也約略猜着，見伊在園中同獸醫喝茶，他大聲讀新聞給伊聽，又見伊在郵局遇着相識的婦人，便這樣說，「我們市裏沒有正當的牲畜檢查，這便是一切傳染病的原因。大家時常聽到從牛乳傳染了，或從牛馬得了病。家畜的健康也該留心，同人類衛生一樣。」

伊覆述獸醫的話，對於一切事情，也同他一樣意見。因此可見伊不能無所愛着，經過一年，已在那寓居裏面得到新幸福了。若是別人，

這事便要大受非難，但沒有人以阿倫加爲非的。伊所做的事，一切都極自然。伊同獸醫都未曾對着別人，說起他們關係的改變，并且反竭力隱藏似的，但終於無效，因爲阿倫加是不能守秘密的。在軍隊裏共事的客，來訪他時，伊來進茶，或備晚飯，伊便和他們談起牛疫，蹄與口裏的病以及市立屠殺場等事。他非常窘苦，客散之後，氣憤憤的說道，「我從前告訴你，請你不要多講你所不懂的事。我們獸醫自己談天的時候，你不要來插嘴。這事真真窘極了。」

伊驚恐狼狽，看著他，問道，「但是，荷羅特契加，我說什麼話纔好呢？」伊垂淚，擁抱他，求他不要生氣。他們兩人都很幸福。

但這幸福不得長久。獸醫去了，永遠同他軍隊去了，此時軍隊移了地方，——或是到西伯利亞去了。於是阿倫加留下，只賸了一個人了。

現在伊真是只有一個人了。伊的父親早已死了，他的安樂椅放在樓上，遮滿了灰塵，又斷了一只腳。伊漸漸瘦了，容貌也減了：人家在街上遇見伊時，不似先前一樣的看伊，也不對伊笑了。伊的盛年顯然已經過去，現在是一種不堪設想的新生活正要開始了。阿倫加晚間坐在廊下，聽諦伏黎樂隊的奏樂，花炮的爆裂聲，但這聲音，現在已不能惹起心的反響來了。伊眼望着院子裏，毫無關心，也無思想欲望，到夜裏伊上床休息。所夢見的也只是空虛的院子。伊隨便飲食，仿佛不願意似的。

而且更壞的事，便是伊對於萬事一毫沒有意見了。伊看見面前的東西，曉得這是什麼，但意見却一毫沒有，不知怎樣說纔好。沒有意見，這是如何可怕的事。譬如人看見一個瓶，或是雨，或是鄉人趕車，但

這瓶是甚麼用的，兩同鄉人是怎麼樣，有什麼意思，却說不出，即使賭一千盧布，也說不出。從前有古庚或普斯安或跋羅夫或獸醫的時候，伊能說明一切，對於萬事都有意見，但現在伊腦裏心裏，正同外面的院子裏一樣空虛。這味真是苦澀，有如苦艾放在嘴裏。

這市鎮漸漸的向四面擴張。路變成街了，劇場和木場的地方，現在是新的拐角新的房屋了。時光真過的快！阿倫加的家却漸漸暗淡，屋頂生了鏽，小屋坍在一邊，院子裏都生滿了酸模與蕁麻。阿倫加也愈變了老醜，夏天伊坐在廊下，伊的心同先前一樣，仍是空虛荒涼，充滿苦味。在冬天時候伊靠着窗坐，望那積雪。有時伊嗅到春天的香氣，或聽得禮拜堂鐘聲，過去的記憶，驀地上來，心裏隱隱覺得痛楚，眼眶內滿了眼淚，但這也只是一分鐘的事，此後心裏仍是空虛與人生無聊的感覺。黑毛小貓勃里式加靠着伊挨擦，喉裏呼盧呼盧的響，但

阿倫加對於這貓的親暱毫無感觸。伊所要的，並非這些東西。伊要得一個愛情，能夠將伊的全人格全靈魂與理性，都吸收了去，——能給伊意見與人生的目的，能使伊老年的血溫暖過來。伊將貓從衣襟上擽開，很不高興的說，「去，我不要你。」

這樣的過日子，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也無歡樂，也無意見。廚房的使女瑪孚拉怎麼說，伊便依着做。

一日傍晚，七月很熱的天氣，正是趕牛回去的時光，院子裏全是塵土，忽然有人在外敲門。阿倫加自去開門，向外一看，似乎發了獸：伊看見獸醫斯米爾寧白了頭，穿了文官的服裝立着。伊忽然記起從前一切的事。伊不禁哭了，將頭倒在他懷中，說不出話，昏亂中伊也不覺得他們已經走進屋內，坐下喝茶。伊喜歡的發抖，說道，「荷拉特

彌爾·柏拉安尼支，你怎能到這裏來？」他答說，「阿理喀·綏密諾夫那，我想在此永遠定居。我已經辭了職，到這裏住下，且試辦點事業。而且現在也是我的小兒應該上學的時候了。他是一個大孩子。你可知道，我已經同我的妻和解了。」阿倫加問，「現在伊在那裏呢？」「伊同孩子在旅館裏，我現在正尋寓所呢。」「阿，寓所？你爲甚麼不到我家裏來？這還與你不合式麼？我也不要你房租！」阿倫加很興奮的說，便又哭了，「你住在這裏，這家裏便會熱鬧。阿，我真歡喜阿！」

次日，房頂都加上油漆，牆也刷白了，阿倫加兩手叉着腰，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指揮。伊的面上現出從前的笑容，舉止甚是活潑敏捷，仿佛正從長眠裏醒過來的模樣。獸醫的妻到了，——一個瘦小醜陋，短頭髮，性情躁急的婦人。同來的便是伊的十歲的孩子賽莎，照年紀看來，生得略覺矮小，却很肥壯，藍眼睛，兩頰上有個小窩。孩子一

進院子，便去追那貓，屋裏立刻充滿了他愉快的笑聲。他問阿倫加道，「姑母，這是你的貓麼，他生小貓的時候，請你給我們一隻小貓；因為母親是很怕老鼠的。」

阿倫加同他談天，給他茶喝。伊的心又溫暖轉來，胸中感着一種愉快的痛楚，似乎這孩子竟是伊親生的一般。晚上他坐在桌旁，溫習功課，伊看着他，很是可愛又是可憐，口裏喃喃說道，「你可愛的人，……我的寶貝，……這樣一個好的小東西，又這樣聰明。」他高聲讀道，「島是一片陸地，四面為水所環繞。」伊也覆述道，「島是一片陸地。」這是伊在多年沈默之後，第一次明確發表的意見了。

伊現在有了自己的意見；晚飯時候，伊對賽莎的父母說，高等小學的功課，怎樣困難，但高等小學總比商業學校好，因為受了高等小學的教育之後，可以就各種職業，如醫生或工程師之類。

賽莎上高等小學去了。他的母親往往在哈爾珂夫的妹子家去，不再回來，他的父親每日出外檢查牲口，有時接連三日不曾回家；所以阿倫加似覺賽莎已全然被父母所棄，家裏不要他了，又或時常餓着，伊便帶他到自己那邊去，給他一間小房子居住。

賽莎同伊共住了有六個月。每日早上，伊走進他的臥房，看他將手墊在頰下，靜靜睡着。伊覺得不忍叫他醒來。伊便悄悄的叫道，「賽申加，好孩子，起來罷。上學的時候了。」他坐起身，穿上衣服，說過早禱，隨後坐下用早膳，喝三杯茶，喫兩個大餅乾，半個牛油麵包。此時他還未十分清醒，所以稍不高興。阿倫加望着他，仿佛他便要上遠路旅行的一般，說道，「賽申加，你還沒有熟讀那篇故事呢。我爲了你，真不知費了多少憂慮，好孩子，你須得竭力用功，聽先生的話。」賽莎回答說，「阿，請你不要多管我！」

他出門上學校去，一個小小的人，戴着一頂大帽，肩頭挂着一個皮包。阿倫加靜靜的跟了他走。伊在背後叫道，「賽申加，」將他叫住，掣一個棗子或一個糖餅，塞在他手裏。到了學校那條街上，他覺得被一個又長又壯的女人跟着，很是可羞，便回過來說，「姑母，你不如回去罷。其餘的路，我自己能走了。」伊站着望他，直等他進了校門，不見了纔罷。

阿，伊怎樣愛他阿！伊從前的愛着，沒有一次是這樣的深；這一次引起了伊母性的本能，伊將伊的全心都消費在這裏，很自然很公正又很愉快，爲先前所未曾有過。伊爲了這戴很大的制帽，頰上有小窩的孩子，真肯將性命捨去，而且還是歡喜感謝。爲什麼呢？這緣故有誰能說呢？

伊送了賽莎進校，伊心中充滿了愛情，很滿足高興的，回家去了。

伊的面貌，這六個月中變了非常年少，滿堆着微笑；人家遇見伊，很愉快的向伊看，問道，「阿理喀·綏密諾夫那早上好？可愛的人，你好麼？」阿倫加便在市場上，同他們談道，「現在高等小學的功課非常難了。那可是太過了。昨日一年級他們拏一篇寓言，教他熟讀，又要做一篇臘丁翻譯，一個答案。你想這在小孩子真太難了。」伊又接着說教員如何，功課與教科書如何，同賽莎所說的話一樣。

下午三點鐘，他們同喫中飯，晚間他們同習功課，又都哭了。伊照料他睡下之後，還在他身上畫十字，喃喃的禱祝，在床前停留許多時光，隨後伊自己睡下，想象着遼遠朦朧的將來：那時賽莎畢了業，成了醫生或工程師，有自己的一所大房子，一輛車，許多匹馬，娶了妻，生了子女……。伊一面想着，一面漸漸熟睡了，閉着的眼裏，流出淚來，從頰上滾下；那黑貓伏在伊的身邊，喉嚨裏呼盧呼盧的響。

有時突然有人很響的敲門。阿倫加驚醒了，氣也轉換不迭，心臟跳得很猛。過了半分鐘，又敲幾下。伊便從頭到腳都發了抖，心裏想，「這一定是從哈爾珂夫來的電報。賽莎的母親，從哈爾珂夫來叫他去。……阿，這怎麼好呢？」伊全然絕望了。伊的頭和手脚都變了冰冷，伊覺得自己是現在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但再過一二分鐘，便聽得人聲，纔知道原來是獸醫從俱樂部回家來了，伊想道，「好了！謝上帝。」心裏的重擔漸漸卸下，覺得安心了。伊回到床上，心裏念着賽莎，他此時正在隔壁房中熟睡，有時從睡夢中高聲喊道，「我給你！去罷！不要多說！」

託爾斯泰對於可愛的人的批評

民數紀略中有一篇意思極深的故事，記摩押王巴勒召預言者巴蘭

咒詛他境內的以色列人。巴勒允給巴蘭許多報酬，巴蘭受了誘惑，到巴勒那邊去，同他上山，祭台上供好了公牛犢和公綿羊，預備咒詛。巴勒等候這咒詛，可是非但不咒詛，巴蘭却祝福了以色列的人民。

「巴勒對巴蘭說，你這是怎樣待我呢？我請你來咒詛我的敵人，你反倒爲他們祝福。」

「巴蘭回答說，主傳在我口中的話，我能不謹慎傳說麼？」

「巴勒說，求你同我到別處去，……或者在那裏你可以咒詛他們。」（民數紀略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至十三節）

但巴蘭又不咒詛，又祝福了。第三次也是如此。

「巴勒對巴蘭發怒，拍手對他說，我召你來爲我咒詛敵人，你倒三次爲他們祝福。」

「如今你快回本鄉去罷。我意思要尊榮你，主却使你不得尊

榮。」（同前第二十四章第十至十一節）

於是巴蘭去了，沒有得到報酬，因為他非但不咒詛，反祝福了巴勒的敵人。

巴蘭遇見過的事情，在真的詩人與藝術家也常常遇見。他們受了巴勒的報酬——聲名——的誘惑，或為謬誤的思想所迷，雖然驢子看見天使阻了他的去路，（見民數紀略第二十二章）詩人却不見，仍要去咒詛，但是——看呵！——他却為他們祝福了。

真的詩人和藝術家契訶夫，做這篇可愛的小說可愛的人的時候，便正遇着這樣事情。

著者的原意，確要嘲笑這可憐的「可愛的人」，——他用了他的理智，但不曾用了他的心去裁判伊。伊最初同着古庚，憂慮他的劇場，隨後專心去管木材的營業，又受了獸醫的感化，以為防止蹄與口裏的

病，是世間第一重要事情，末後又勞心去管文法問題與戴大帽的孩子的事。古庚這姓已是可笑，(Kalin疑是Kukushka(鵝鵝)轉變之字，所以意含滑稽。)連他的病證與報死的電報，也都可笑。那莊重的材木商，獸醫，孩子，也無一不可笑。但「可愛的人」的靈魂，與伊能將全生命專注在所愛的人的身上那種力量，却不可笑，却極偉大而且神聖。

我想，著者方做可愛的人的時候，他的心裏，大約存着一種新婦人的影象：能同男人平等，智力發達，極有學問，能獨立勞動，爲社會出力，縱不勝過男子，也同男子一樣有用，提倡女子問題，極力主張。他寫這篇可愛的人便是表示一種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輿論的「巴勒」命令契訶夫咒詛那柔弱的順從的知力不發達的專心奉事男子的女人，契訶夫走上山去，牛犢與綿羊已經供在祭台上了，但他開口說話時，他反祝福了他想要咒詛的人了。雖然篇中有許多微妙快活的

談諧，我讀到幾節地方，不能不流下淚來。我見篇中寫伊全心的愛古庚和他一切的意見，愛材木商以及獸醫，以至只牘一身，無人可愛時的悲哀，後來用了女性的母性的——在伊一生，雖然未曾經驗——感情的全力，與無限的愛，專心奉事那未來的男子，那戴大帽的孩子；我不能不非常感動。

著者使伊愛可笑的古庚，無價值的材木商，討厭的獸醫，但愛是一樣神聖，無論所愛的事物是一個古庚，一個斯賓挪莎（*Spinoza*），一個巴士嘉（*Pascal*），或一個息勒爾（*Schiller*），無論所愛的事物，時常變換，同「可愛的人」一樣，或終生不變。

前幾時我在新時代報上見到一篇論女子問題的好論文。著者在這文中，表出一種關於女子的極深切聰明的意見。他說，「女人正要表示他們能做一切的事，同男子一樣；我並不否認，我還承認女人也能

做一切男子所能的事。可是爲難的是，男子不能做女人所能的事。」這話十分真實。非但在生產養育，及兒童教育上如此。男人不能做那最高最善，使人與神接近的那件工作，——愛的工作，對於所愛者全心的奉事：這件工作，凡女人皆能極自然的做去，過去時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倘使女人沒有這種能力，或不去實行他，那時世界不知變成什麼樣子，我輩也不知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現在即使沒有女醫生，女電報生，女律師，女科學家，女著作家，並無什麼要緊，但倘若沒有母親，友朋，幫助的慰藉的人，愛重男性，無形中助成扶持他們的發展，那時人生可真足悲傷了。這樣世上將沒有忠於基督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沒有聖佛蘭西思 (St. Francis) 的克來爾 (Claire)，也沒有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俄國革命黨人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事不成，故名。）的妻子了。杜訶波耳 (Dukhobori)（俄國新教派，意云靈

魂的戰士。中間，也便沒有那樣的妻子，非但不將伊們的丈夫阻止，却獎勵他們爲真理受難。也便沒有那些千萬無名的女人——最可貴重的人，同無名的英雄一樣，——慰藉那懦弱的酗酒的放蕩的男子，這種男子數目最多，也最要愛的慰藉。這個愛情，無論對於基督或古庚便是女人的重大的唯一的力。

這所謂女子問題，真是一個可驚的謬見，多數的女人，甚至有許多男人也被這問題支配，大抵卑俗的思想都有如此力量。

「女子想求自己發展。」——世間還有比這更正當合法的事麼？但女人的事業，從伊天分上便與男子的不同；所以女性完成的理想，也不能與男性完成的理想相同。我們承認，這女性完成的理想不知應該怎樣，但決非便與男性完成的理想相同，却是無疑的了。但現在那種時式的婦人運動的可笑而且有害的進行，却正向着男性的理想

又一方走向去。

我怕契訶夫做這篇可愛的人的時候，也很受這謬見的影響。

他像巴蘭一樣，本想咒詛，但詩神禁止他，命令他祝福。他祝福了，無意中將這可愛的人披上微妙的光明，使伊成了女人的模範的型式；倘伊要自己幸福，併使運命付給伊的那人幸福，伊便該當如此做。

這小說很優美，因為在無意中顯出他的效力的緣故。

我曾經在一個可以練得一隊兵的大廳上學坐自轉車，廳的那邊有一個女人在那裏讀書。我想我應當留心避開，便將眼對伊看着。我看着伊時，無意的漸漸走近了，伊覺察到危險，急忙躲避，我已到了，將伊撞倒；因為我的注意力集中於伊，所以我做了心裏所想的反面的事。

契訶夫也做了同樣的事，只是意思相反：他想撞倒「可愛的人」，將詩人的注意力集中於伊，却反將伊扶起了。

契訶夫 (Anton Tshekhov 1860-1904) 本是醫師，初作短篇兩卷，很有談諧趣味。一八八〇年後，時勢改變，他的作風也變了，雖然仍帶滑稽，却滿篇有一種陰慘之氣。其時亞力山大三世即位，聽了舊黨的話，大行虐政，民氣頹喪，契訶夫所寫便是此時的現象，所以有人說他著作裏的人生是灰色的。他以短篇出名，與法國摩波商 (Maupassant) 並稱，但只是技術相似，思想實不盡同：他雖悲觀現世，對於將來却有希望，如劇本櫻樹園所說，十分明瞭。所作小說共十六冊，經我譯成漢文的有寒外及戚施兩篇，載在域外小說集中。

這篇可愛的人是契訶夫傑作之一，很得託爾斯泰稱讚，曾有一篇批評；這批評也有名，所以一併譯出，附在篇末。著者的本意，大約正如託爾斯泰所說，「表示一種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他未必咒詛這「可愛的人」，惟造成這樣的人的社會，纔應得咒詛。託爾斯泰是近代大思想家，他的主張可以佩服的極多，但這篇評語，却尚有可商的餘地，必須略略說明。託爾斯泰提倡人道主義，這人道裏面，本只有唯一的道，不能有兩性的差別，若輕輕斷定女子天分上與男子不同，便不免立出兩歧的道來，不能圓滿了。南非洲女著作家須萊納爾（O. Schreiner）做的女子與勞動第五章，對這問題也已辯白。我輩雖承認女子生理心理上與男子有多少差異，但不能因此便成別一種人，別有一種天職。愛與生殖這兩件，並非專是女子的事。男子既於這兩事外，還有許多

做人的事業，女子也是如此：伊愛男子，生育兒女，此外也還應做人；伊對於丈夫兒女，是妻是母，還有對於人類是個人，對於自己是「唯一者所有」。我輩不能一筆抹殺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專心奉事別人的物品。託爾斯泰說阿倫加是柔弱的順從的知力不發達的專心奉事男子的女人，在這些德性上，譯者也不覺可以讚美；伊固然可愛可憐，然而世間女人，正不必如此。譬如見一小孩，走不得路，說話也未能清楚，誠然是怪可愛的，但決不望他永遠如此，願他長成了，爲人類的一員。所以譯者對於這篇裏「可愛的人」的態度，是與著者相同，以爲伊單是可愛可憐，又該哀悼，并且咒詛造成這樣的人的社會，希望將來的女子不復如此，成爲剛健獨立，知力發達，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樣，做人類的事業，爲自己及社會增進幸福。

因爲必須到這地步，纔能洗淨灰色的人生，真貫徹了人道主義。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記。

童子林的奇蹟

俄國 梭羅古勃著

一隊羅馬的騎兵，派出去討伐那不肯跪拜又不肯祭祝皇帝神象的叛黨，得了勝，正回營來。流了許多血，殺却許多不敬該撒的百姓，兵也困頓了，趕緊想回到帳篷子裏，過快活的光陰，和那些從亂黨村中撈來的婦女作樂！

村中的婦女，當伊等的丈夫或父親被殺，莊園被燒的時候，都被兵士捉住，稻草綑着，載在大車上，駕上駿馬，先從大路直送到兵營裏去。騎兵們却檢了一條遠繞的小路走，因為百夫長的意思是怕有亂黨逃脫，藏在僻處，要是遇着了，可以殺一個乾淨。雖則他們的劍，

因爲開仗，已經缺得像鋸子一般，上面滿沾着血，他們的矛，也因爲用得太多，已經鈍了，但他們羅馬人的心却還想嘗些新鮮的熱血！

這一日是溽暑天氣。時值下午，又是一日中最熱時光。空中絕無一點雲翳，非常明亮。天上火龍（太陽）像是發怒顫抖，向空中和地上噴出凶猛的熱氣來。乾枯的草，帖着焦渴的地面，同他在一處愁苦，又臥在熱塵埃底下，透不出氣，幾乎悶死。

塵土的煙從馬蹄下飛起，升向空中，同雲一樣，隨後落在騎兵的甲上，變成昏黯的彩色。鄉村捲入塵土中間，也變了相，覺得陰淒淒昏沈沈的，有點可怕。

大地自己也被火龍燒乾，靜悄悄伏在馬蹄下，祇有蹄鐵觸石的聲音，使空路震動。

騎兵偶然看見幾個村莊，和幾叢草舍，百夫長却因爲太熱了，更

不去剿捕餘黨，祇是坐在馬上，搖搖擺擺前行。他此時心中，但願早到，得在陰涼的帳篷裏避熱，以及晚上可以會他新得的新婦！

但這時候，有一少年騎兵，突然開口，將他思想打斷，說道，「那邊路旁，我見一羣人。馬爾綏魯斯，你可教我們衝過去，趕散他們。熱得昏了，跑一趟可以醒醒睡，又趁這陣風，也可以得點涼爽！」

百夫長微笑說，「盧希魯斯，也可不必。那羣人是小孩子在路邊遊戲，我們不值得去趕他。我們走上去時，給他們看看我們的兵馬，心裏留個印象，知道羅馬的兵威和神武無敵皇帝的聲名，也就是了。」

盧希魯斯不敢違拗百夫長的話，面上却不很喜歡。退回原位，低聲向身旁的一個少年兵士說，「這羣小子或者也是叛黨支派，我極想將他們一總砍却！我們的百夫長，也太慈悲了，怕不失了羅馬軍人的勇氣！」

那朋友却不高興，答道，「我們何必去殺孩子，這算什麼體面事呢？我們祇要殺那能抗拒的成人便夠了。」

盧希魯斯聽說，紅了臉一言不發。

騎兵漸漸前進，小兒們便停了遊戲，立在路邊，看他們的駿馬，明晃晃的甲，日光曬黑的臉，甚是驚異，切切私語，張大了眼睛，祇是呆看。

忽地裏有一個美麗的小兒，名叫林的，突然喊出一句話來。他漆黑的眼睛裏，閃閃然現出神聖的憤怒，用手指着百夫長說，「凶手！」但百夫長心中正納悶，便走過了，不曾聽到他的話。

小兒們聽了林的話，都嚇得跑上來，圍住他，求他不要再說，低聲商議道，「我們快逃！不然他們要來殺我們了。」那時女孩子便啼哭起來。但林却掙出外邊，對着兵士搖拳高聲叫道，「劊子手！殺好

百姓的凶手！」他漆黑的眼睛中，閃出怒氣。又說道，「劊子手！劊子手！」

小兒大聲哭喊，想壓倒他的聲音，還有幾個來拉他的手，想拖他回去。他却又掙扎出來，對着皇帝的騎兵，重復咒罵一通。

騎兵立住。一個最年青的說，「叛逆的種子，他們心裏都有了汙染，須得除滅了纔好。世界上容不得侮辱羅馬戰士的人！」

那時就是年紀大的，也走到百夫長面前說，「小厮們無禮，應該重辦。你可教我們去殺了他們。我們須乘他弱小的時候早早除却，倘若後來長大，便怕要連合了作亂。」

百夫長祇得應允說，「你們去追上他們，殺了罵的那人，其餘略懲罰，教他們終身記得羅馬軍人不是容易侮弄的，便好了。」

百夫長同騎士回過來，追那小兒。林見他們來了，便對別人說，

「你們不要管我，你救不得我。倘使一齊逃走，我們便都被這卑汗凶殘的軍隊殺了。讓我去迎着他們，他們殺我一個就是。我也不願活在這多做醜事的世間。」林說時，便立住脚，他們同伴也不能更拉動他。此時騎兵已到，便將他們圍住。

出鞘的劍，映着太陽閃閃有光。小兒都發抖，失聲啼哭；緊緊的結成一團，

天上火龍，曬熱了兵士的血，催他們行凶。他却待在小兒們乾淨的血上接吻，噓熱氣在離開的肢體上。

林從衆中毅然徑走上前，對百夫長說，「老頭子，叫你們凶手和劊子手的，都是我。咒罵你們求上帝報復的，也是我。其餘的不過是一羣小孩子，在那裏啼哭發抖，怕你這班凶人殺他，或跟去殺他父母。他們都服從你。你若是殺人嫌少，可殺了我。我全不怕你，我恨你們。」

我輕蔑你的劍，和你們在我國的威權。我不願活在受你們馬蹄踐踏的地面上。我的手沒有力，也尚未長大，足以抵抗你們。否則，我決不肯讓你。現在你得了機會，殺我就是。」

百夫長聽了答道，「但這事由得我，由不得你。你該死，却又不止你一個。」便對兵士說，「全殺却，莫留下一條小蛇活在世上。這大膽孩子的話，怕落在別人的心上，下了種子便不好。現在不要慈悲，盡數殺了，大的小的，連嬰兒都在內！」

兵士便動手，掣劍將他們砍了。這陰沈沈的山谷，塵汗的道路上，都塞滿了小兒們發抖的喊聲。朦朧天半也起回音，以後就寂然，更無聲息了。馬張開鼻孔，嗅那熱氣濛濛的血腥，他的蹄鐵便踏着屍體而過。

兵士回到路上，極得意極凶狠的大笑。說說笑笑，一直向營帳去

了。

但路上總是塵土飛揚，熱得不堪。下午漸漸變成傍晚，火龍隱入影中，然而仍舊不覺晚涼。似乎風也因爲沈默和恐怖，已經睡着。火龍陷入地下，正對百夫長的眼睛，仿佛含着一副沈靜可怕的笑容，黃昏的微光，甚是黯澹，沈悶，而且安靜。蹄聲勻整有節調，聽了教人瞌睡。百夫長心中，不覺寂寞起來。

馬蹄的聲音極調勻，路上塵土極多，一望灰色，所以他們仿佛在那裏走一條無窮的旅路。夜色愈深，他們也愈覺得孤寂。祇聽得荒野中，遠遠有蹄聲反響。百夫長此時忽然覺着一種恐怖，卻也莫明其故。

他仿佛聽得遠遠地有哭聲。

地面被蹄聲震得發抖，又似喃喃的私語。

仿佛有一個人，正對着他們跑來。

有一種低微的聲音，似乎一個孩子的聲音，叫起來了。

百夫長回轉頭去，看他兵士，夜色恰恰照在他們低着的頭上：滿臉塵垢，困倦失神，面上都現出一種恐怖不安的顏色。

盧希魯斯慌張着說，「啊，倘若現在望得見營帳呵！」

百夫長定睛望着少年困倦的面，問道，「盧希魯斯，你說甚麼？」
盧希魯斯低聲答道，「我怕！」說了，卻又自覺慚愧，便大聲說，「今天熱得利害。」隨後又低聲說，「那賊孩子，終竟在我心頭。他的面貌，追着我走。他是妖人一黨，所以我們砍了他，不能將他鎮住。他是有邪術，……」

百夫長道，「你從斐尼基老祭司得來的符，已經拋了麼？我記得說帶着這符的人，便不怕一切夜間魔法。」少年說；「我現帶著。但這符帖着胸口，火一般的燒，我們後面有地鬼趕着。我聽得地喃喃說

翻，正吐出地鬼來。」百夫長想用道理來解勸他，便說，「你錯了。今天我們給他一餐好酒食，地鬼正該感激我們。而且勇士心中不應該有恐怖。即使聽了夜間荒野的鬼哭，也不應該恐怖。」盧希魯斯道，「我怕！我怕！我聽得那小孩子趕着我們叫喊的聲音！」

此時在昏夜百靜中，忽然發出一種呻吟怨詛的聲音，說道，「我詛咒那殺人的凶手！」

兵士打一個寒噤，急急催馬向前快跑。然而看不見的怪聲，依舊跟定他們走，在四處叫喚，有時在前，有時在後，有時在左，有時在右，聲音極尖利，極明白，說道，「凶手！殺無辜的小兒的凶手！慈悲的兵士，你們也得不到慈悲！」

兵士驚慌，又催馬急走。老百夫長卻發了怒，罵他們說，「你們不羞？你們怕的什麼？神武聖帝的兵，敢是怕鬼的麼？你們爲誰這樣

跑？怕的是一個殺卻的小孩，一個使妖法喚起來的死人。你們站住，不要忘卻羅馬軍人不但能克敵人，還能克服敵人的法術。」

兵士覺得慚愧，聽了百夫長的話，便都站住，靜聽那夜間各種聲音，仿佛確有一個人跟着他們走，時行時止，昏暗中看不出人形，祇聽得一個小孩子的聲音，不住的叫喚。

一個兵士說，「且讓我們去看是甚麼人。」於是軍隊催馬，迎着聲音，橫過荒野，一直走去；走到望不見大路時候，猛看見一個小兒，在草地上奔走，衣服破碎，髮上都沾了血，一面走一面滴着血，呻吟呼叫，舉起手詛咒。

兵士狂怒，拔出劍直衝上去，又將他殺了，砍成幾十塊，驟馬踐踏一頓，卻將肢體，一塊東，一塊西，向各處拋散，然後用草拭了劍，上馬仍回原路。走不多遠，却又聽得百靜中有人叫道，「凶手！一隨

後接連了許多咒罵的話。

他們且怒且怕，回過馬來，去尋這鬼怪。又在昏暗中，奔走，穿着破衣，髮上都沾了血，一面走一面從兩手滴下血

又衝上前，將他殺了，驟馬踐踏一番，將肢體四處拋散，纔騎馬回來。

但是那哭罵的小兒，卻又跟着他們，祇是咒罵。殘殺的怒氣，也沒有止境，所以兵士迷失了歸營的路，一味團團回轉，離不開殺小兒的荒地。偉大的夜色，已經罩滿山谷，清白純淨的星光，遠遠的照臨在上。

兵士展轉跟着自己的足跡走。野上小兒的叫聲，壓住他們心坎，安息不得。他們團團奔走，暴怒殘殺，其實卻是不能殺。

後來將近黎明，他們一直狂奔，到了海邊。海波被人馬衝突，突

然騰躍起來，於是這騎兵和百夫長馬爾綏魯斯便都死了。

至於那路旁沈靜的地方，林和小兒們的屍骸，血汗狼籍，臥在那裏，不曾埋葬，自有狼子暗地走來，將這清白甘美的孩子身體，飽餐一頓而去！

梭羅古勃 (Sologub) 本名台台爾匿珂夫 (Fjodor Kuznitch Teternikov) 一八六三年生，其經歷不可攷。或請作自叙傳，答曰，「吾生別無可記，且吾亦無暇爲此不急之務。」人或就著作研究之，僅知曾爲學校教師而已。

梭羅古勃以「死之讚美者」見稱於世。書中主人，實唯「死」之一物，然非醜惡可怖之死，而爲莊嚴美大白衣之母，蓋以人生之可畏甚於死，而死能救人於人生也。

梭羅古勃著作，意義多隱晦。或造訪之，——彼素不見客，唯此次出見云，——問其意，答言讀者可隨意立解，無法說明。其言曰：「吾之自我，今稱梭羅古勃者，正是歷代遺傳影響之合體，誰能就吾書中，辨別孰爲吾之自我，孰爲吾祖先之思想耶？吾但能以言文發表吾之感情，而此感情者，又爲若干代以來逐漸養成之物。吾之不願解釋隱晦辭意，非不願，實不能耳。情動於中，吾遂以詩表之。吾於詩中，已盡言當時所欲言，且復勉求適切之辭，俾與吾之情緒相調合。若其結果，猶是隱晦不可了解，今日君來問我，更何能說明？當時之事，已事過情遷，久忘之矣。」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記。

鐵圈

俄國 梅羅古勃著

一

一個女人，清早晨在一條市外的冷街上散步，一個四歲的孩子同伊一路走。伊很年青活潑，喜孜孜的微笑，伊常常極慈愛的看伊兒子，那孩子的紅面頰上，也彷彿映出幸福的光。他正在那裏拋一個圈，一個大而且新，明晃晃的黃圈子。他跟著圈亂闖，喜歡的了不得，大聲說笑，撒開他小肥腿，膝彎下全是露着，揮他拋圈的棒。他本不必將棒舉向頭上，有這樣高：但這有什麼要緊呢？

真好快活！他從前未曾有過一個圈，這圈又跑得怎麼活潑呵！

從前一切都未有過，在他看了，一切全是新的，——早晨的街道，快活的太陽，市內遠遠的霧塵。在孩子看了，一切都新，都快活潔淨。

二

一個穿破衣的老人，兩手又粗又硬，站在十字街口。他將身體貼著牆壁，讓女人和孩子過去。老人用沒有光澤的眼，望着孩子，很粗蠢的微笑。混亂遲鈍的思想，在他禿頭裏掙扎出來。他對自己說，「一個小紳士！正是一個小東西。喜歡的快要炸了。看他怎樣開步走呵！」

他心裏不甚明白。這件事似乎有點奇怪：——
這里是一個孩子，——一個小東西，只配拔住頭髮拖來拖去的。游嬉是壞事。孩子又是專做壞事的人，大家都曉得的。

那里是一個母親，——伊並不發話，也不吵鬧，也不罵他。伊很活潑愉快。很容易看出，他們是慣在溫和安樂中過活的人。

但在老人自己一面，他做孩子時，過的是狗的生活。便是到了現在，也並無什麼好的景況，雖然可以不再挨打，也有食料喫飽了。他記起少年的時候，——餓呵，凍呵，打呵。他未曾有過一個圈玩耍，也沒有好人家孩子所要的種種玩物。這樣，他在窮愁苦難中間過了一生。他記不出一件喜歡的事。

他張着沒牙齒的嘴，對孩子笑：心裏很羨慕他。他又回想到，「真無聊的游嬉！」

但他心裏很是妬他羨他。

他去作工，——去到工廠，在這廠裏他從小做起，一直到老了。他終日想那孩子。這是一個極深極固執的思想。他竟不能忘卻那孩

子。他心裏看見他跑著，笑著，頓腳，拋圈。怎麼的肥小腿，直露到膝彎！……

在工廠裏機輪喧鬧的中間，他整日裏仿佛見那小孩擊著鐵圈。夜間又在睡夢裏看見他。

三

次日早上，老人的幻想依舊跟著他走。

機器咕咕的響，工作很是單調，又是機械般的自動的事。他的兩手急急忙忙的做習慣了的工作，沒牙齒的嘴上現出微笑，心裏懷著愉快的空想。空氣裏面夾著許多塵埃，愈顯得濃厚，承塵底下許多皮帶從無數輪子上轉來轉去，嗤嗤的響。路遠的地方，被散出的蒸汽遮住，全不能見。祇見一兩個人，忽隱忽現，像鬼怪一般，人的聲音，因為機器的不斷的響聲，也一毫不能聽到。

老人的空想，也正是熱鬧，——他這時候變了一個小孩，他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他有他的圈和小棒。他正在那里游嬉，用小棒趕那圈。他穿了一件白衣服，他的小腿很肥，一直露到膝彎上。

幾日過去了。工作也逐漸進行，他的空想還是如此。

四

一日晚上，他從工廠回家，在路上見了一個木桶的圈。這是一個粗惡汗穢的圈。老人見了，喜得遍身發抖，沒有光澤的眼裏流出淚來。有一種突然發生的不可抗的欲望，將他制住。

他很小心地向四面一望，於是蹲下去，伸出發抖的手將他抬起，又慚愧似的微笑，掣了他回家。

沒有一個人留心他，也沒有人問他。這與人有什麼相干？一個穿破衣的老人，掣着一個破舊無用的圈，——有誰來留心呢？

他偷偷的擊着走，怕人看了見笑。爲什麼拾了來，又爲什麼擊着走，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單是這很像那孩子的圈罷了，將他放在隨便什麼地方，也沒有什麼妨礙。

他能看這圈，也能用手撫摩這圈。還更能引起他的幻想，工廠裏的呼嘯喧擾聲音便覺漸漸微弱，散出的蒸汽也漸漸淡了。……

這圈在老人的歪斜不正的房子裏的牀下，放了幾日。他時時擊了出來，看他一回，這汗穢灰色的圈，很能安慰老人的心，他見了圈，便使他更加想念那幸福的孩子。

五

一日是清朗和暖的早晨，鳥在市內虛損的樹上叫得比平時尤其高興。老人一早起身，擊了圈，走出市外。

他在林中，從老樹和荆棘堆裏，直向前走，一面咳嗽。這樹上都

包滿了黑色乾枯的開裂的樹皮，老人看了，覺得很不測，又像是板着脸不說話。林中的氣味也很奇，昆蟲都很怪異，羊齒植物似乎非常高，這裡並無塵埃喧鬧，祇有溫和細密的朝霧，散布在樹木後面。老人的脚，在枯葉上滑過，有時遇着爬在地上的老樹根，幾乎絆倒。

老人折下一支枯枝，將圈挂在枝上。

他走到一片空地，充滿着日光與寂靜。無數露珠，在新刈草地的綠葉上，閃閃有光。

忽然老人將圈溜下樹枝。他用枝打，使圈在草地上旋轉，老人大笑，顏色很是喜悅；他跟着圈跑，正同那孩子一樣。他踢脚，用棒打那圈子；又將棒在他頭上，高高舉起，也同孩子一樣。

他覺得自己還是幼小，被人所愛，又很幸福。他又覺得他的母親正看守着他，微笑着，緊跟著他走。彷彿初次出外的孩子，他覺得與

鮮明的草和閒寂的青苔接觸，十分舒暢快樂。

他的灰色羊髯，同他蒼白的臉色恰相調和，抖個不住，他的咳嗽同笑混作一堆，奇怪的嘎聲，從他沒牙齒的口中發出。

六

此後老人，一天比一天，更愛他早上帶著圈在林中游嬉的時光了。

他有時想到，怕被人發見，被人見笑，——想到這裏，引起一種深切的慚愧心來。這慚愧很像恐怖，他便漸漸麻木，他的膝髁幾乎發軟。他慌忙向四面探望。

不，——四面沒有一個人看得見，也沒有一個人聽得到。

他儘意的游嬉夠了，便回到市裏，很溫和愉快的微笑。

七

沒有一個人發見了他。也沒有非常的事出現。老人平平安安的嬉了幾日，一日露水很多的早上，他便受了涼。他臥倒在牀上，不久死了。雖然死在工廠病院裏，死在不知不識的不相關切的人的中間，他很平靜的微笑。

他的空想，使他心裏很得慰安。他也曾做過孩子，也曾笑著在陰暗的樹木中間，在綠草上跳躍，——他的親愛的母親將眼緊跟著他。

梭羅古勃的短篇，迷藏最有名。這一篇鐵圈雖然並非他的一等著作，但很可看出他的根本思想，所以頗有研究的價值。

梭羅古勃是厭世家，又是死之贊美者 (Pessimist)。他在小鬼中，表明人生的惡濁無意義，要脫離這苦，但有死這一條路：如迷藏中的小女兒萊萊契加，又或如未生者之接吻中的胎兒，便

最好了。其次要算發狂，他稱爲祝福的狂氣。此外還有兩種法門，可免人生的苦惱：第一是美，第二是空想。但無論怎樣天真的美，一與人世接觸，也被汙染毀壞；所以詩人的空想，便是唯一的避世的所在。英人庫爾諾思（Cournois）說，「空想是美的媒介；能令人在悲哀中求得悅樂。有空想的人，真是幸福。他在這日光所照鄙俗可厭的人世之外，別有一個世界，怪異荒唐，同童話的世界一般，也便是夜的世界。」（見一九一五年九月分兩週評論中。）

梭羅古勃的意見大略與意大利詩人略巴爾提（Leopardi）相似，「以爲人生止有苦趣，靈智之士，苦亦益大。蓋人生慰藉，實唯空虛。人有希望空想幻覺，乃得安住。如幻滅時，止見實在，即是悲苦。欲脫此苦，唯夢或死。」（譯者所編歐洲文學史的一段）這篇小說裏的老人，便只因能有了空想幻覺，所以雖然過了

一世「狗的生活」，也能很溫和愈快的微笑，死在不相關切的人的中間，也能很平靜的微笑。所以他可算一個「真是幸福」的人。因為他能在這不幸的真實的世界之外，別有一個空虛的世界，可以容得他安住。

但我的意見，不能全與著者相同，以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這真實的世界一面，須能與「小鬼」奮鬥，纔算是唯一的辦法。所以我們從別一方面，看這拋圈的老人的生活，與賣火柴的女兒比較觀察，也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記。

帝王的公園

俄國 庫普林著

——(幻想)——

此時是基督二十六世紀初頭。世上情形已經改變得不能認識了。有色人種早同白種混合，更生得強壯長壽，正如動物界所有的雜種一般。二十世紀中間，經過那一回可怕的殘殺，喪了幾百萬性命，費了幾千萬金錢，從此以後，戰爭便都停止了。人類的智力使嚴酷的天氣變成溫和，抽乾泥沼，鑿山通路，將全世界化作一所華麗的園圃，巨大的工場，其中出產，都比從前多出十倍。機器也極發達，每日工作，止須四小時便足，但人人總得作工。罪惡消滅，止有善存在世上。老

實說，如此生活，也甚覺乏味。所以到了三十二世紀中間，南非洲起了革命，反抗這種制度。那時人類發了昏迷，重復轉向舊路，戰爭，殺戮，陰謀，專制，種種腐敗，將以前文明世界的大功業，都毀壞無餘了。

但是此次根本毀壞以前的平和幸福，卻並不用一點強力，純是自然成功的。

世上的皇帝那時目視時勢如此，也止得依著走，好好的下了寶座，混入平民隊裏，去幹點事業。他們曉得這皇帝的威嚴早已消失了。所以幾百年來，公主郡主，都接連不斷的跑出王宮，跟了夫役馬丁唱歌的變戲法的逃走。還有親王公爵，也將世襲的金棒（金棒是帝王所擊的法物，同玉圭差不多。）向質庫裏質了錢，又將千年古老的皇冠放在妓女腳邊，送給他戴在假髮上做裝飾。

然而他子孫中間，還有一種傲慢大膽，荒謬可憐的人，以爲那神聖永久的威嚴還遺傳在他們身子裏，不肯和平民去做隊，仍然自命是百姓的君父。又不肯去尋死，因爲他們說這種卑怯的行爲，不是貴人應當做的。也不肯同民間通婚，怕汗辱了他族徽的光采。他們柔嫩瘦白的手，還不會爲了工作染過垢汙，因爲他們的意思以爲工作是奴隸的事情。

那時平民政府早已廢去監獄刑罰，所以大衆公議，給他們在公園中，特地造一所寬大安適的房屋，有公共的食堂，書房，客廳，各人臥房，雖然略小，也極舒服。他們的衣食，統由人民公捐，那君主們受了這些禮物，便默認作臣民進貢的貢品。政府又怕他們虛生一世，毫無用處，便特許小學生可以進園看看過去時代的活標本，當作研究歷史的材料。

這許多人聚在一處，任他閒空癩散，沒一人去顧問，到得後來，他們的體質精神，愈加退化。外觀上卻還留著舊日尊嚴的餘韻，因為幾百代以來人爲淘汰的緣故，面貌都極齊整；那高高的額角，鷹嘴鼻，方下頰，仍舊沒有改變，側面雕在徽章上，甚是合意。手脚尖小，樣子極好，舉止儼然，笑容也很可愛。

然而這都是外國人到公園參觀的時候，方纔如此。若獨居養育院中，便現出本相，變成醜惡衰弱的老人，妬忌，猜疑，刻薄，又愛爭鬥。晚上他們常常賭博，兩個王，兩個大公，同抹紙牌；各人的舉動，起初都還安詳有禮，但是幾個人關在一處，每每生出憎惡的心思，而且他們又容易發怒，所以常有衝突。沙迭尼亞王極規矩的對聖培那特公說，「我願閣下再不要像先前一樣，擱下一張過多的梅花一點了。」大公便恭恭敬敬的答道，「這止因我的敵人的力量和道德都已墮落，

所以教我同你閣下這老猴子在一籠子裏住！」他們都明知道那一張金剛石皇后的紙牌已經撕去一隻角，桃子九點的背後也有了一點墨迹，卻是都不說，反利用他來舞弊。

到了喫飯的時候，各人各說大話，有的說，

「我的百姓和我的軍隊，……」

「啊，你可知道我的父親，怎樣被百姓愛戴啊！……他們現在還是如此。……我正要將他們進呈的一封信給你看，就明白了。……但是我

不曉得這信攔在那裏。」

「正是，我也接到信，說國內正有一種有力的運動發生，……」

「百姓將來總得明白，一切都復舊，……」

無如世間竟沒有一個人，來聽這些話，即使聽得，也不相信。他們止有一個忠臣，熱心保王，這便是他們的那個半瞎全聾，一百歲的

老僕，是一個前朝老兵。

他們一生毫無別事，止是詭謀訕謗，互相偵探。他們最愛偷看別人的抽屜，臥榻，杯中，罐中，可有點甚麼東西。又互說你有什麼毛病，你怎樣老弱。羅耳伯爵夫人在公園近旁開一所小店，能夠時時買點菸捲送給丈夫吸，他們便都妬忌他。

他們的子女早已走開，混入平民中間。到禮拜日，止有他們的妻子和老母，進來訪問一回，將市街閒聽來的閒話傳給他們聽。又提起將來萬難實現的希望，夾雜說些農業改良，應該多種瑞士薔薇龍鬚菜，并養安戈拉貓的話。老王們聽過這麼話，一到夜間，便夢見什麼煙火，大操，夜宴，凱旋，還有人民成羣結隊，喜歡得大叫。於是一連幾夜睡不熟，起來頗覺不快，服了藥，便又彼此互相望着，看別人的藥有什麼效驗。

春天又到了。正同過去的幾千年一模一樣。無論世上如何改變，春天仍是一個光明歡樂的時光。復活祭的彩畫雞子，也總是一樣，仍然當作「生命無窮與繁衍」的表象。

帝王的公園中白楊樹已經發芽，草也轉了綠色，那不毛的土地又顯出爲母的神秘來，流露一種強烈甘美的氣息。古老蔚藍美麗的天，映着樹枝，在那裏微笑。

戴冕的諸公，此時也從房中走出，扶着杖在園地上散步。春天最能動少壯的心，便在老人脈管中也能引起他一種哀愁與不安的情緒，所以教少年人趁這好時光來游公園的，見了他們，愈覺得彼此隔膜，又極詫異，仿佛從墳墓裏出來的一般。

那無妻無子寂寞衰老的德拉丕宋特王，容貌甚是威嚴，圓錐式頭，

鷹嘴鼻，銀色長髯，坐在公園僻靜處一條綠板凳上。春天的日光空氣，將他曬醉了，心中充滿了哀愁。迷迷蒙蒙的聽人說話，大抵過路的人看見他，總是如此說，所以他幾乎聽熟了。

「這便是德拉不宋特王。你到國民博物館去看看他會祖查理十五的像。他們的面貌，是一般無二的。」

「你會聽過他先祖阿芬瑣十九的故事麼？曉得他爲了情婦法國女優的緣故，竟亡了國，將本國要塞地圖賣給別國偵探的事麼？」

「那血路易的事，又怎麼樣呢？一早晨工夫，將二萬人都鎗斃在兵營前面。」

這廢王聽了如此議論，他那高傲的心思卻是一毫沒有動。他的祖宗做這種事，全是正當。不但皇帝的旨意百姓理應敬重，就是他的隨便作威作福，也是神聖的。有誰不信這神聖權力，便是該死。

他忽然間聽得一個孩子的聲音，不覺抬起頭來。孩子說道，「祖父，你何以這麼不高興，有誰欺侮你麼？祖父，你拏了這個彩畫雞子。這樣好節氣，你不要不高興！你看這裏是一株小草，背後是一隻小羊喫草。你怎麼不愛看這雞子？你可以喫他。這是糖做的呢。」

老王將身移近這黃髮綠睛不認識的和氣女孩子，微笑着說道，「不，我不能喫；我沒有喫糖的牙齒了。」

女孩子用小手摩他皺頰，小聲說道，「可憐的祖父，你這麼可憐，這麼老了。……你可知道我們怎樣過活？我們沒有祖父。……你願意做我們的祖父麼？你會講故事麼？」

「是的，我會講極好的故事。我會講鐵人，勝利，流血祭，……」
「這很好。我同你園裏去走走，給你拗花，編個花園。我們一人戴一個花園，那是很有趣的。你看我已經有了幾朵花。這藍的是地

了，白的是山礬。我還要唱歌給你聽。你肯來麼？」

這時候，卻有一件奇事出現了！那老王從前無論聽了什麼政治議論，看了歷史事實，本身閱歷，終不能改他心思的，現在忽然明白，曉得從前相信的道理全然不對！心中從新發生一種欲望，願得家庭的幸福，聽孩子的聲音。王便在女孩髮上，吻了一吻，極低聲的說道，「很好，我願來，我一生寂寞得很！……但不曉得你父親怎麼說？……」

孩子便跑了去；不一會，回到公園，攙着一個大人，身材高大，臉色被太陽曬成微黑，深灰色眼睛，見王脫了帽，說道，「陛下，倘准照孩子說的話，我們便非常歡喜。」老人立起身，同他握手說，「不要說起我這陛下！從此刻起，我的陛下已經消滅了。」

三個人從此永遠出了皇帝的公園。正要出門的時候，老人忽然立住脚，他們回轉來看他時，只見一滴眼淚，從白髯落下，仿佛一顆金

剛石在銀絲上滾過一般。

老王感動，顫顫的說，「你不要說……我完全沒用，……我能……我能用五色紙給你做好看的盒子。……」女孩子聽說，喜歡的了不得，走上前用兩手挽住了他的頭頸。

庫普林 (Aleksandr Ivanovitch Kuprin) 者，一千八百七十年生，初學陸軍，在設計七年，進至中尉，退職治文學，以小說決鬥得名，又有短篇生命之川，泥沼，馬盜等皆佳作。

庫普林思想頗近樂觀，以爲現世惡濁，而將來非無光明之希望。決鬥中那山斯奇說，「將來有一個時候，世上更無主奴，無損傷殘疾，無惡意，無惡行，無有哀憐，亦無有怨恨，人人都是神。那時我看別人都同我一樣是個神，我怎麼還敢欺侮他，虐待

他呢？那時，止有那時，人生纔是真的圓滿美好。……自由高尚的愛成爲世界的宗教。」又有賀筵一篇，述二千九百六年慶祝世界大同，席上有人演說云，「我輩祝這永久少壯圓滿美好的人生，祝這地上獨一無二的神的人類！讚美人生一切的歡樂！」

此篇之意，大要亦相類。唯所謂三十二世紀中葉，社會又復革命，復回舊路，乃與他說不同，莫明其意旨之所在。或者當時有所感觸，遂以此「汙惡可憎之蟲類」爲不可救，憤激之情，發於小說，未可知也。歐戰後一週年，庫普林作聖處女的花園一篇爲紀念，結末數語其意亦與此篇開端相似。庫普林本極信服託爾斯泰，託爾斯泰對於將來既有希望，庫普林當亦如是。此篇何時所作，今雖不詳，疑亦當在歐戰後，其時託爾斯泰已去人間，後人無由知其意見，而庫普林則目覩慘澹之狀，故文章間遂含慘澹

之色，正亦人情之常耳。然有不可不辨者，爲此篇仍是希望，並非絕望，因「昏迷」尙非必不可移之本能故；並非咀咒，因彼素來神往於世界大同故，亦非第以危言聳人，因彼自知身在局中，異於隔岸火災故。又當知此篇亦非據科學研究，與摩理思（W. Morris）及威爾思（H. G. Wells）等所作頗不同，因所寫止是一時的感覺，作者亦自題「幻想」故也。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記。

望處女的花園

俄國 庫普林著

遠在天河的範圍以外，在一個便是極勤勉的天文學家也不能看見的地球上，聖處女馬利亞的神異不可思議的花園裏，滿開着花。我們這可憐的作孽的地上所有一切的花，在那裏長久開着，並不萎謝，永遠有不可見的園丁很忍耐的看護。每株花都含着地上生人的靈魂的一片，——這便是在我們夜間睡眠時也不睡去，引導我們游歷奇異的境地，給我們看過去的時代，將離別的朋友的面貌喚起在我們眼前，在我們空想裏紡成種種夢境的組織，有時甜美，有時可笑，有時可怕，有時幸福，使我們在無理的喜悅或苦痛的眼淚中，忽然驚醒，時時揭

起我們前面不可貫通的幕；在這幕後躺着未來的黑路，只有小孩智者與祝福的先知能夠知道。這些花就是人間的夢的靈魂。

每到月亮初滿，在黎明前的幾點鐘，我們夜間的幻景最是清明活潑而且無定，蒼白色的狂人閉了眼，臉向着天，沿了危險的屋頂邊際，回到他們冰冷的床來，夜花都張開花瓣的那時候，——那時聖處女輕的靜靜的在伊花園裏走。伊的右邊，圓的月亮滑走過去，後面隨着一顆小星，永不遲留，保着一樣的距離，仿佛一隻小船被一條不能見的索子縛在大船的尾上。不多時，這大船與小船都不見了，埋在稀薄的橙黃色的雲中了，但忽然在暗藍的大空裏又出現了。他們的光照在聖處女的藍衫與那種美麗與神聖，沒有人能用言語畫筆或音樂寫出的臉上，變成銀色。

花都很歡喜的性急的在細莖上搖動，而且像小孩一樣，向前伸出，

想用花瓣觸着那藍衫。聖處女看見他們清潔的喜悅，對他們極和善的微笑，因為伊是耶穌的母親，他（耶穌）生在地上的時候，是那樣愛花的。伊用細白和善的手指，輕輕的撫摩那小孩們的靈魂，便是那柔和的雛菊，金盞花，雪片花，威羅尼加（Veronica）與蒲公英的奇妙的花圈。伊的慈惠是無限的，因為這慈惠普及一切：那水仙，那美麗的戀愛花，高傲熱情的薔薇，自負的牡丹，有奇異可怕之美的蘭花，猛烈如火的苦的罌粟，月下香與風信子，他們厚重的香氣滿布了臨終的床的周圍。伊將光明處女的夢送與鈴蘭地丁與木犀草。對於平常野花，便是平常的勞動者的靈魂，因為日間的工作疲倦了，伊送與安靜的熟睡。

伊又走到花園偏僻的四隅，那裏滿生着有刺的奇異的仙人掌，碧綠的羊齒，醉人的蛇麻，匍匐的墓地的薜蘿，他們對於地上的歡娛都

絕望了，在人世也都失望了，悲戚憂愁，陰鬱得只圖趕快與死相見，——伊對於他們給予暫時的完全的忘卻，也沒有夢，也沒有回憶。

到早晨，在金赤的微明中間，那得勝的太陽永久點着勝利的火，漸漸起來了，聖處女擡起清明的眼向天，說道，

「阿，祝福你創造者，將他的偉大的記號給我們看的。一切被創造的也都祝福。世界的神聖的永久的母性也祝福呵，永遠無極。」

一切的花用幾乎不能聽到的微聲，答道，「亞們。」

像神香一般，他們的香氣向上升起。太陽光明的臉發抖了。返照在每顆露水的五色光線裏。



在這個一夜裏，聖處女也在伊的花園裏走。但伊美麗的臉很悲哀，清明的眼的睫毛都向下，兩臂沿着藍衫的衣褶，乏力的垂着。可怕的

幻象浮在伊的面前：通紅的田與牧場，還發出血的熱氣，燒掉的房屋與禮拜堂，被強姦的婦女與被苦刑的小孩，死屍的堆與山，將死的人在這底下呻吟，叫喚，詛咒，瀆神的罵詈，從臨死的喉鳴與喊聲中間發出，殘毀的身體，萎縮的胸脯，充滿着烏鴉黑色的戰場……

迫壓樣的沈默，彷彿正當雷雨之前，罩在世界上面，空氣全然不動。但那花發抖，恐怖得前後搖動，如在暴風雨中，屈身着地，又抬頭向着聖處女，含着無限的請求。

伊的嘴唇合了，臉色是悲哀了。伊的眼前又現出他的影象，——便是他，經人類的惡意妬忌偏狹貪慾野心，判決他受了不可堪的苦刑與可恥的死。伊看見他——被打，流血，肩上抗着他的沈重的十字架，被壓了跌倒。在滿鋪塵土的路上，伊看見黑的花紋，他的聖血的點滴。伊看見他美麗的身體，因為苦刑都殘毀了，展開兩手掛在十字架上，

胸膛突出，血汗在他死灰色的臉上。伊又聽到他那可怕的微聲：「我口乾！」於是又同當時一樣，一把劍刺在母的心裏。

太陽起來了，躲在黑暗濃厚的雲間。他在天上燒着，像一塊極大的紅的汗點，世界的血的大火。於是抬起伊悲哀的眼，聖處女怯怯的問話，聲音顫着，

「阿，主呵，你的大怒那裏是終極呵？」

但神怒酷烈，沒有人知道他的終極。聖處女又憂愁，又悲哀，低下眼去的時候，伊看見優雅的花的清白的花朵裏，都滿盛了血的露水。

庫普林在俄國文學上本以寫實派出名，但用別的方法可以加增表現的力量時，也就用別的方法。這篇小說是在歐戰開始一週

年（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做的，表明他對於這戰事的情緒，倘用寫實，便不容易在寥寥幾葉之中，造成這樣深刻的印象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晚間的來客

俄國 庫普林著

燈光落在我所坐的桌上，映出一個光明不正的圓圈。在這圈子以外，一切物事都暗黑，空虛，沒有生氣，一切都於我很生疎，都爲我所忘却。全世界聚集在這小小的空間裏，——每個墨水痕，刀痕，木質粗糙的處所，與我完全稔熟。我不需要別的東西了。在我面前的這張紙，白到眩目，紙的四邊在綠布上面，很分明的映出。晚上一秒一秒的時間輕輕的緩緩的單調的過去；在這光的圈子裏一切都簡單，光明，與我投合，親密，稔熟，又朦朧的如夢。我沒有需要，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了。

然而有人敲我的門了。一，二，三，……急迫而且雜亂的，接連起了三聲沈重不安的敲聲。光的圈子的夢一般的幻樂便消滅了，正如影籬上的圖畫忽地移去了。我又在我的房裏，在城內的家裏了。……人生奔向我來，正如街上的聲音從開着的窗戶亂闖進來似的。

門外面是誰呢？不一刻，他便要走進我的房裏。我將看見他的面貌，聽他的聲音，握他的手。我將用了我的視聽，我的身體與思想，和他接觸。阿，這都很簡單，但又怎樣的神秘，不可思議，幾乎嚇人麼！

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現象，無論怎樣微細，不在我的心上留下他不可磨滅的蹤跡。我的地板下的老鼠的靜悄悄的行動，死刑的執行，小孩的出產，秋天一片樹葉的響，大洋上的風雨，時表的響動，所愛的女人的擁抱，一個尋常的廣告，——一切事物，或大或小，或有心的

或無心的感到，都觸着我的腦，畫上不可辨的線與曲線。我的一生的每一刻，都留上一個無心的，卻是不可磨滅的印在我的性格上，——在我的對於生活的愛或憎，我的心意，我的健康，我的記憶，我的想象，我的將來的生活，或者還在我的子與孫的生活上。但我不知道事件的結果，不知道他們到來的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根本的力量與隱藏的意義。……

我不知道明天我將怎樣。……只有那淺薄自滿蠢笨的偽君子，或者那被選的預言者，憑着他們異常靈敏的精神，能夠知道，——或者欺騙他自己和別人，相信他能夠知道。我不知道，這一時間或一分鐘間將要遇見的事。我像博徒一樣的生活着，運命永久的推轉着我的神異的輪子。

爲什麼賭博使人興奮呢？因爲我們若在桃子九點上放下一注錢，

我們不能預知他將落在那里：如在右邊，我們輸了；如在左邊，我們便贏了；因為在我們的眼前，未來立刻變成過去，我們的希望與計畫變成失望或喜悅了；因為紙牌的賭博也是人生，只是更緊縮，更密集，仿佛養氣瓶中的生活罷了；因為賭牌的時候，我們心裏覺得在我們面前，走着一個可怕的神明，主宰一切的「或然」及「可能」。

然而平凡尋常的生活現象不能深切的感動我們，我們盲目的無關心地生活在那些現象的中間。但每日每時，我們喫食，或趕去幽會，或簽押商業文件，或坐戲場上，或摸牌，或引一個新朋友到我家裏，或買或賣，或睡或醒，——實在我們不斷的從人生每舉步間送上來的大瓶中拈出鬪來。總之賭牌的時候只有兩個機會：你不是贏，便是輸了；生活裏却有幾萬機會，又用幾萬相乘，沒有一枝籤是空的。賭牌完了的時候，你立刻將錢付了；但在人生却有無數支付的方法與不同

的日期。有幾時他付得很吝嗇，像放債的人一樣，有時又像暴發戶的浪費；有時公然的付出，像慈善的恩人，有時又很秘密，像聖書裏的寡婦；有幾時付得鶻突急速，宛然手鎗一響，有時又緩緩的，如不可救藥的病。……

這都是不可解，神秘，而且因為他簡單，所以愈加真正可怕。現在設想，假如有一個暴君，真的人間的暴君，有天才的狂人，他厭倦了他無限的權力的尋常的享樂，想出一種新方法，要在他的國內舉行每年的人生的彩票。規定某日某時，兵隊便趕人民都到一個廣場上，中央放了一個大瓦瓶，滿盛着紙牌，詳細決定各人在來年的生活。凡是人智所能計畫的一切事物，都寫在這些紙牌上：富，聲名，權力，恥辱，監禁，戀愛，自殺，榮譽，流放，戰爭，勞工，稱號，拷打，死刑。……你又試設想，假如你雜在這精明的暴君屬下的不幸臣民的隊

伍裏，等候你的輪番。阿，你的面色怕要忽然變成青白，你的兩膝戰抖起來了；你被引到那運命的瓦瓶的前面的時候，你的心將怎樣的跳，懷着恰相反對卻又一樣有力的欲望，——想提早，或遲延你的揀擇的時間！……

但是，我們實在每日拮据，只因爲蒙昧，迷信，懦怯或平凡的習慣，我們不曾注意，不願注意，不曾想到，也不相信。一個人說，「我要將我的生活做成這樣。」別一個人說，「我知道，一年兩年或十年以後，我將仍舊坐在這椅子上，在文書上簽字。」又別一個人更相信他到死爲止，決不出他隱居的四壁，比他生存的事實尤其確實。……倘若他們的信念並沒有欺騙他們，那些自足的人將對自己或他們的子孫或他們的朋友說，「你看，我要得這些榮譽，於是我得到了，堅忍與努力，會使你得到所要的一切。各人都能鑄造他自己的幸福。」但

這講是一樣的愚蠢率真，正如一個人要證明他運命的自主，說「現在我要用指頭敲這桌子，」便真敲了。但前者比後者的思想尤其愚蠢，因為他的愚蠢是更加複雜錯綜了。

第一，一個人倘若硬化成爲某種限定的終極的形式，他便已經進了死的徵候的第一狀態，因為生命是在於不斷的流動。第二，倘若我能夠將當日的他給今日的他看了，他一定要驚詫，不相信這靈魂真是他自己的；即使他相信了，他也將迷惑，不能說明那些影響與連絡，使他起了這樣可驚的變化。第三，這人如不認識靈魂，只認識那包圍的纖維，他便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現象，——生產戀愛與死，——顯然使我們驚恐，也是爲機會的無常所統轄的。

我們有誰知道我們入世的意義與原因呢？我們的父母，關於這件事必然知道的最少。在小兒的受孕與生產，在他的體質與精神的構成，

在他全個未來的生活的決定上，有幾千種原因，一樣的佔有重大的位置。日間所喫的大餐，園裏的花香，自覺的記憶上的斷片的印象，——這或者都是一種要因；而且此外還不知有幾千百種呢？最簡單最微細，不曾注意着，也全忘却了的事件，或者反是最重有力的原因，也未可料的。

在戀愛的上面，也正是一樣。誰能告訴我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怎樣的將成爲這美的，破壞的，或可嫌的威力的奴隸呢。沒有人能夠預知他的妻子或伊的情人。一個朋友紹介我到他的朋友家去，在那里我又遇見別人；因爲他們，我遇見了一個向來不曾相識的女人。我被紹介於伊的時候，我不會知道在這一刻中。我正從運命的瓶裏抽了一支籤，上面寫着這幾句話：「你被判定在將來的若干年內，應該同這女人同桌喫食，睡在伊的旁邊，同伊生下孩子，被伊叫作丈夫。」

還有這種事情，豈不時常發生：兩個人多年希望會見的機會，卻在街上對面走過，臂肘相觸，不會相見，而且這一別離，或者終生不再遇見！

還有那孩子們呢？我可曾預先想到他們麼？我能約略知道我的身體心意與靈魂的那一部分將傳給他們麼？這不但是我的如此，便是我的父親祖父與曾祖的也如此。我能夠預知在他的靈魂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的一切事件麼？這在我雖然或者並未注意，但在我的孩子卻是關係他的運命的事。

所有一切的結束，終於由死擊來了，——他是真實的又最是不意的來客，我們無心的用了我們的衣服飲食，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心的傾向，我們的愛與憎，預備他的到來。

不，我於人生的事情毫不知道，毫不懂得。我在從順的遲鈍的恐

怖之中拈了我的鬮，連上面不可了解的刻文也不能讀。

在這晚上，聽到門外有不安的敲門聲的時候，感到這事，更比先前明瞭。我的心裏想，「這是運命帶了伊的魔法輪來了。」我不得不去，拈我的鬮。有誰知道，站在門外的人帶來給我的是喜或是憂，是愛或是憎呢？他的到來將造成我一生的轉點，還是便即流去，只留下不很可見的痕迹，我便立刻忘卻，到了死時或在死後，也不再記起呢？我起了一種迷信的思想，仿佛覺得倘若我大聲問道「誰？」便會有一個冷淡的幾乎不能聽到的聲音答道，「運命。」

我說，「進來！」在他敲門的聲音與我的答應中間，沒有一秒鐘的間隔，但在這短時間內通過我的腦的許多思想，已經揭起了黑的深淵前面的幕的一角：他們已經老了我了。我覺得那不安的敲門聲，已經在門外的那人和我的中間，牽了一條線了。

現在他開了門。再一刻，那最簡單卻又最不可了解的事將要出現了。我們起首談話。借了不同的高低強弱的聲音的幫助，他將用習慣的形式表現他的思想，我受了這聲音的顫動，翻出他們的意義，於是別人的思想便變成我的了。

阿，人生的最平常的現象，在我們看來，怎樣難解，怎樣神秘，又怎樣奇異阿！沒有懂得他們，沒有想到他們的真意義，我們將他們重疊堆起，交錯了，聯結了，展開了；我們遇見人，結婚，著書，說教，組織內閣，開戰，通商，發明，修史！我每想到一切人生的大交錯底廣大複雜暗黑與根本的偶然，我自己的生活覺得仿佛只是塵土的一小粒，消失在暴雨的中間。……

庫普林的這一篇小品，做法很特別，只因爲聽到敲門聲，便

發生許多感想，寫了一大篇文章。我譯這篇，除却介紹庫普林的思想之外，就因為要表示在現代文學裏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便是那純自然派所描寫，如左拉 (Zola) 說，也仍然是「通過了作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些特別，卻具有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收場，纔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世紀的戲曲的三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記。

齒痛

俄國 安特來夫著

在那可怕的一日，就是世界上不法的事做成功了，耶穌基督在各地方被釘在十字架上，在兩個強盜中間那一日，從清早起，耶路撒冷的商人般妥別忒患了當不住的齒痛。

這事還是前晚起的，那時右邊的牙牀微微的痛。那個牙齒正是智慧齒前面這一個，似乎比別的略長了；他用舌尖舐着時，感到一種輕微的疼痛。

但到飯後，已經完全不痛了，般妥別忒也便忘記，很舒服了。他正在那一日，做了一件有利的交易，將一匹老驢子換到一匹少壯的，

所以他非常得意，對於這不佳的先兆也不留神了。他睡得很好，也很熟，但在天明之前忽然醒來，似乎有人叫他起身，去做一件重要的業務。般妥別忒恨恨的醒過來時，他的牙齒全體作痛，公然的而且惡意的痛得極凶，同鑽刺一樣。現在更不知道只是昨日的一個牙齒呢，還是其餘的都聯合了作痛了。他的全張嘴全個頭顱，全充滿了可怕的痛，仿佛被人勒令嚼着一千多支燒紅的鈷利的鐵釘。他從土瓶裏取一點涼水，放在嘴裏，那猛烈的痛暫時輕減了。他的牙齒依然有點痛，又仿佛波浪一般搖動，但便是這感覺也比先前愉快多了。般妥別忒重行睡倒，記起他新買的驢子，心想此刻倘沒有這齒痛，真是十分幸福，漸漸的將要睡熟。但涼水已經變溫，五分鐘之內疼痛重復發作，比前回更凶了。般妥別忒在牀上坐起，左右搖擺，像一個鐘墜子。他的全面頰都發皺，聚在他大鼻子的周圍，鼻子也因為疼痛變了蒼白色，上面

攔着一粒冷汗。他這樣自己搖擺，又呻吟着，迎接太陽的第一縷光線，——這便是規定去照臨那有三個十字架的各各他，因為恐怖與悲哀變了黑暗的太陽。

般安別忒是善良溫和，厭惡不正行爲的人；但這一日他的妻醒來時，他閉着嘴，着實將伊罵了一頓，說聽他獨自受苦，叫喚掙扎，像一隻野狗。他的妻對於這不常的責備默然忍受了，因為伊知道這些話全不是從惡意出來的。伊辦了許多上好的單方，精製過的鼠糞，劇烈的蝎子的蒸汁，摩西所敲碎的法律石版的真正的碎片。敷上鼠糞之後，覺得略好了，然而不長久。塗上蝎子汁和石粉時候，也是如此，略略停止之後，那痛又復回來，更加猛烈了。在這平靜的片刻中，般安別忒想起他的驢子，又架起各樣空想，姑且安慰自己；但痛得利害時，他仍舊呻吟，對他的妻發怒，又恐嚇說，倘使痛還不止，便要一頭撞

在石上死了。他只在樓頂平臺上，從這邊角上走到那邊，怕敢到外邊那一面去，因為他的頭上包着手巾，正像女人的頭。有好幾次，小孩們跑到他身邊，用急促的聲音，對他講擊撒勒的耶穌的事。般安別忒立定，暫時聽他們的話，歪着臉，但他便即發怒頓腳，將他們趕走。他是一個和善的人，很愛小孩的，但現在因為他們用這樣小事來煩擾他，他所以生氣了。而且在街上和鄰家的屋頂上，聚集了許多人，專是很詫異的看般安別忒用手巾裹着，像一個女人模樣。——這也是十分討厭的事。他正想下樓的時候，他的妻對他說：

「看呵！他們帶強盜去處刑了，這或者可以使你散悶。」

「請你不要管我。你沒有見我正在受苦麼？」般安別忒很怒的說。

但在他的妻的話裏面，仿佛含有一種渺茫的希望：他的齒痛可以因此脫離，所以他不是很願意似的走近闌干。側着頭，閉着一隻眼，一手托

着面頰，他做出一副不高興的臉，向下面望。

這條狹街，前端直通山上，擠滿了人，在灰塵和不斷的喊聲中，向前面湧去。人羣中間，幾個犯人彎着身子，背了十字架，也向前走；他們的上面，羅馬兵的鞭子盤旋着像黑蛇一般。其中一個人，便是「他」，被着淺色的長頭髮，穿一件破碎有血迹的小衫，絆着他路上的一顆石子，便跌倒了。喊聲更響了，那羣人正像一片雜色的海波，漫過那臥倒的人的身上。般安別忒忽然覺着一陣急痛，痙攣起來。這似乎有人將一枝燒紅的針插在他牙齒裏，并且捻了一下。他呻吟道，「阿，阿，阿！」很不高興的冷冷的氣憤憤的離開了闌干。

「他們怎樣喊呵！」他很羨妒的說，心裏描出他們大張的嘴和強健的牙齒；假使他沒有痛，他也將怎樣的喊。這樣的想，使他的牙齒痛得更狠了，他不住的搖那包着的頭，又呻吟道，——
車，車！

「他們說他曾醫好過瞎子哩！」他的妻說。伊沒有離開闌干，卻拾起一顆小石子，投在耶穌所在的地方，——「他」正緩緩的走着，已用鞭子打得站起來了。

「阿，可不是麼！他也應該能醫我的齒痛罷。」般妥別忒嘲笑的回答，又恨恨的說，「他們起了這陣灰塵！正像一羣牲口！該用棒打散他們纔是！撒拉，你幫我下去。」

他的妻可是對的。這件事真個解了般妥別忒的悶，但也許是鼠糞終於奏了一點效；總而言之，他能夠設法睡着了。他醒來時，那痛差不多全去了，只有他的右顎略路浮腫，然而幾乎不很可辨了。他的妻說，這真是毫無痕迹；但般妥別忒微笑，知道他的妻是和善的人，愛說中聽的話。鄰人撒姆耳是一個鞣皮匠，也來了，般妥別忒領他去看新驢子，又喜孜孜的聽他對於自己和牲口的熱心的頌揚。

後來爲了好奇的撒拉的請，他們三人便同往各各地，看被釘十字架的人去。般妥別忒在路上對着撒姆耳又從頭再講他齒痛的事給他聽，昨日如何覺得右顎微微作痛，到夜間如何感到了劇痛忽然醒來。他又做出苦痛的臉，閉了眼睛，點着頭呻吟，表明那時的情形，白胡鬚的撒姆耳很同情的搖頭，說道：

「呀呀！這真痛呀！」

般妥別忒聽了這賞識的話，滿心喜歡，於是又從新將這故事重敘一回，提起先前的時候他怎樣脫落了第一個牙齒，那右邊的略低的便是。在這快活的談話中間，他們已到各各地。那太陽，他被規定在這可怕的日子照臨世界，此時已經沈在遠山的後面，只留着狹長的鮮紅的一帶，像一條血迹，在西方發亮。當這背景之前，幾個黑暗的十字架，約略可以望見，在中央十字架下，幾個跪着的人，蒙蒙朧朧的結

成一團白垩。

羣衆早散了。天氣也漸冷了。般安別忒略向十字架上的人望了一眼，便拉了撒姆耳的手，輕輕將他扯轉，向着他的家去了。他覺得特別喜歡說話，想對一切人們，告訴他齒痛的事。他們一同走着，般安別忒在撒姆耳同情的搖頭與感歎之間，做出苦痛的臉，搖着頭，巧妙的呻吟。從深邃的裂巖與遠遠的焦枯的平原上，暗黑的夜漸漸上來。這仿佛是想將——地下的大罪遮蓋住，不給天上看見。

外國報說·安特來夫 (Leonid N. Andrejev 1871—1919) 於九月三十日死在芬蘭了。我因此譯出這一篇，爲他作記念。他的著作據我所知道譯成中文的，有域外小說集裏的默與謾，歐美短篇小說叢刊裏的紅笑，——只可惜沒有譯全。此外重要著作，都未譯出。

我譯這篇，也還是第一次，是他短篇中最短的，但是頗有意義的一篇小說。原名便是般妥別忒 (Ben Tobit)，現在換了一個題目；文中的地名人名多是新約中所有，卻都照著舊譯本沿用了。

安特來夫四十八年的生涯，雖然不及託爾斯泰那樣悲壯與戈理奇 (Maksim Gor'ki) 那樣奇異，但也充滿了「平凡的悲劇」，可以稱得模範的「人的一生活」。他在大學時候便很窮困，從來沒有飽時，而且常常絕食。畢業後做律師，又不流行，只有人邀請他一次，然而訴訟卻輸了；以後改了業，給新聞做速記，藉此存活看。一八九七年纔作小說，得戈理奇的推重，漸漸有名。俄國革命後，逃在外國，詳細情形不得而知；——畫家烈賓 (Rjepin) 早餓死了，安特來夫的死想來也難免藏著一場悲劇。他的戲劇人的一生活

(一九〇七年作) 中灰色的人說：

——末了我們看見他是個老人，弱了病了。梯子的階級全已攀完，只有黑的深淵張著口在他蹣跚的脚前。蠟燭的火光向著地面低下去，變了青色的微光。這光低下去而且顫動，低下去而且顫動，——於是輕輕的熄了。

「這樣，人是死了。他黑暗裏來，還回到黑暗裏去了；又被吸到時間的無限的虛空裏去，更沒有一點蹤跡遺留了。……」那人從窮困得到尊榮富裕，隨後終於回到窮困，死在酒店裏，口裏叫道：

「我的捧甲冑的在那里？我的劍在那里？我的盾在那里？我沒有兵器了！救我，快，快！我詛咒——」

這一篇悲劇，宛然是安特來夫自作的輓歌，但有這一點不同：他雖然去了，他的蹤跡永遠留在世間，便是灰色的人也不能毀滅。

種種著作，——小說戲曲——便是他的武器。

安特來夫大概被人稱爲神祕派或頹廢派的作家。但仍然帶著濃厚的人道主義的色采，這是俄國的特性，與別國不同的。一九〇八年所作七個絞死的故事，是呈託爾斯泰的，書中敘五個革命黨人一個強盜一個殺人犯同時處刑的事，是一部根本的反對死刑的大著作。作者寄與美國譯者培倫式丹(H. Bernstein)的信中，有一段說：

「我的工作是在指出死刑的恐怖與不正，無論在什麼事情之下。死刑的恐怖本來很大，倘使這件事落在勇敢正直的人身上，他們唯一的罪便只在他們的過於有愛與正義，——在這時候，令人良心震動。但那繩索做成了圈子；套在愚弱的平民的頸上時，尤其可怕了。說起來似乎有點奇異，我對與威納爾於謨賽等革命黨

人的處刑，比那揚生與支伽諾克等思想情意都薄弱的無知的殺人犯的絞死，還覺得少一點悲哀與苦痛。對於不可避免的漸漸近前的死刑最後的恐怖，威納爾能夠用他的開明的思想和鐵的意志，讓賽用伊的純淨與天真來抵當他。……但在那弱的有罪的人，除了發狂與心靈的基本上的劇烈的震動以外，還有什麼可以對付呢？」

這幾句話，幾乎是陀思妥夫斯奇 (F. Dostojewski) 的口吻了。他又說：

「我們的不幸，便是大家對於別人的心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者，便因其最高上的功業，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

這正是他文學上的宗旨，也就可以代表俄國人道主義的文學者，作他們的宣言。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記。

酋長

波蘭

顯克微支著

美洲帖克薩思省 羚羊河上，有一個羚羊鎮，鎮裏的活人全向馬戲場去了。自從這鎮建立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有馬戲帶著舞女歌人和走索的到鎮，所以鎮上住民格外高興。這鎮是新鎮；十五年前不但沒有一戶人家，連四近也絕沒有白人看見。祇在河流分叉處，就是現在羚羊鎮的地址，有過一所印第安人村落，名卻跋多，是黑蛇部落的都會。鄰近日耳曼殖民地，從柏林，格倫兌瑙，哈摩尼亞移來的人，看這黑蛇部落，卻同眼中沙礫，至於容忍他們不得。原來印第安人不過單保護他們的土地，帖克薩思省政府也會用極莊嚴條約，承認保護；

但在柏林，格倫兌璫，哈摩尼亞的移民，這能算甚麼呢？他們的確從黑蛇都落取去土氣水三件物事，可是也帶了「文化」來酬謝他們；這紅人卻又用別的方法來報恩，——就是從日耳曼人頭上挖去顱骨。這樣事情，怎麼忍受？所以一天的月夜，從柏林等三處來的移民，便聚集了四百多人，又招了洛阿拉的墨西哥人做幫手，去襲那睡著的卻跋多人。

正義完全勝利。卻跋多燒成灰燼，住民不分男女老小，都砍殺了。祇有一小隊戰士，出外打獵，免了這難。至於村裏的人，早已沒一個活的了。這全是地勢的緣故，村是在灣上，春天水漲，四面多被潦水圍住。但這位置，在印第安人有害，在日耳曼人卻很有利。這地方要逃固難，卻很可以守。衆人想到如此，從柏林等三處來的移民，便立刻都遷到這裏。一眨眼間，在那卻跋多蠻村舊址上，已經建設了文明

的羚羊鎮，五年之內，鎮中住民，居然有二千人了。

第六年，他們在對岸尋到一座水銀礦，因這礦務，住民數目，又加了一倍。第七年，在死人林裏捉住了以前逃去的十二個黑蛇戰士，就依著私刑法都在市場上絞死，——從此以後，更沒有人可以妨礙羚羊鎮發達了。鎮中發行了兩種Tagblätter（日報），一種Montagsrevue（月曜評論），造了一條鐵路，同北河和聖安多尼兩處連接。龍舌街立了三個學校，其中一個是高等學校。鎮中公民，又在絞死黑蛇餘孽的市場上，設了一所同善局。每日曜日，教會裏的牧師說教，教訓人應該愛他的鄰居，尊重別人的產業，並此外一切文明社會必要的道德。有一個旅行演說家，曾朗誦過一篇論文，名曰「論各國民之權利」。

有錢的居民，提議要建立大學，省政府加點補助。公民都很繁富，水銀橘子大麥蒲陶酒的商業，獲利極厚。他們都正直，節儉，勤勞，

有秩序，而且很肥。羚羊鎮住民，已有二萬之數，外人來訪的，早已認不出這富商中間，有十五年前燒卻跋多的殘酷戰士了。他們日裏在棧房，工廠，事務所度日，晚上便到響尾蛇街的金太陽酒店。人如聽那緩慢的喉音，說 *Mahlzeit, Mahlzeit!*（飯時了，飯時了！）或慢騰騰的說，*Nun ja wissen Sie, Herr Müller, ist das aber möglich?*（你可曉得，米拉先生，這事可能麼？）和那酒盃相碰，啤酒落地，或泡沫噴發的聲音，看見那種遲緩從容的態度，肥大的俗臉，魚一般的眼睛，就要猜是在柏林或明興酒店裏，不是在卻跋多的廢墟。但在鎮裏，現在無不 *Ganz gemütlich*（十分舒服），也沒有人想起廢墟了。

這一晚，全鎮的人，都往馬戲場去：第一，因為勞作之後，消遣也極重要，而且有益；第二，因為馬戲到了，很是高興。大眾都曉得，馬戲是不到小地方的，所以這回班長領了他的一班，來到羚羊鎮，就

顯得鎮的偉大。但還有第三件，是鎮人熱心的最大的原因。戲目第二項說，——

走索，離地十五尺，音樂合奏，演者爲著名力士黑鷲卽黑蛇之會長，古王之末孫，而其部落之遺民也。第一，走索；第二，羚羊跳；第三，死之舞，死之歌。

會長周游各處，倘有最表歡迎的地方，那必是羚羊鎮了。班長在金太陽酒店對人說，十五年前往聖泰非去，路過多那陀地方，遇著一個垂死的老印第安人同一個十歲的孩子。老人受了傷，又極疲勞，不久死了；未死以前，曾聲明這孩子是黑蛇部落被殺的會長的兒子，繼承大位的嫡嗣。班長一行就留養了這孩子，後來便成了班裏的第一個技士。但班長也在金太陽酒店，纔曉得這羚羊鎮就是卻跋多舊址；有名的走索技士，卻來他祖父墳上賣藝。這個消息，很使班長高興，他

祇要辦理得法，一定能有好效果。羚羊鎮的俗物，便帶了從日耳曼運來的妻子。——他們一生還沒有見過印第安人，——往馬戲場，去看黑蛇遺民，指點說：「你們看！十五年前，我們砍了許多人，都同這漢子一樣！」他們答道 *Ach, Herr Jeli* 從亞瑪勒莘（婦人名）或小腓立支（小兒名）口裏，聽這驚歎的答詞，是極愉快的事。所以鎮中祇聽得不絕聲的都說，「會長！會長！」

一直從清早起，孩子們圍在場外，從板縫裏探望，臉上露出好奇和驚慌的顏色。年紀大一點的，被尚武精神激動，都排了隊從學校回家，連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做。

晚上八點鐘了，好一片星夜。微風從郊外吹來，帶著橘林香味，鎮內的風，卻多混著麥麴氣息。馬戲場已是一片火光，極大的松樹火把，插在正門上，煙蓬蓬的燒著。微風一陣，吹得黑煙和火燄亂捲。

戲場照在火光中間，是一座新建的木棚，圓形尖頂，上插美國的星旗。門外立著許多人，多是要不到戲票，或沒錢買票的；他們看戲班的大車，和東大門所掛的畫幕，上面畫著白人同紅人戰鬥的圖畫。有時偶然拉開幕，顯出裏面的休息酒場，千百隻玻璃杯，排在桌上。後來幕真開了，看客都進去了。空屋裏便只聽得衆人的步聲，霎時間那黑簇簇的一羣人，已經塞滿戲場，從最高的地方直到地下。場內明亮，宛如白晝，雖然沒有煤氣燈，卻用一支大燈檠來代，上有五十盞石油燈。在這燈光底下，現出許多面貌：有喝啤酒的肥臉，仰著頭，讓出地位來給下頰安放，少年齊整的婦人，兒童出驚的美麗小臉，因為好奇，大睜著兩眼，幾乎爆出頭皮外面去了。所有看客，都具那一副好奇而且自滿的相貌，凡馬戲場中所常有的。喃喃的談話聲中每夾著叫 *Frisch Wasser, frisch Wasser* (清水，清水) 的聲音；衆人都不耐煩的等候開場。

後來鈴聲一響，走出六個馬夫，穿著明晃晃的靴子，沿了從馬房到圍場的路，分作兩行站著。從這兩行中間，衝出一匹怒馬，沒有鞍，也沒有轡頭，在馬上仿佛一團流蘇飄帶，就是舞女麗那。伊同馬就合着音樂，舞蹈起來。麗那煞是美麗，龍舌街酒商的女兒瑪諦陀看了，大喫一驚，忙靠着菲羅斯——同街的一個少年雜貨商——的耳朵，低聲問他現在還愛伊麼？這時候，馬跑得極快，噴氣像汽機一般，有一班插科打諢的，跟着他跑，鳴鞭叫喚，互批巴掌。剎時間，仿佛電光一瞥，舞女不見了，場中一陣拍掌。這真是好技藝。但演技第一項，不久過去了，第二項將到了。看客口裏，傳誦會長這一個字不絕。打諢的還在那里互批巴掌，但現在沒有一個人留心他們了。一面是打諢的人，像猴子一般的動作，一面馬夫又復出來，拏了幾根木頭的高脚架，一丈多高，放在圍場兩端。樂隊停止了美國國歌奏起堂禱（Don

Juan)的哀調。馬夫將鐵絲掛在高腳架上。忽而一陣烟火，照得圍場血一般紅。在這紅光中，現出可怕的黑蛇部落最後的會長！但這是怎麼了！會長並不在那里，祇是那馬戲的班長公。他對衆鞠躬，提起聲來，說請求和善而可敬的紳士，同美麗而一樣可敬的女士，今日要格外安靖，不可拍掌，不可作聲，因為會長發怒，比平常尤為暴烈。這幾句話，發生了絕大効力，而且也是一大奇事，——這十五年前滅卻跋多的羚羊鎮公民，如今卻很感着不安。剛纔麗那在馬背跳躍時，都喜歡坐近演技場，可以格外看得仔細，現在卻又都想坐到樓上，又覺得越坐的低，便越是氣悶；這卻與物理公例大相反背了。

但會長還會記得前事麼？他從小時就養在班長那裏；那班裏大半是日耳曼人。他還不忘掉了一切麼？這很近情理。他的境遇，和十五年的馬戲經歷，到處獻技，衆人稱賞，這等事情，想必已發生影響

了。

卻跋多呵！卻跋多呵！——但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此時住在自己的地上，除卻「營業」餘暇，也不多想祖國。況且人是第一必需飲食。這道理，一切俗物，以及黑蛇的遺民，也都應該放在心裏的。

他們的思想，忽被馬房裏的一陣呼哨隔斷，他們熱心仰望的那會長，已在圍場上面了。衆中切切的私語道，「是他了！是他了！」——隨後又是沉默。烟火還是燒着，嘶嘶的叫。衆人都眼睜睜望着會長，看他到祖父墳上來演技。這印第安人，確也值得人看。他高傲有如帝王，披着一件白貂裘，——是他酋長的章服，——他的身材，又高大，又猶猛，穿了這套，宛然是一隻半馴的美洲虎。他的臉，仿佛紫銅鑄成，頭如老鵬，臉上發出一種寒光，生得一雙真正印第安眼睛，鎮靜冷淡，隱藏不測。他環視看客，似乎揀擇犧牲。他又全身武裝，頭上

飄着羽毛，腰帶間插一把斧，一把挖顱骨的刀，但手裏卻沒有弓，祇捏着一支長棒，走在索上，可以支持身體。他立在圍場中央，忽然發一聲戰叫。Herr Gott！感歎詞，因為表日耳曼人喫驚的意思，所以特用德語。（這真是黑蛇的叫聲！從前殘殺卻跋多的人，還分明記得這可怕의呼號。——可是奇怪，十五年前當着一千個這樣的戰士毫不怕懼的人，現在在一人面前，卻弄得遍體流汗。幸而班長出來，到會長跟前，說了幾句話，像是安撫他。野獸受了餌，這幾句話發生効力，不一刻，會長已在索上搖擺了。他向前進，眼看着石油燈。索向下彎曲得極利害，有時望去看不見索，會長就像挂在空中。到了索洞中間，他更往上走，他進前，退向後，又向前進，保持他的平衡。他伸開兩臂，上披外視，宛然是兩隻大翅，他失足了！跌下了！——卻不是，短促的一陣叫好，風暴般起來，忽又住了。會長的顏色卻愈顯得可怕。

他眼對着石油燈，閃出兩道凶光。戲場裏個個驚惶，卻沒一人開口。這時會長走到索的盡頭，便停止了，嘴裏立刻發出戰歌來。

真怪事！會長用日耳曼語唱歌了。但這也容易懂得。他一定是忘却黑蛇言語了。而且那時也沒有人更留心這件事。衆人單聽這歌，漸漸提高，這是一種半唱的叫聲，非常悲涼，又極獷野，多含殺伐的聲音。有這幾句話，明白聽得出：——

「時雨過了，五百戰士，每從卻跋多出赴戰爭，或行春獵。從戰歸時，帶顛骨歸，從獵歸時，帶水牛肉和皮歸。他們妻女，歡喜迎接，大家跳舞，贊美大靈。」

「卻跋多很是幸福，婦人在舍中工作，兒童長大，成爲美麗的處女，或爲勇敢無懼的戰士。戰士死在榮光戰場上，到銀山去，同先祖的鬼打獵。他們斧頭，不蘸婦人小兒的血，因爲卻跋多戰士，是高

尚的人。卻跋多很是強大，但白面人從遠方海上來，放火燒卻跋多。白色戰士，不用戰鬪來滅黑蛇，卻暗夜偷走如野狗子，埋刀於熟睡的男女小兒的胸中。」

「現在沒有卻跋多了。在這地方，白人築起石舍。被殺的民族，因滅亡的卻跋多，正在呼號，要求報復。」

酋長的聲音，變成沙聲。他立在索上，仿佛一個紅色的報仇天使，浮在衆人頭上。班長自己也顯然有點怕了。死一般的沉默，充滿馬戲場中。酋長又接續叫道：——

「全民族中，祇剩一個小兒。他弱且小，但他已誓於地靈。他要報仇，他要見白人男女小兒的屍體，他要見火與血。」

這末尾幾句，變成狂怒的吼叫。馬戲場中，似乎旋風斗起，人聲喃喃。千百疑問，起於心中，沒有解答。這狂虎，他要怎麼？他說的

甚麼話？他真要報仇麼？他一個人？——他要停留在這裏，還是逃走呢？他要自己防衛？又怎樣防衛呢？婦人嚇慌了，祇聽得他們連聲問道，*Was ist das? Was ist das?*（甚麼事？甚麼事？）

忽然一種非人間的叫聲，從酋長胸中發出。索子搖蕩得很凶，他一跳便到高脚架上，向燈檠舉起長棒。各人腦中，仿佛火光一閃，同時飛出一個可怕的念頭：他要揮起燈檠，把着火的石油，滿潑在馬戲場裏。看客心裏，剛要發喊，——但他們所見的是甚麼？圍場中有人叫道，「且住且住！」酋長去了！他跳下了麼？他竟沒有將戲場放火，從入口走了！他現在在那里呢？看呵，他正來了！他第二次進場來，喘息，困倦，還是可怕。他手裏是一張錫盤，他拏盤向客，懇求說，*Was gefällig für den letzten der Schwarzen Schlangen?*（你們有甚麼賞賜黑蛇遺

民呢？）

看客心中，纔把一塊石頭放下。你看這都是戲單上有的，全是班長的計策。一元的和半元的金圓，雨一般擲下來。他們在卻跋多遺址羚羊鎮上，豈能對黑蛇遺民說個「不」呢？人都是有良心的。

演技之後，酋長便到金太陽酒店，喝啤酒，喫包子。他的境遇，確已發生影響了。他在那羚羊鎮很得人望，在女界裏尤甚，——後來關於他，甚而至於有蜚語在外面流傳了。

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在他本國，以革命首領著名，在世界上卻更以小說家著名；世人單佩服他歷史小說，識者卻更佩服他短篇。美國斐勒普斯 (Phelps) 教授說，古今歷史小說，能得訶美羅斯 (Homeros) 精神者，唯彼所作火與劍等三部及俄國戈果理 (Gogolj) 作達拉斯·蒲勒巴 (Taras Bulba)。丹麥勃蘭兌

思 (Brandes) 博士著波蘭十九世紀文學論說他短篇最好：——

「顯克微支系出高門，天才美富，文情菲惻，而深藏諷刺。所著炭畫記一農婦欲救夫於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爲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又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諸篇，亦極佳勝。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甚能動人。晚近模擬大仲馬 (Dumas Pere) 作歷史小說，疊出不已，因得盛名，且獲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不取也。」

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和言情，無不美妙，寫民間憂患這幾篇尤好。事多慘苦，然文章極奇詭，能用輕妙談諧的筆，寫他出來，所謂笑中有淚，正同戈果理一般。炭畫就是他的代表著作。他又最恨日耳曼人，譏刺攻擊，無所不至，酋長便是其一；得勝的巴耳台克，家庭教師日記等，也是這一類。

顯克微支世界著名的傑作，是一部歷史小說何往 (Quo Vadis)。
講羅馬納羅 (Nero) 王時事。他的短篇，經我譯成漢文的，有炭畫
單行本，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在域外小說集中。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日記。

誘惑

波蘭

什朗斯奇著

那汕夫斯加伯爵夫人的最小的兒子已經決定就「聖職」了。他從幼小時候，就很喜歡祈禱，向來很是沉靜從順，而上顯出一種誠實虔敬的表情。他在一個疏遠的中表兄弟——是個主教——監督之下，在羅馬受教育，剛纔二十歲的時候，就在大學裏優等卒了業。因為還沒有到可以受聖職的年紀，所以他在離家許多年之後，初次回到故鄉，住在他母親的家裏。

他住在莊院中角上的一間屋裏，又冷又潮濕，正同僧房一樣。他睡在地板上，不斷的齋戒，讀臘丁文的書，夜裏有時還要鞭打自己，

在破舊的法衣底下穿著一件毛衫。他是說不盡的和善，饒恕人的各種損害，而且過度的謙遜。

他坐下的時候，只坐在椅子角上，仿佛怕急忙起立時，法衣會妨礙他，使他像神甫一樣舉動。他跼着足趾走路，似乎有神秘的脚跟保護著他，使他不沾地上的灰塵。他逃避社會，看見一個村裏的少女，便喃喃的祈禱。

每日清早，他便離家，往田間去。他覺得在那里更能密切的同他的創造主接觸，更能明瞭的遇見法悅的幻景。他循了踏成的泥路，通過許多大麥田，到得高地，在松林影裏，藏著一座半頹敗的小寺。

一日早晨，他平常一樣的出去。山林物色還埋在夜霧中間，但一縷紫色的曙光，已經展開在地平線上。多鬚的大麥，在他膝前掃過，撒下大粒的露水，但小路還未潤濕，因為被垂下的飽滿的穗子遮住。

了。那些稻在晨光中微微的照著，宛如一片波浪，沿著山坡上去；在這地方，瀰漫的稻田的分界線，映著樹林，分明可見。土的氣息和成熟的稻的氣息，充滿在微風中，令人引起健康力氣與少年的感覺。大樹的頂，幾乎撐破了藍色的大空，從這陰暗的枝葉叢中，發出濃郁的潮濕的樹林的氣息。大學生緩緩的懶懶的走著，將手掠著大麥的頂。叫天子和冠雀在他腳邊飛起，又像石子一般的落在密生的大麥叢裏。

現在曙光已經將薔薇色的光，染了地平線了，他的出來正如電光的暴發，將懶懶的躺在樹林上的雲的裂縫與曲折，都照得通明了。生在山上的幾百株紅松，從夜色中突然鑽出，又高又大，他們的枝幹靠著藍色的透明的背景，儼然的立著，仿佛是伸出他們臂膊，向著那近前來的太陽。

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個寒噤。一剎那中，一陣風——破曉的先聲——吹動松樹的枝，對着樹和艸和稻，通告太陽的到來。

仿佛地正顫動著，正如伊的心臟一般的跳將起來了。那時風又展開他翅子，飛翔到香氣的樹幹上，柳條和遠處的稻上。接連著是死一般的沉寂的，長久而且愉快的一剎那，其次便是清晨的神秘的那一剎那，——在這時候，一切生活的植物，在他的各部分，各各發大光明，如在火焰的中間。

學生走著，面向著東方。祈禱的文句，從心中湧到脣邊，正如春天到來，樹汁上升到松樹的外皮裏去似的。他走到小寺，開了滿攢著鐵釘的灰色板門，伏在鄉裏人所畫的粗笨的基督像前，面帖着地，兩手向前伸著。

他覺得他的靈魂似乎已從地上飛去，直到神的座前了。這一刻中，

他眼上的翳障脫落了，他正注視着永久的面了。

忽然聽到像粗重的聲音，唱著一枝鄉裏的俗歌：

「那時候，我最喜歡你，翰加，

那時候你曬在田裏，想曬白了自己，

在那田裏，像是一隻小鵝兒。」

一個女人的聲音作答，遠遠地走來：

「我並不是曬自己，我是曬一件布衫，

但是你，凱式加，道我抹了粉。」

學生從地上起來，站在小寺的門口。他看見一個壯健的農家少年，穿了小衫，赤著脚，頭戴艸帽，背著許多檜樹的柴，同馱馬一樣。他正在揀拾樹根，將灌木連土塊一併掘起，在樹枝裏潤濕他的兩手。一個女人沿了這條路走來，背上抗著一細雜艸。伊的裙裾都折起，挾在

帶裏，伊的寬闊的肩膊被重擔壓着，俯屈向前，只仰了裹着紅巾的頭，向那少年正在工作的山上望着。伊走到十字路口時候，他將伊叫住，曳下腰帶裏的裙裾，替伊將擔子放在地上。伊笑着，用兩手將他推開了。

學生用手遮了他的眼，但立刻便又放下，這時候又聽到他們兩人在路上所唱的清新的歌聲了。這是很奇異的音樂。這樹林像是調和的絃索，合着兩人的歌聲，全都顫動起來了。

「花園裏有一株櫻桃樹，

果園裏是有兩株；

我愛你，翰奴斯，從你還小的時候，

除了你再沒有別的人。」

他們從稻田中間，走到低地來，那稻正同他們的頭一樣高，相對

的垂著。兩個人的頭，映著黑的大麥，明明白白顯出。那太陽的巨大銅盾，已經從山脊上漸漸上升了。他們這樣的走了多時，沒有被兩旁的稻完全遮住。

從他的合著的眼臉底下，流出眼淚，他抖抖的緊握了兩手。他所未經知道的言語，所謂愛的希望與欲求的言語，不自覺的湧到他口邊來了。

他在幻景中，看見潤濕的眼，和女子的長的編髮，在一個海邊的洞窟裏，忽隱忽現。一種未知的力，說不出的甜美，不能驅逐又不能降伏的力，在他的心中覺醒，帶他遠遠的到空間去了。他的靈魂捨去了他的鐐銜，自由的衝決出去，正如小馬開始了狂奔一般。……

黃昏

波蘭

什朗斯奇著

太陽溜到光輝的銅色的薄霧中去了，這霧便染成了奇異的斑紋，仿佛透明的塵土一般，籠罩着遠方的地面。太陽落下，到那開拓地邊界被留下的幾株濃密的赤松，與放在山邊腐爛着的黑色樹株的後面去了。他的光線仍舊照着艸舍的角，將他鍍金，又染作紅色了，這光線又穿過灰色雲的層疊，閃閃的射在水上。

前日的一陣風雨，將池塘般的平野與新開墾的山地，都浸在水裏了。在已經收穫的稻田的泥溝與秋耕的新田裏，積水變成赤色，虹光的水面看去仿佛是鎔化的玻璃，迷魂眩目的紫色的影，落在灰色的坍

倒的土壤上；沙山都轉爲黃色，生在兩岸的野艸與田邊邊的灌木，也都借到一種異常的暫時的色彩。

在一個深谷裏，被疏朗朗不多樹木的小山圍住，一條小溪，東西南三面的流著，又汎濫過去，造成許多灣與沙灘，池塘與河。溪邊生著纏絡的水艸，細長的蘆葦，香蒲，柳樹的叢林。靜止的赤色的水，在大的荷葉與粗的水艸底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一羣野鴨，伸長頸子，在上面飛過，他的肅肅的翼聲，打破了當時的沉寂。此外一切都是寂靜。便是那玻璃般綠的蜻蜓，從前不住的在蘆葦周圍，撐開薄紗的翅子飛翔的，此刻也不見了。只有不倦的水蠅，還留在池塘水面上，伸著高蹻一般的脚。……那里卻有兩個人，正在工作。

這沼地是屬於莊院裏的。從前那個少年地主，帶了他的小狗，

在這中間徘徊，獵取野鴨與翠鳥，——這些鳥類在他未將樹木砍去之前，本來很多的。他將他的一半田地荒廢了，以後不久花盡了他的產業，不能存活了，只好走到首都華騷去，現今擺了一個攤，賣蘇打水度日。

精明的新地主來了。他出去檢查田地，手裏捏著一枝行杖，時常立在沼地中間，摩擦他的鼻子。他伸手在池塘裏摸索，掘了孔，用尺量了，向空中鯁氣，——到後來他發明了一件奇事。他命令管家僱了工人來掘爛泥，用獨輪車運到田裏，一直開掘下去，等到這窪很大了，可以造一個池。他預定要築一座堰，又揀略低的地方，造第二個池，這樣下去一總要造十三個；於是掘濠溝，將水放了，築起許多水門，便在池裏養起魚來。

華來克·葛巴拉是一個短工，自己沒有一點田地，只在鄰村勞動。

賺點工錢度日，他便被僱了搬運泥土。他先前是舊地主的馬夫，但新主人來了，他也留不住了。第一層，新地主與新管家將工錢及食料減少了；第二層，他們又查到被竊的一切東西了。在舊地主的時代，每個馬夫只用半斗雀麥喂馬，餘下的都在晚間掣到柏林酒店去換烟艸或一滴的燒酒。但新管家到來的時候，這件生意就完了；他又很正當的將這罪統歸到華來克身上，打了他幾個巴掌，將他趕出了。

自此以後，華來克和他的妻子只靠在村裏每日掙錢過活，因為他不能尋得地方，而且他也難望尋到，那個管家已經將他的信用完全取消了。在收穫的時候，他們還可以在各處從農家賺到幾文錢，但冬天與春初，他們餓的十分利害，不可言狀。男的是長身粗骨，鐵一般筋肉，瘦到同木板一樣，淡灰臉色，圓曲的肩背，餓得完全衰弱了。女的正同平常女人一般，靠了伊的鄰人，能夠自己支持，伊賣香菌蛇莓

艸莓給莊院裏，或賣給猶太人，——總之伊可以賺到一塊白麵包喫了。但沒有飽飯喫，伊在打稻這件工作上，終不是男人的對手。當管家發出命令叫人掘地的時候，他們兩人的眼睛都發光了。管家親自答應，掘兩立方碼（約合中國五十二立方尺）可以得三十個戈貝（約合銀一角五分）。

華來克使他的妻每日從早到晚的掘地。伊掘了，裝滿獨輪車，他便推著過了沿上所架的跳板，運到田裏。他們有兩輪大而且深的獨輪車，在華來克還未將空的推回之先，第二車已經滿了；於是他將帶套在肩上，推了車上山坡去。鐵輪吱吱的很利害的叫。獨輪車在跳板上斜著行走的時候，那流質的黑而且臭的黏泥，夾雜著池塘裏的水草，漫溢出來，流到他裸露的膝頭；這爛泥蓋滿了他的頸項與肩背，將他的小衫染出許多黑色惡臭的花條。他的兩臂在肘關節上都作痛了，兩

腳因為長久踏在爛泥裏，也疼痛而且木強了，但——做了一天苦工，他們掘了四立方碼：他知道，他有了六十個戈貝，在他的腰包裏了。

他們很有希望，因為挨到秋末，他們賺到三十盧布了。他們付過租錢，買一桶鹹菜，五斗馬鈴薯，一件衣服，幾雙靴，幾條圍巾與女人的土布衣服，做小衫的布。這樣，他們可以支持到春天，到那時他們能夠往別人家裏去打稻織布，再賺錢了。

管家忽然想到，兩立方碼給三十戈貝，價太貴了。他知道，決沒有人願意從早到晚在泥塘裏走，倘不是真因為快要受餓了；若是這樣的人，便無論怎樣也情願做，不再遲疑了。他便說，「二十個戈貝已給夠了。倘不肯，——那麼，去罷。」

在這時候，沒有什麼錢可賺，莊院裏已經有了許多人手，儘夠打稻和管機器了；——要隨意挑選，在此刻是不行的了。這命令發表之

後，華來克走到酒店去，喝了一個爛醉。第二天，他將他的妻打了一頓，拖伊出去，替他作工。

自此以後，他們每日從清早起手，一直到夜，不住的工作，掘成了六立方碼。

現在卻是昏夜真從遠方漸漸近來了。遠的淺藍色的樹林，漸變暗黑，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了。水上的光也消滅了。朝北立著的紅松的巨影，沿著新開拓地，落在山頂上。只有樹榦與石塊，處處還現出紅色，小的散逸的光線反射在上面，又落在半黑暗裏的荒涼景物的中間，這光屈折了，略略顫動，便接續的消失了。樹同灌木，都失了他們的凸面與光澤，他們自然的色彩與灰色的空閒相混，看去只像是平面的完全黑色的東西，帶著奇異的輪廓。

濃霧已在低地聚集，使作工的人全身冷透了。黑暗也如不可見的

波浪一般，匍匐而來，沿著山脚，將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洞與巖石的一切荒涼的顏色，都收到他的裏面去了。

當霧的波浪會合的時候，別有一路霧氣，——白而且透明，幾乎不能看見，——從泥塘裏一縷縷起來，環繞著灌木，滾成圓球，抖抖的在水面上旋轉。濕冷的風趕這霧往山谷底走去，一直等到完全攤平了，像畫布上的一個面貌。

「霧露來了」，華爾珂伐（華來克的女性詞）喃喃的說。這正是黃昏時候，一切物象都顯然的漸漸化為塵土與虛無，灰色的空虛充滿了地面，注視著人，迫壓人心，引起無端的悲感。華爾珂伐突然感到恐怖，伊的毛髮直豎起來，全身打一個寒噤。這霧像一個活物，向伊偷偷走來；他從後面來到，又退去了，伏着等候，又更加凶猛的追上前來。伊的兩手，因為濕冷，已經黏而且滑，冷氣滲透皮膚，散了骨

裏，伊的咽喉與胸口都作癢了。這時候伊忽然記起伊的孩子，——從中午以後，伊還沒有見他。那時他正睡着，——鎖在一間十分冷靜的房裏，——睡在菩提樹的搖籃裏，用赤楊的細條挂在梁上。他現在怕正在叫喊，——噎了，——哭着呢？母親聽到那叫聲，悲痛可憐，宛然是荒野中孤鳥的叫。這聲音長在伊耳邊響，特別戟刺伊的神經，撕碎了伊的心了。伊整天沒有想到他，因為伊的苦工將伊的思想打散了。實在將伊的思想力都完全滅絕了，但現在因為那黃昏時候所引起的現象，伊又將思想集中，把伊的全心連繫在那人類的一個小小的分子的身上去了。

華來克將獨輪車推到的時候，伊便小心的問道，「華來克，我可以回艸舍去，把那馬鈴薯刨完麼？」

華來克不答應，仿佛沒有聽到模樣。他擎起獨輪車，逕自去了。

他回來的時候，女人又求告說，「華來克，我可以去麼？」

他輕忽的答道，「什麼！」

伊知道他的發怒是怎樣的，知道他能夠抓着人的脅下，撮起整把的皮膚，又將他搖了兩三次，便像石塊一般的摔在蘆葦的中間。伊知道他能扯去伊頭上的手巾，將頭髮纏在手上，惡狠狠的拖伊在路上走，或者一時發怔，他會趕快的從泥塘裏拔起鐵鏟，當頭劈來，也不管劈着沒有。

然而忍不住的憂慮，興奮起來，幾乎到了苦痛的程度，也就超過了對於刑罰的恐懼了。伊幾次想到逃走，這只要逃下山谷，跳過小河，以後一直穿過稻田樹林走去便好了。伊屈著身子，裝滿土車時，伊的心早已在逃了，像貂鼠一樣奔跳，赤著腳在滿生著荆棘與木莓的田裏走，也幾乎不覺得痛。那尖利的土塊，不但刺了伊的腳，又刺到伊的

心了。伊將跑到艸舍前面，用木的鑰匙開了栓；屋裏的熱氣與密閉的空氣，撲着伊的臉；伊就去抱住那搖籃。……華來克回到艸舍的時候，他會殺伊，將伊打死，——但這又算什麼呢？後來總是……

但華來克從霧裏出現的時候，伊又從新怕起他的拳頭來了。伊又很謙卑的求懇他，雖然明知他決不放伊去的。伊說，「或者孩子已經死在那里了。」

他並不回答，只從肩上摔下了獨輪車的帶，走近他的妻的面前，將頭略略一動，指點那木樁給伊看：他們今天應該掘到什麼地方。他於是拿起鐵鏟，趕快將爛泥裝進車去。他毫無思慮的很快的作工，儘他呼吸的限量，盡力的快掘。他裝滿一車，便推着飛跑；臨走時對伊說，「你也推你的，你這懶畜生！……」

伊受了他這對於孩子的讓步，這惡狠狠的好意，這冷酷的言動，

仿佛是一種愛撫。因為倘若他們兩人同去搬運，這工作或者可以趕早完功了。伊急忙模仿他的舉動，像是一個猴子，鏟起爛泥有先前四倍的快；伊此刻作工，已經不是靠著伊的筋力，只靠着神經力了。伊的胸口格格的響了，眼前現出種種眩目的彩色，伊覺得將要昏暈了，大的熱淚，——沒人理會的苦痛的淚，從伊眼裏流出，落在冰冷惡臭的穢土上。伊每回將鏟掘下地去，便仰起頭來，看那木樁還有多少遠。車已裝滿，伊立刻套上索子，跟着男人全力的飛跑。

霧氣升得很高了，他漫過蘆葦，罩在赤楊的頂上，造成一座不動的牆。樹木在霧裏朦朧現出，看去只是許多無定的色彩的塊與非常鉅大卻不整齊的形，排列在深谷裏，宛然是奇異可怕的怪物似的。

他們的頭向前俯著，他們的手一樣的動作，他們的身子彎著，幾乎到地面。……

獨輪車的輪軋軋的叫喊。霧的波浪，像注在水裏的牛乳一般，在漸漸暗黑的山中，動盪不歇。

長庚星低低的出在天上，抖抖的將他的微光射到黑暗上面。

什朗斯奇 (Stefan Zeromski) 是波蘭現代的小說家，他的事情，我不很知道。訶勒溫斯奇 (J. Holewinski) 著的波蘭文學史略第五章，將他歸在印象的主觀主義派下。「什朗斯奇是個偉大的才人，他能吸收傳奇的英雄主義與實驗派的信仰，併在一處。他的著作裏，寄託著他一代的一切苦痛的聲音。在他的銳敏的感情上看來，惡是世界的實體，魔是勝利者，義務的本能是英雄主義。」良昏裏的華來克夫婦的英雄的行爲，約略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一斑了。

誘惑這一篇的意思，問法國摩波商的月夜（見域外小說集卷二）大略相似。但摩波商是唯物論者，他所承認的愛的力，自然也只是物質的一面。誘惑的作者是理想主義的文學家，所以他的愛的讚美，是真誠的，也是健全的，這是很本上的不同了。

這兩篇小說是從英國培納克（H. Banecke）的波蘭小說集卷一譯出的。黃昏第十三節的末句，原作「掘成了四立方碼」，但我看上下的語氣，似乎有點不妥，所以選把他改寫作「六立方碼」了。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揚奴拉媪復仇的故事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斯著

你看見的老使女，從對岸的村莊到這家裏，已經多年了。伊生平大約是經過了許多患難。試看伊的明晃晃的大眼，仿佛兩朵枯了的紫花地丁，眉毛漆黑，正像水蛭，嚴整果決的嘴，青白臉色，便是映着火光，也不能紅。頭上被了一塊毛巾，繫着一條黃色圍裙，宛然是個女巫。伊切肉的時候，臉上顯出一種酷厲的神情，你就容易猜疑伊是在那里合毒藥。

在伊旁邊切香櫟的女孩子，卻是絕不相同了。伊是伊父親的愛女，因為伊父親說是像他的緣故。伊有伊父親的灰色眼睛和圓下頷，但伊

父親卻沒有伊的美。伊父親捲起袖子，他的愛女拿水給他洗手的時候，銀盆上就不見有那樣雪白的臂膊。人家說，伊得了伊母親的美。這樣清淨的美，這纔真是少女容貌上的裝飾。伊很喜歡老嫗揚奴拉，別個孩子正去遊戲或唱歌，伊便跑到廚房裏面，幫助揚奴拉，揚奴拉也聽伊去做；後來給主人曉得了，知道他女兒又做了香櫛糕，也極歡喜。

現在他們擱上罐子，晚飯恰恰沸了。老嫗坐在墊子上，拏起絡絲竿，女孩子坐在伊旁邊。老嫗正有話說，且待我們聽着。

這不是第一回第二回了，你總逼我講我的故事。你祇是一個小姑娘，我何苦叫你傷心呢？你卻一定要我說。現在我說給你聽，但是不要對別人說；要不然，我的詛咒，會消盡了你。除了你父母，此外沒

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我的村，離這里有好幾里遠近。唉，可憐的家，我出來以後，就不再見了。我們的草舍不在村內，是在村外一個森林裏。牧場是在山頂，尼古拉叔在那里牧一羣山羊。就是他給了我一份嫁資，又給我尋了一個丈夫。我早是孤兒了，他留養着我，隨後便配了我那喬治。我的嫁資是我們住的一所草舍，一片用地，老人的一半東西。老人就和我們一起住。上帝的意思，不使我們有一個孩子，然而我們別的幸福都已齊全。唉，上帝知道他的施爲，願他仍舊祝福我們。

一日傍晚，老人去看羊圈，——這正是春天，同此刻一樣，——去看喬治關好了羊沒有，因為暴雨要來了。我獨自留在家裏，也不是第一次了；我預備了晚飯，坐着紡絲，就像現在的樣子。老人纔出門，立刻起了暴風，雷電齊下，我畫了十字，急忙收拾過爐火。一句話也

不及說，大雨便直沖下來。不一會，便有人闖進草舍，可恨是兩匪在耳其人！我一眼瞥見，就幾乎發狂。他們見我單身在這地方，那地那種凶笑，真比他們的相貌和兵器還都可怕。我當初止道他們不過避避雨，兩住自會去的，可是這並非他們的目的。不知道他們是臨時起意，還是豫先定計的呢，止有上帝明白罷了。他們第一着就是關門。我一見便想站起，然而我可昏沈了，手裏捏着紡竿，動彈不得，我也說不出一句話。我卻很強健，所以昏迷也就醒了。一到清醒過來，便覺得他們正要拉我出去。他們像是怕人進來，妨害了他們的計畫，所以想拉我到一個偏僻區處。那時雨已住了。我仿佛記得的第一件事，是一個人抱住我，一個人去開門。他們開了門，正拉我直向門口，我忽然聽得一響鎗聲。隨後便是那悲慘的叫聲道：「揚奴拉！揚奴拉！」丈夫叫我的這悲慘的叫聲，我永遠不能忘卻。他必是跑下山來，一直走到

草舍，沒有遇着老人。——他從此沒有開口。

現在我更清醒了，纔覺得遇着的可怕的事，正像青天一個霹靂。你可莫猜我哭叫了一聲。我的心變了凶硬，已從女人變了男人。我忽然變強了，轉過身去。我胸中仿佛有火燒着，覺得可以擺脫他們，扭住了，扼死他們。那時我真擺脫了，自去投在我可憐的丈夫身上。我看他仿佛還有點顫動。我暫時竟忘卻了旁邊的兩個畜生；我的心化軟了，彎身撫他的臉，又親他的吻，問他傷在那裏？——這一刻中，我有一千多件事要做，卻一件也不及做！一個人抱住腰，一個人捉我的手，咒罵恐嚇着拉我徑向大門。我想出聲叫喊，指望有人聽了來救，我可又怕老人便在近傍，他一進來，定被他們殺死。這荒僻地方，又沒有別的鄰舍。而且我又怕他們或者會勒住我的嘴。所以我看止有用計這一法了。

我使問道，「這樣風暴的時候，你們要拉我到那里去呢？等一會罷，等到天氣晴了，你們再可隨意。我的丈夫受了一粒彈子，倒在這里，你們還怕誰呢？」

他們聽說，把我拉到裏面，便拏我做好的晚餐來喫，正像兩隻狼。我任他們在那里喫。獨自拏了燈火，走到門口，再看一看喬治。他現在已經安靜了，胸前都是血汗；他死了。我正看着他，那兩個狗子卻又出來，拉我進去；他們怕我逃了。

這時候我的心裏，止有兩件事逼住我：第一，怎樣能救老人；第二，怎樣能殺了我丈夫的仇人。

這兩個土耳其人，是外來人，不認識我們。想必路過村裏，迷了路，又遇着風雨，纔逃進我們的草舍。鄰近地方，沒有這樣惡鬼。我們村裏的土耳其人，至多也不過時時偷隻山羊罷了。

我關上門。裝作鎮靜模樣，教他們看了放心。他們果然信了，放心喫他們的飯。我倒酒給他們，——我們的酒瓶，是從來沒有空過的，——可是預先屜上些火酒，纔給他們喝。我想這酒須在老人沒有回家之前，奏效纔好，此外別無方法。我的心跳得利害，怕他們還沒有醉，老人卻回來敲門了。可是他們也就醉了，一個向前倒，一個仰後，張眼望着天花板，喃喃的胡說。我拏起一柄劈柴斧，一個砍在腦後，一個正劈着咽喉。我毫不發抖。我從從容容的做這事，仿佛本來是個居戶。我的心便像石頭。我立着眼看他們，覺得愉快便同皇后一樣，忘記了是個不幸的寡婦。這時候，尼古拉叔正到門口，背着一隻水漉漉的叉袋。他立着不動，像在那里做夢。我回過來見了他，便立刻又變成女人，放聲哭了。我告訴他這件事，他幾乎發狂。他說，「你幹的甚麼事？我們該快走，不然都完了。」我說，「我們到那里去呢？我們

怎能捨了喬治走呢？」我們出去，把他抬進門。唉，他那苦笑，我怎能夠忘了呢？自從我投在他身邊看他活着沒有的那時候，這笑容便永遠在他面上，沒有消滅。

那一夜可怕的事情，我不能細細的說出。我們決計停留，不要逃往別的地方。我們走到田的盡邊，生着一株大無花果的所在，天色烏黑，同墨水一樣，又微倖沒有月亮。幾個時辰，老人掘地，我舂去泥土，試想那時我們的害怕呵！便是落一片樹葉，聽了也驚顫。等到坑深齊了腰，我們便回舍，將屍體和兵器一切，都抬了出來。再有半個時辰，那兩個屠了的畜類，都已埋了，又用樹枝遮蓋了新掘的地面。

現在止有我丈夫的死屍，留在屋裏了。我們洗淨他胸口，將血衣放在火裏，燒個乾淨，隨後將他擺出，穿上葬衣，預備安葬。

我們把血迹打掃乾淨，——老人洗門口的石上，我洗屋內地板，

天已明了。太陽照在雨後的山上，世界重復現出笑容的時候，我們方纔坐下，經過了這一番慘事，疲倦戰抖悲傷，卻已極其清醒。

此外也不必多說了；主人也怕便要進來。——當時沒一個不相信，我的丈夫被雷擊着，死了；這是我們的話。一到下午，把他葬了。我回家之後，到了晚上，不能住在舍裏。我們看見他的鬼，在我周圍，我想離開了他們。老人也怕我，他肩了兩隻鞍囊，一同出門，他認識主人，便領我到了這裏。他卻自回去，他是不怕鬼的；他住在村裏，一直到了前年，纔故去了。我沒有再到那里，以後也永不再去，我將來也就死在你這里了。——好孩子，不要哭，不要怕。我錯了，我嚇了你，是個惡女人。……

這篇可怕的故事講完之後，天已晚了。孩子聽了，怕得落淚，伏

的心幾乎要不跳了。何以用這樣故事，來苦這可憐的孩子呢？天真年少的人，定須教他們曉得祖母們住過的地獄的事情麼？這有什麼好處呢？至多也不過教他們比較前後的事，覺得喜歡，喜得這樣事情，現在已經不會出現，土耳其人在別處雖然仍可胡行，在我們家鄉裏，不能再做這樣惡事了。

諷夫達利阿諦斯 (Argyris Ephthalmotis) 的事跡，我全不知道，但從他的著作裏，看出他是醫師，曾在別國留學。他的小說集的英譯本，是一八九七年出版，譯者勞斯 (W. H. D. Rouse) 說揚奴拉這一篇在希臘尚未刊行，係從著者的原稿譯出，因此又知道他在十九世紀末還是生存罷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記。

揚尼思老爹和他的驢子的故事

希臘 諷夫達利阿譯斯著

揚尼思老爹若有故事流傳世間，那是全靠他的驢子。那個驢子，人家叫他阿灰，我們也就叫他阿灰，——自從脊梁上曉得架鞍以後，盡心替他做活。他雖然苦工終身，卻有運氣，又是個有德性的驢子。有一年，揚尼思老爹把他絆在井頭抽水機的旁邊六個月，那時阿灰最能顯出他的德性；這六個月火熱的夏天日子，連獅子也快要垂頭喪氣，但阿灰在輓下，他的氣力和聲音，卻一毫都不失，遇著主人放他到田裏，吸點空氣，喫點嫩草的時候，——他的食量也一毫不減。

揚尼思老爹失掉了他的園地之後，除了阿灰更無別物了。阿灰是他的朋友，他的財產，他的依靠。他同阿灰工作，同阿灰談天。上山下山的往來村裏，也和阿灰同行。凡是一切貨物，果子，柴草，沒有一件不先經過阿灰這個背脊，然後纔到揚尼思老爹的鄰村。

揚尼思老爹和阿灰像是一個人，分不開的。他們同喫，同走，同睡。村的盡頭，揚尼思老爹獨自住在草舍裏，阿灰住在空地裏。每日清早，揚尼思老爹走出門外，第一句招呼，就對阿灰說。阿灰回過頭來，向他主人，豎起耳朵，顯出親愛喜歡的樣子，眼光閃閃很狡猾的看他，這雙烏黑的眼睛，凡是少年女子，怕沒有不羨慕的。

但有時工作，倘若天氣太熱，擔負太重，或者阿灰正不高興，又或惱了，上坡便不及平時的起勁。揚尼思老爹也就動氣，破口罵他，這種罵法，再沒有人肯承受的，阿灰卻肯忍耐，不以爲忤：因爲他曉

得揚尼思老爹有一枝鞭，雖是他非到說話不靈的時候，不輕易用這鞭。這驢子比一般人還聰明，他們是決不肯依你，無論這事如何合理，除非他們看見你的力量，覺得這力量在他背脊上，或在別處。

阿灰是個豪勇的驢子，揚尼思老爹是賢明的主人。正爲這緣故，所以阿灰活了幾十年，幫助他主人，真是從來的驢子界裏沒有見過。

但是世間凡事都有個終局，所以揚尼思老爹和阿灰分不開的交誼的終局也來了。

一日日中，八月天氣，他們兩個正上山，馱了一擔葡萄。這正是釀酒的時令，他們沒有時光可以空過，一球球的葡萄，臥在葡萄場地上，已經剪好，祇待運去壓榨，做成糖汁蜜漿，再變成酒。這次搬運，是第三回了。以後還得再搬三回，所以不能途中休息，也沒有工夫飲食。揚尼思老爹現在已是老人，阿灰可更老了，他不比從前這般壯健

活潑了。

揚尼思老爹沙聲對他說，「快！你這流氓，快走！我們還要運三擔，到晚上，你有西瓜皮喫。嘻！你這畜生，我們快上去。」

阿灰竭力想跑，他的腿可是發抖了，耳朵挂下，祇是喘氣。呼的喘了一口氣，忽然停住不動，膝頭一軟，倒了下去，他的白肚皮朝着太陽，四脚向空，葡萄籃墊在他背下。

揚尼思老爹忙趕上前，阿灰從來沒有出過這種事。他去解擔子的索，這索緊緊的縛在肚帶上，逼住了阿灰的呼吸。他用刀割斷索子，使盡氣力，移開了葡萄擔，於是捏住轡頭，想扯阿灰起來。

「老兒，起來！我們還要趕三趟路程哩！起來，今天晚上給你大麥阿！你配喫這好食物了。阿灰你起來呵！」但阿灰卻起來不得。

揚尼思老爹彎腰下去，拍他的背脊，頸項鼻子，於是又拉。可是

無效，阿灰不起來。

揚尼思老爹慌了，心裏想敢是阿灰有什麼短長，莫不是——他這一慌，便立刻使他坐倒，靠著休息了一會，等到氣力回復，再去石阿灰的眼睛，看他是否呼吸，——看他的阿灰可還活著。

他坐着喘氣，受了這次憂愁，解索鬆擔拉轡頭的辛苦，太陽極猛的熱氣，落在頭上，幾乎起泡，他困倦極了，動彈不得。

他坐下，卻再起不來了。他剛走到半山，一塊巖石的旁邊，四面沒有一個人看見他，拿一點水來救他。

忽然，他又想到他的阿灰，想爬到阿灰側身躺着的地方，去勸誘他，叫他起來：騎在他背上，回到小舍，他們可以休息，與葡萄自己做主。

然而揚尼思老爹竟立不起來。他愈想起立，卻愈是衰弱下去，愈

是昏沉下去；到了現在，他已經別無思想，祇想伸手放在阿灰身上，教他知道他也在近旁，也困倦了，大家睡着，且待氣力復原時回去。

老人聚集了他餘賸的氣力，伸出他的手。

這手沈沈的落在阿灰沒有生氣的頸上，手這樣落下，也就這樣的放着。那老人也不動不說，毫無知覺的臥着。現在他的心裏，更沒有一絲光線，就是蚊蟲馬蟻也再不能苦他了。祇有太陽射在他身上，照他長眠，在阿灰的近旁，——他豪勇的阿灰帶轡而死，正同死在戰場上一樣。

次日，你到這地方，更不見有什麼，祇有幾顆葡萄散在地上。那老人，揚尼思老爹，已經葬在山上聖瑪利那禮拜堂內，可憐的阿灰已被人投在峭壁下面。

阿灰雖然工作了一世，竟沒有埋葬。但鳥類可憐他，收拾清楚他

的白骨，太陽來曬他溫暖，雨來洗他乾淨，一直到連這些也不見了，
世間更有沒阿灰的蹤跡留存，除卻這一段故事。

愛情與小狗

匈牙利

育珂摩耳著

愛情與小狗，有什麼關係呢？你聽着，我告訴你。

我的好友安尼極愛一個美麗少女，我卻毫不喜歡。這並非因為我贊成愛醜陋的女子，也不是因為已被別人愛上了，喜歡也無益，實只為這女子的眼睛，是一隻黑一隻藍的。我說：「安尼，你好好的留心。這兩色眼睛，沒有好兆。伊用一隻眼睛賤你，卻用那一隻去瞧別人；藍的或忠於你，黑的或要欺騙你。」

安尼說我錯了。在他的意見，這兩隻眼睛非常調和。他說，這眼色使人想起黎明的曙光與星夜的夜色。從實說來，如果不誠實，那卻

在他自己；因爲他同時愛一隻藍眼和一隻黑眼。

但我終不喜歡這件事，又確信將來受損的定是安尼，所以決意要竭力救他。我說，「你若娶了伊，這事很不妙。你且不能稱伊作半分，伊有這參差的眼睛；極而言之，也只能稱作你的四分之一：想伊一定是用兩個人的助骨造成的（見舊約創世紀）。安尼，你不要和伊多事。」

安尼便發了怒，教我不要再將他當作朋友。他說，「你是什麼人，這樣來訓誨我！你並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長兄，或出嫁的姊，也不是我的教父。你可是麼？你是什麼人，也來妨害我的幸福。你說的話，我全不理。你不要管我的事，不然，我要敲你的頭。我現在無論如何，定要娶伊的了。」

我不能說是他的父親，或他的教父，所以只好站開，讓他一直跑

下「婚姻的谷」去。他如特別運氣，或能半路跌下坑裏，微倖跌斷一支臂膊罷了，倘若命裏註定不幸，便直竄到谷底，跌斷他的頸頸。

話雖如此，他卻幸運，到半路時，便從高頭大馬上跌下來了。

一日的晚上，他到我這里來，很有決心的樣子，對我說道，「老哥，我現在不娶耐理了。」

我說，「我猜着是伊撇了你了。」

「不是，不過前次見伊的時候，發生了一樁事罷了。」

「阿，是什麼事呢？」

「我們在園裏散步，有一點多鐘。我又背詩給伊聽，伊聽了笑，我覺得只有天使能這樣笑。忽然一隻小狗迎着走來。他生了纔有五個禮拜光景，纔會在地上走。走到耐理面前，他搖尾跳躍，做出許多可笑的样子，又豎起一隻小耳朵，一隻卻帖着。他爲什麼這樣做，我不

明白，但我想或者是人教他的。耐理蹲下去，用伊的兩個雪白的手指，撮着豎起的耳朵，將他提在空中。小狗掙扎叫喊，耐理卻只是微笑，用那一隻手的食指嚇他，說道，「住了住了！不要叫喊！這很不雅呢。」隨後小狗漸漸沈靜，仍被撮住耳朵，掛在空中，耐理纔將他放到地上，小狗低低的叫着跑走了。耐理還是微笑不息。那時我也不等穿好外衣，立刻走出。我想伊只配這樣作別，我也再不和伊相見了。我的朋友，我的耳朵萬禁不起這樣的操練呀。」

這樣，小狗就救了我的朋友妥尼，得免了終身的難。

育珂摩耳 (Jokai M6. 1825-1904) 本是法學博士，匈加利獨立的時，盡力國事，後為國會議員。他在歐洲以小說家著名，屬傳奇派，多作歷史小說，世稱匈加利的司各得 (Scott)。他的著作經我

譯成中文的，有 Egy az Isten 的節本，改名匈奴奇士錄：後來又譯黃薔薇 (Asarga Rozsa)，是他的傑作，又是匈加利大野唯一的牧歌，第三種便是這愛情與小狗，本只是一篇普通的滑稽小品，並無什麼深意，但因爲匈加利文人的著作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很多，所以就留在集內。

匈加利人姓名，係先姓後名，同中國一樣，別國多將他改轉，但他們自己仍是如此寫，——育珂自筆署名數種，都寫作 Dr. Jokai Mor——所以我也用名從主人的例，照樣寫出，但願讀者不要認他作姓摩耳就好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記。

賣柴火的女兒

丹麥 安兌爾然著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一晚。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着頭，赤着腳，在街上走。伊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着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伊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著，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拏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著腳走，那腳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伊兜著許多火柴，手裏也拏着一把。

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伊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著，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伊並不想到他。街上窗櫺裏，都明晃晃的點著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為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噢，伊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著，其間有一個拐角，伊便在那里，屈身坐下。伊將腳縮緊，但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為伊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掙回家去，伊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為他們家裏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卻仍然呼呼的吹進來。

伊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倘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著，溫溫手，該有好處。伊便抽出一支。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燒著了。

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伊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支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仿佛坐在一個大火爐的前面，帶著明亮的銅爐腳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賸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二支又在牆上擦著。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仿佛變了透明，同薄幕一樣，伊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著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著光亮的晚飯器具，燒鵝肚裏滿裝著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著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伊的面前。伊又燒起一支火柴。這回伊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樹比去年伊在那富商家隔著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株，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一千多支蠟燈，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

所有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伊現在再看，卻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一個人將死了。」因為伊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伊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伊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伊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著伊的祖母——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同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也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伊忙將整把的火柴擦著，想留住伊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伊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上，靠著牆，兩頰緋紅，口邊帶著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擎著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傍人說，「伊想自己取贖。」但沒有人知道伊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伊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伊祖母去享新年的歡樂去了。

安兌爾然 (Hans C. Andersen 1805-1875) 是近代丹麥四詩人之一，著有詩曲小說游記甚多；但他的特長卻在童話。童話本來是原始社會的文學，也就是兒童的文學，因為在個體發生上，兒童時代正與原人的等級相當。所以歷來只有天然的童話，至於人為的文學的童話，未曾有過：有了詩人的筆便已失卻小兒的心了。只有安兌爾然，是個詩人，活了七十歲，卻仍舊是一個孩子。他

用了孩子的眼光，觀察事物，寫出極自然的童話，一面卻用詩人的筆去記述，所以又成了文學上的作品。他之所以爲古今無雙的童話作家，便只是這緣故。以上所譯的，便是他的童話之一。他的童話全分，較在全集第二十七八兩冊中。第二十七冊卷頭，有他自撰的童話年譜，今將關於這一篇的說明，抄在下面：

「一八四八年童話第二集第二分出，中爲老屋，一滴水，賣火柴的女兒，幸福的家庭，母的故事，芋麻六篇。……賣火柴的女兒在格拉思丁舊城所作；當時接到蒂林克先生 (Herr Flinch) 當時出版業者) 的信，囑我爲他題畫，共有三張，我取了一張繪著女兒擊火柴的畫，就寫了這一篇。」

當時所印的畫，可惜現在已經沒有了。但他集內丹麥人丕兌爾然 (Pedersen) 的插畫，有兩張小圖在這故事裏，也非常得神。

安兒爾然這篇故事，又與平常的童話略略不同，所以別有一種特色。他寫這女兒的幻覺，正是與俄國的平民詩人涅克拉梭夫（Nekrasov）的赤鼻霜詩裏寫農婦在林中凍死時所見過去的情景相似。可以同稱近世文學中描寫凍死的名篇。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不自然淘汰

瑞典

斯忒林培格著

(一名種族的起源)

男爵讀過人生的奴隸，聽說貴族的孩子倘不是喫下等社會的乳，就要滅亡，很是憎惡憤怒。他又讀過達爾文，極相信這學說的精義是說，貴族的小孩子因為歷代淘汰的關係，是「人」類的最完善的代表。但又看了遺傳說，他對於僱用乳母這件事，最為反對，因為一用乳母，那一種下等思想和欲望豈不也要跟了下等社會的血一齊混入貴族裏面麼？他所以決定他的夫人應該自己哺養孩子，倘若不能使用牛乳瓶。他對於牛乳，有十足的權利，因為牛喫他的草。要是不給草，牛便要

體，而且甚或至於不能生存。

孩子生了。是一個男孩！他的父親，在男爵夫人懷孕確定以前，很覺憂慮，因為他是窮人，他的妻子卻極有錢。要不是結婚後生下一個合法的嗣子，他不能得他妻子的財產，——依嗣續法○○章○○節，——所以他現在的喜歡大而且真。這孩子是一個透明的純種，黃蠟色的皮底下，隱出藍色靜脈：他的血可是太少了。他母親身段極好，同天使一樣，喫的是頂好的食物，着的是最厚的毛皮，都從異域各地運來。伊的臉上有一種貴族的蒼白色，表明伊是高貴出身的婦人。

伊自己哺養孩子。這樣做去，他們生長在這世界上，便毫不受農婦的恩惠。男爵從前所讀的，都是誑話罷了。孩子喫了乳，又只是叫喊，約略有兩個禮拜。但凡有孩子，都是要叫喊的。這也算不了什麼。然而這孩子漸漸瘦了，瘦得很可怕。於是請了一個醫生來。他同父親

暗地裏說，如果男爵夫人自己哺養下去，這孩子一定要死，因為男爵夫人一則神經過敏，次則沒有什麼可以養育孩子。他將母乳行了定量分析，用「方程式」證明，倘若不改哺養的方法，這孩子只好挨餓。

這怎麼好呢？孩子是死不得的。牛乳呢？乳母呢？乳母這事不必提了。現在只好姑且試用牛乳罷了。但這醫生的方子，卻只用乳母一味藥。

最好的荷蘭牛，會在本縣領過金賞牌的牛，隔離起來，用上上的乾草去飼他。醫生將牛乳分析過了，一切都好。這方法簡易極了。從前未曾想到，真真奇極！這樣子，人都不必僱乳母了：乳母是個暴君，人不敢違拗他，又是個游惰的人，要人去養活他，更不必說有傳染病了。

然而小孩還是瘦，又還是叫喊。他連日連夜的叫。這一定是生了

膽汁病了。於是又養了一隻母牛，重新分析過了。牛乳中間，又和了查理巴特的泉水，真正的斯忒魯兌勒。然而孩子還是叫個不住。

醫生說，「除了僱乳母，沒有別的法子了。」

男爵說，「阿！除了這一件，別的都可以在。人不願強奪別家的孩子，因為這事違反自然，而且遺傳又怎麼樣呢？」

男爵正講自然不自然的時候，醫生告訴他說，倘使自然得勢，貴族就要滅亡，財產全歸公家：這正是自然的智慧，人類文明不過是一種愚蠢的爭鬥，同自然反抗，人類畢竟要被克服。男爵的種族，是一定滅亡的了。他的妻子不能養育他的種子，這便是證據；只有或買或偷了別人的乳喫，纔能夠活着。所以這種族的生存，全靠強奪，下至最小的事情，也是如此。

甲「買乳能說是強奪麼？這是買呢！」

乙「是的，因為買的錢，是工作得來的。誰的工作？平民的工作！

貴族是不能工作的。」

甲「醫生是個社會黨！」

乙「不然，是個達爾文派。但叫他社會黨，也不介意。這於他毫無關係。」

甲「然而購買究竟不是強奪。這句話太重了。」

乙「用錢購買，便不是他自己掙來的。」

甲「這是說用兩手工作掙來的麼？」

乙「對了。」

甲「照這樣說，那醫生也是強盜了！」

乙「正是，但他終不肯埋沒真理。男爵不記得那悔悟的賊說出這樣真話的故事麼？」

這談論中途打斷；男爵請了一位有名的大學教授來了。大學教授一到，便立刻叫他是殺人犯，因為他沒有早僱乳母。

男爵此時須得勸服他的夫人，將他從前的議論，完全取消，特別注重甲說一件事情，就是——依嗣續法的規定——對於他孩子的愛。

但是乳母從那裏來呢？市內是不必去尋了，因為市內的人，全是腐敗的。只可尋一個鄉下女子罷了。然而男爵夫人很反對，以為有了小孩的女子，一定是不道德的人，伊的兒子，將來也怕染了習氣。

醫生回答說，所有乳母，大抵是未嫁的女子，倘若小男爵傳染了愛異性的習氣，長成起來，可以成一個好人物，這類傾向很應該獎勵。至於農婦，未必肯就乳母的位置，因為有田地的農夫，總願意和妻子一處生活，不肯分離的。

甲「假如他們將一個女子，和一個農家長工結了婚，怎麼樣呢？」

乙「這麼辦，須有九個月的遲延。」

甲「又如他們替那有了小孩的女子，尋一個丈夫，怎樣呢？」

乙「這卻是條好計。」

男爵認識一個女人，三月以前，生過一個孩子。男爵認識伊，只是有點太熟了；他訂婚過了三年，這其間因「醫生的命令」，便瞞過約婚的新婦，有了不義的事。如今他便到這女人那裏，對伊說，伊如果肯嫁給農家長工安兌爾斯，隨後到府裏做了小男爵的乳母，可以得一所莊園。這樣辦法，伊不但免了恥辱，還可得到利益，自然便應允了。於是約定禮拜這一日，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結婚通告，接聯宣布，隨後安兌爾斯便回到村裏，兩個月沒有出來。

男爵看那女人的孩子，很覺羨慕。他是個大而且強壯的孩子。他並不美麗，但看他相貌，很可保得幾代的繁盛。這孩子生下來，是打

算來活的，可是他命運決定不能達他的目的。

安那眼見伊的小孩，掣到育嬰堂去的時候，哭了一場，後來得了府裏的好食物，——伊的食物是從食堂裏分出來給伊的，又有黑麥酒蒲陶酒，可以儘量的喝，——也就安慰了。伊又可以坐大車出門，有一個僕役和車夫，排着坐在前面。伊又讀一千一夜。伊一生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好日子。

安兌爾斯去了兩月，又回來了。他在家裏一事不做，只是喫喝睡覺。他收了莊園，卻又要他的安那。伊不能時時回家看伊的丈夫麼？這卻不能，男爵夫人決不答應。決不能有這種胡塗事！

安那瘦了，小男爵又只是叫喊。醫生又請了來。他說，「讓伊回去，看伊的丈夫。」

男爵說，「假使於孩子有害，怎這呢？」

醫生說，「不會。」

但是安兌爾斯又須得先經「分析」。安兌爾斯不肯。後來受了男爵送的幾隻胡羊，也就「分析」過了。

小男爵也不叫喊了。

此時育嬰堂裏來了通知，說安那的孩子，因為白喉死了。

安那整日焦急，小男爵比以前叫得更響。安那就解僱，送他回到安兌爾斯家裏，府中別僱了新乳母了。

安兌爾斯得他妻子回來，同在一處，很是喜歡，只是安那卻染了奢華的習慣。譬如加非茶，伊不能喝巴西的，須得爪哇的纔好。伊的身體，不能許伊一禮拜裏喫六回魚，又不能和田間作工。（北歐濱海多魚，所以魚是賤品，不能多喫。）所以莊裏的食物，漸漸缺乏了。

十二個月之後，安兌爾斯本該將莊園交出，但男爵對他很有感情，

許他仍舊住在裏面，算作佃戶。

安那仍然日日進府做事，時常看見小男爵。他可是已經不認識了，這也是極好的事。然而他從前，終竟是在伊懷裏睡過的，安那又犧牲了親生的孩子，救了他性命。安那卻善於生育，生了許多兒子，長大起來，都成了工人和鐵路小工，其中一人，是個罪犯。

老男爵眼巴巴的，只望着有一日，他的兒子也娶了妻子，生下兒女。可是他不甚強壯。假使將那死在育嬰堂裏的小男爵當了嗣子，這希望還可較為確實。男爵第二次讀人生的奴隸時，他也只得承認，上等社會全仗下等社會的慈悲，纔能存活；他再讀達爾文時，他也不能否認，現在的自然淘汰是全不自然。但事實終是事實，縱使醫生和社會黨竭力反對，也畢竟不能更改。

斯忒林培格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爲瑞典近代最大文人。又多所學問，凡天文，礦物，植物，化學，經濟，歷史，倫理，哲學，美學，皆有著作。文章一類，則有戲曲五十六種，小說三十種，其精力殊非常人所及。嘗爲斯託霍倫圖書館員，有中國文書未編目，乃習華文訂定之。又研究十八世紀瑞典與中國之交際，作文發表，得俄國地學會賞。其博學多能，除歌德 (Goethe) 外，世間文人，莫能及也。

斯忒林培格於一八七九年作赤屋，仿迪庚斯 (Dickens) 體，寫社會惡濁情狀，而更精善，遂有名。及短篇集結婚 (Gifvas) 出，世論譁然。其書言結婚生活，述理想與現實之衝突，反對者乃假宗教問題羅織成獄，然卒無罪。又作自敘體小說九部，婢之子，癡人之懺悔，地獄等最有名。

斯忒林培克著作中，戲曲尤爲世間所知，與諾威之伊孛然（H. Ibsen）並稱，如由麗姬，父，伴侶皆是。其藝術以求誠爲歸，故所有自白，皆抒寫本心，毫不粉飾，甚似託爾斯泰。對於世間，揭發隱伏，亦無諱忌。又緣本身經歷，於愛戀深感幻滅之悲哀，故非議女子亦最力，遂得 *Misogynistes*（厭惡女性者）之稱，然其本原因仍出於求誠也。由麗姬自序有云：「人皆責吾劇爲太悲，意似謂世間有歡愉之悲劇也者。世人喜言人生之悅樂，劇場所需，亦唯談諧俗曲。一若人生悅樂，即在愚蠢中間，劇中人物皆患舞蹈病或悉白癡也。吾則以爲人生悅樂，乃在人生酷烈戰鬥之中，吾能於此中尋求而有所得，斯即吾之悅樂也。」此一節，足爲斯忒林培格藝術之正解，即其行事思想，亦可因是解悟，無餘蘊矣。

以上是譯者從前所編歐洲文學史的一段，因為可供讀者參考，所以鈔在這裡。所譯的是結婚中的一篇。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記。

改革

瑞典

斯忒林培格著

伊看見世上女子，養大了，專給未來的男子做管家婆，心裏很氣憤。所以伊學了一種職業，終身可以自立。伊是專做人工花卉的。

他看見世上女子專等嫁一個丈夫，好養活伊，心裏很是惋惜。他決心要娶一個獨立自由的女人，能夠自己生活，是他平等的人，是他一生的同伴，卻不是管家婆。

命運斷定，他們兩個人，終於會見。他是個美術家；伊呢，我已經說過，是做人工花卉的。他們都住在巴黎同時懷著這樣思想。

他們結婚，很是新式。他們在派綏租定三間房，中間是畫室，右

邊是他的房，左邊是伊的。這樣就廢去了那一房兩榻的制度，——這可厭的事，不合自然，又是放縱褻瀆的根源，而且也就廢去了在一個房間裏脫衣穿衣的不便。現在各人有一間房子，畫室當作中立的公共會場，便好得多了。

他們不用使女，自己烹調，單僱一個做短工的老婦人，早晚來做雜事。這法子想得極好，而且理論上也很對。

懷疑派便問，「假如你們有了孩子，怎樣呢？」

「說那裏話！不會有這等事。」

諸事進行順當。早上他出市去，買辦食物，再調加非。伊疊被褥，收拾房間。隨後兩人坐下，各自工作。他們工作倦時，隨便談天，互相忠告，笑着，很是歡樂。

到十二時，他生起竈火，伊便去做菜。他煮牛肉，伊跑到街上，

到雜貨店去，以後是伊擺食桌，他將菜盛起來。

他們自然也相愛，同平常夫婦一樣。他們各道晚安，走進自己房裏，但門上沒有鎖，他敲門時，原可進來。只是房間狹小，到了早上，他們仍然各在自己房裏。他就叩壁說，「小姑娘，早上好，你今天好麼？」答道，「很好，——你呢？」

他們早飯時的會見，像是一件新鮮經驗，永遠不會陳舊的。

他們晚上一同出門，時常和本國人相見。伊並不反對烟草的烟，也不妨礙別人。人人都說是理想結婚，比他們尤為幸福的夫婦還沒有見過。

但是新婦的父母，住在遠處，時常寫了信來，發各種不雅的問題：他們很望得一個外孫。路易賽應該記得，結婚制度之設，是為子孫利益計，不是為父母的。路易賽說，這意見是舊式。阿母詰問伊，可曾

想到，新思想的結果不就是人類的全滅麼？路易賽沒有從這方面想過，而且對於這問題也無趣味。伊和伊的丈夫都很幸福。幸福夫婦的榜樣已經宣布給世間看，世間卻很妬忌他們。

生活很愉快。兩個人誰也不是誰的主人，費用是共同負擔。有時他賺的多，有時伊多，但算起來，他們寄附的資本，到底同一數目。伊的生日到了！早上醒時，做短工的老婦人擎了一球花進來，附著一封信，信箋上都畫花卉，上面寫道：

花蕊，呈夫人，拙畫工上。祝夫人長壽，並請即赴早餐爲幸。

伊敲他的門，——「進來！」於是他們早膳，坐在他的牀邊。這一日，特留短工老婦人做一日事。這真是很可喜的一個生日！

他們的幸福，永遠無缺。這樣計有二年之久。所有預言者的話，都是假的了。

這真是模範的結婚！

但二年過去，新婦生病了。伊說是中了糊壁紙的毒，他猜是一種微生物。是的，確是微生物。但事情有點不妙。應該有的事，卻沒有了。伊想必受了寒了。然而又壯了起來。莫非患了瘤腫麼！是的，他們怕伊正是這病。

伊去請醫生看，——哭了回來。這真是一種萌芽，但這件東西總有一日須見陽光，開花而且結果。

丈夫曉得了，歡喜得不知怎樣纔好。他跑到俱樂部，說大話給朋友知道。但他的夫人仍是啼哭。如今伊的地位將怎麼樣呢？伊將不能工作賺錢，祇好靠他生活。他們以後又不能不僱一個使女了。唉，那些使女呵！

所有從前的小心謹慎，撞着這不可避的巖石上，都已粉碎了。

但丈母卻寫了很高興的信來，反覆申說，結婚制東，是神爲保護孩子起見而設的，父母的快樂算不得什麼。

虎戈求伊不要因爲將來不能賺錢，心裏懊惱。伊哺養小孩，豈不是已經盡了伊的工作麼？這豈非同錢一樣好麼？錢這件事，正當說起來無非也是工作。所以伊的一份，也已經完全付清了。

伊想現在自己要他養活了，過了許多日子，總是忘不了。但是小孩生了下來，伊一切都已忘記了。伊仍舊與他做妻室，做同伴，和從前一樣，卻又添了一件，——做他小孩的母親：這一件事，他覺得比一切尤其可貴。

這也是短篇集結婚裏的一篇。從前讀日本田村俊子著的彼女之生活，也感到同一的印象。但田村是「新婦人」，將此事說得

很痛切；斯忒林培格是一個 *Misogynistes*，自然別有一種氣味。現在翻譯這一篇，並非附和著者的態度，也不是因為他比田村有名，只是這篇較短，而其中的問題，原是一樣，很可以研究，所以硬譯了這一篇。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請 願

德國 蕩惠耳思著

甘貝斯吉耳顯小教區的牧師陀倫布留德託一個名叫奧貝耳繆勒的女人管理家政，無論怎樣提倡自由主義的滑稽雜誌也不能講他的閒話。那位堂客已經將近七十歲了。牧師在今年一月纔過了二十七歲的生日，所以差不多可以把她當作祖母。但是即使她是二十歲左右的姑娘，放在這牧師的家裏，外邊也未必有人會說壞話罷。牧師非常認真地執行職務，真是認真得了不得。教會裏的上司都聽了出奇，時常搖頭驚歎。就在前幾天。在神學院時代就認識這牧師的宗務長會對大教正說，「那個陀倫布留德，一生裏一定會做出什麼大事來。請你留心

看著罷。」

牧師把職務當作他的生命。贖罪說教等雖然嚴格的舉行，因為小教區人口不多，所以還有閑空工夫。他在這閑空時候大概讀書，其次是出去訪問貧民或病人。他把自己一點財產的利息全部和小教區入款的一半以上都用在賑卹上，還不夠用，所以自己非常節儉，在旁人看去也很明顯，可是卻也並不見得很得人家的稱贊。

牧師的生活上覺得較為奢侈的是多買雜誌這一件事。教會方面的雜誌報章，一共定有四五十種，而且單是德國出版的還不足，法國的十字架報，意大利的公教觀察，以及比利時西班牙的雜誌也都定閱。此外又從于路堡圖書館，每月規定寄送書籍到來。有些雜誌的編輯知道了這個情形，便來請他投稿。因為他不貪報酬而替他們作文，從報社方面看來，這樣好的投稿家真是再也沒有的了。原稿的文字上的推

敲非常苦心，有時徹夜不睡，到早晨就出去執行牧師的職務。

管家的老太太看見牧師的身體漸漸地壞下去，面頰的肉沒有了，血色也蒼白起來了，覺得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有一天寫了一封長信給于路堡的上司。在這位老太太，這一點事是辦得到的。她在前代前前代的牧師家裏管事，在這裏已經有四十年之久了，所以那些于路堡的官吏幾乎都成了她的朋友。

宗務長看了這封信，便去告訴大教正。老太太所說的話可以相信，決不是什麼大話，或有一點兒誇張，這件事總是早晚非辦不可的。即使這有點違背牧師本人的意志，也不能不設法解決。經過種種討論之後，終於決定辦法了。剛好那個現任甘貝斯吉耳顯學校監督的老牧師呈請辭職，隨即照准，調陀倫布留德牧師補他的缺。這在少壯的牧師是一種非常的恩典，陀倫布留德一定很熱心地去執行學校的職務的。

罷。這樣的辦，徹夜做文章的事情自然會沒有了。這樣的使他停筆，在牧師也不會感到什麼不快的。而且去巡視學校的時候，常是在自然裏行動，所以身體也就會好起來罷。

陀倫布留德受到這個任命，果然非常感激。他立刻把一切投稿都斷絕了，雜誌也只留上本地出版的一種，其餘都停購了。他將全力傾注在學校監督的職務上，想專在這方面替教會盡力。不久牧師的巡視成了所有教員所恐怖的事情了。他幾乎每天都到，監視教員的授課。今天纔到了格耳芬干，明天就往諾略丁了，後天又到忒勞哈木去。無論到那里都幾點鐘的站在那里聽講，或親自出題，管些零碎的事情。過了幾時，這小教區的教育完全面目一新了。小孩們的宗教知識特別進步，爲別處所無。

有一天晚上，在青年飯店裏，肥滿的彭巴赫牧師對酒友說道，

「照這個樣子下去，不久小孩們都會自己說教了。那時候，我們便都沒有用處了。」

陀倫布留德有一天巡視回來，非常興奮。他時時用兩隻手抓住了他的頭。晚飯的時候，連湯都一瓢不喝。他獨自反覆地說道，「不能讓牠這樣下去。總非怎麼辦不行！」

老太太很擔心地問道，「有什麼事呢？」

牧師不則聲。

老太太更擔心了，又追問一遍。

「植物學！」牧師厲聲回答。但他似乎隨即後悔了，又低聲說道，「老太太，並不是生氣。那是植物學呵！」這回聲音低了，但在他的口氣裏很可以聽出憎惡的神情來。

自此以後，往學校去的態度就變更了。牧師只去傍聽植物學的功

課。到了下課的時候，他說一聲「謝謝！」就回去了。

教會司事兼教員的郎該瑪耶爾一天晚上回家，對他的妻說道，「噲，烏什耳，恐怕不久會有什麼事件發生呢？」

「什麼事件呀？」

郎該瑪耶爾講述學校監督的事情，說實在如此如此，又道，「他對我說謝謝。這是向來不曾有過的事。而且他的聲音又是可怕不過。聽那口調，簡直是非把我拿去放在火裏活燒，似乎不肯干休的樣子。」

郎該瑪耶爾的推測中了。早晚將有什麼事件發生。牧師陀倫布留德又開始夜徹地讀書或寫字了。

有一天早晨，管家的老太太起來看時，牧師已經坐在窗下了。可見又是徹夜不睡了，臉色很壞，可是十分高興。

老太太說，「我立刻就去拿珈琳來，只要五分鐘水就會開了。」

「唔，今天給我做得好喫一點。火腿如果還有，給我切一點來，預備夾麵包喫。」

老太太發了呆，儘望著牧師，隨即急忙走到廚房去了。老太太的眼裏眼淚都流出來了。牧師要喫火腿了，這一定有什麼非常可喜的事件發生了。

牧師喫過早飯，將三封很大的信交給老太太，叫她拿到郵局去掛號發出。一封寫給于路堡的大教正，內附請願書的副本。其餘的兩封都是請願書，一封寄給民顯的上議院，一封是給衆議院的。

第一個收到這請願書，拆開來看的，是衆議院議員請願委員方達耳勤。其文曰：

一請廢止巴雅倫王國管轄公私立諸學校植物學科目，制定法律併頒布實行案，提議者甘貝斯吉耳顯小教區牧師陀倫布留德。

本請願書之宗旨在於維持國民之風教。巴雅倫王國近經中央黨議員之提議，逐漸有嚴正之設施，足以鎮服民間風教之仇敵，此誠足爲國家慶賀不止者也。從來裸體圖畫彫像多暴露於店頭，今已絕跡，猥褻書報之流傳，亦漸奏防遏之功。且官吏職員多以信仰堅固之士充任，自由不羈之徒漸見斂跡矣。雖然，民俗敦厚猶未可謂達於理想之境也。自統計之所明示，蓋甚顯然者也。例如私生兒之數，不特毫無減少，且有逐年增加之趨勢。若等閑看過，不早爲之計，實足爲國家將來之憂。凡屬良醫，貴在能探討病源，加以割療。請願人自信已能追尋社會禍根，得其所。此無他，蓋存於諸學校之科目中，卽植物學是也。

請願人現奉職學校監督，巡視所屬小學校四所，實業中學校一所，公民女學校一所，師範學校一所，考察所授功課，見以醜怪可

駭之事教兒童者比比皆是，而教員則固一遵國定教科書之所記載者也。兒童純潔之耳，所聽者皆植物性交之可厭之紀述，例如雌蕊者植物之女陰也，以圖示之不足，且更使目覩花卉之實體。曰卵房，曰卵子，曰卵膜，曰卵底，曰蕊柱，曰粉道，曰柱頭，仔細指點，詳盡無遺。說明自花受精他花受精之分，或云花以色香誘引媒介之昆蟲，或云花以蜜露酬報媒介之恩德，或又敘述蜂蝶之足如何先沾雄蕊之污粉，再出而向雌蕊之穢房。雖以娼家之談，亦當無如此褻語。縱使歷史國語諸科免除卑陋之文字，而任植物學以性交為教科之中心，欲使子弟保持思想之純潔，其道末由。植物學者實以兩性之交合為教科之中心者也。但觀其系統以性別及受精為基本，則思過半矣。

鄙人嘗閱此學泰斗林那氏之書矣，通覽其所立部門，與往昔羅

馬人教受娼婦之「媚術」殊無所擇焉。其立門類也，從植物之男女陰卽雄雌蕊之數而定。首有單雄門，草木之屬此者有男陰女陰各一，是猶植進之有恥者也。二雄，三雄，四雄等次之，開第十三門而有多雄之稱，此以一女陰而有多男陰之植物也。反是者爲第二十三門之多雌，而醜怪最甚者莫過於第二十門之半雌雄，男雄與女陰膠著而成一體者也。學童由於國家功令之強制，乃不得不學習此汙穢無比之事焉。

兒童記花卉男女陰之數，記媒合之方法，再記受精之次序。教員問曰，花有美色何故？答曰，招昆蟲以受胎也。又問曰，花有芳香何故？答曰，亦以求媒合也。又問曰，花心有蜜何用？答曰，以饜昆蟲，酬媒合之勞也。是非娼女與蕩子之間答耶？然而更有甚於此者。

諾略丁村有大栗林焉。鄙人不知以其村少昆蟲故歟，抑有他故。惟每歲五月之第二火曜日，小學校必停止午後之授業，教員率領兒童出門而去。有老山林官，導之至於林下。兒童各折樹枝，高歌穿林，揮枝擊樹。是乃使兒童爲之媒合也。既而延入山林事務所，供麵包珈琲，是以酬媒合也。然而政府教會自治團體皆見之，恬然不以爲怪，是猶懷臭者之不自聞其臭也。與彼蠻人裸裎奔走，口淫穢之言，毫不自慚，亦何以異耶！

請願人目覩教育界之污濁，不忍緘默，敢以此訴諸天下。想我百萬公教徒，必有與鄙人同其感慨者。是實國民之病源也，良醫宜揮刀割而去之。處之道奈何？鄙人以爲盡刈除世界之植物，使此醜類無復餘孽，是爲上策。然此策恐今難遽行，故姑以中策代之，卽爲苟奉正教者應不承認植物之存在是也。實行之法，則從削去諸

學校科目中之植物學始。

切願貴院察請願人誠意之所在，本未雨綢繆之旨，救援全國之兒童，脫離此醜穢學問之爪牙，幸甚。」

方達耳勒讀到這裏，倒出一把鼻烟，吸到鼻孔裏去，想了一會，說道，「了不得的事情哩！這個陀倫布留德恐怕非送進風人院去不行罷。或者——」說到一半，打了兩個噴嚏，「或者，什麼時候會做一任教育總長也未可知。」

這一篇是德國 邁耳思 (Hans Heinz Ewers) 原作，據日文本重譯，原譯收在森鷗外的十人十話中。

十九年十月八日記。

顛狗病

西班牙 伊巴涅支著

村莊的鄰人從各處聚集，都往「鍋爐」(Caldera 案即巴斯加耳的渾名)的小屋裏去，進去的時候很恭順的，混雜著感動和恐懼。

孩子怎麼樣？他好一點了麼？……巴斯加耳叔父在他的妻和女眷以及遠親——都是爲了這件禍患而聚集的——的中間，看著近地全區的人都來探問他兒子的起居，感到一種陰鬱的滿足。是了，他好了一點了。他有兩天沒有發那擾得全家不安的那件「東西」了。鍋爐的樸訥的鄉下的朋友，以及那些女人，他們表現感情總是高聲的，走到住房門口小心的問道，「你覺得怎麼樣？」

鍋爐的獨子在那里，有時候躺在牀上，依了他母親的話，伊以為病是總離不開熱水瓶和蟄伏在被褥裏這兩件事的；有時候他坐起來，兩手托着下顎，固執的望著房內的最遠的角落。他的父親皺著他蓬鬆的白眉毛，獨自走著，或者因為習慣的力，去一看左近的田地，但也並不想彎身下去，拔那漸漸的生長在隴上的野草了。現在是這個田地，在他更為重要，——這田地，在他裏面他留下他自己身體的汗與肢體的力的！……他的兒子是他所有的一切，——晚婚的果實；——他是一個強壯的少年，勤勉沈默同他父親一樣；一個土地的戰士，用不著命令或威嚇，去盡他的義務；預備在半夜裏醒過來，倘若輪到他去澆地，在星光底下給田去喝水，聽了最早的雄雞的報曉，立即從他的廚房裏硬板凳的牀上跳起，掀開蓋被，穿上他的青麻的草鞋。

巴斯加耳叔父不曾笑過。他是一個臘丁式的父親，家庭裏的可怕

的主人，他從工作回來的時候，獨自喫飯，他的妻立着侍候，帶一副順從的神色。但是在這全能的主人的莊重嚴厲的面具後邊，隱藏著一個無限的感服他兒子的心；他是他自己的最好的一件工作了。他怎樣迅速的裝一輛大車呵！他怎樣的流汗，當他用了勁前後運鋤的時候，這幾乎要將他從腰間折斷了！誰能像他這樣的騎馬，只消用草鞋的大拇指在馬的後腿上一抵，便很優雅的在馬背上了？……他不喝酒，也不夾著去打架，也不怕作工。他好運氣，在徵兵抽籤的時節，抽到一個高的號數（案即是免於兵役），等聖約翰祭日一到，便要從鄰近的田莊上娶來一個女兒，——伊到公婆家裏的時候，還帶着幾塊的田地。幸福，家族傳統的名譽而且平安的接續，又是一個鍋爐，他將在巴斯加耳叔父老了的的時候，接下去種他祖先所耕熟的地，而且一羣小鍋爐（Calderitas），逐年的數目增加，將圍繞著駕在犁前的老馬游嬉，畏敬似

的看著他們的祖父，他正坐在門口太陽底下，他的眼睛因為年老是水汪汪的了，他的言語也簡少了。

基督呵！人的幻想怎樣的破滅呵！……天是禮拜六，小巴斯加耳從他愛人家裏回來，在村莊的一條小路上，大約半夜光景，有一隻狗咬了他一口；一隻落拓的不作聲的狗，從一個水閘後面跳了出來，他正蹲下去拾一塊石頭打他，那狗就咬在他肩上。他的母親在他去訪問愛人的夜間，照例是等著他的，現在一見這狗的牙齒的青黑的半圈和紅點，即時叫喚起來，便在房內忙著預備藥和飲料。

少年卻笑他母親的恐慌。「安靜罷，母親，請安靜罷！」狗咬過他，這也不是初次了。他的身上還顯出許多咬傷的痕跡，都是他幼年時代在村莊各處去用石頭打狗的時候被咬的。老鍋爐從牀裏和他說話，並不表示出什麼感動。明天他應當到獸醫那里，叫他用一塊燒紅

的鐵將肉燒灼了。他這樣吩咐，關於這件事更沒有什麼話說了。少年受這手術，一點都不畏縮，不愧是一個伐倫契亞村莊的善良勇敢的青年。他一總休息了四天；就在這期間，他的喜歡工作的脾氣使他加添新的受苦，他卻兀自用了痛楚的手幫助父親做事。每禮拜六他到愛人家裏去時，伊常常問起他的健康。「那咬傷怎麼樣了？」他在姑娘的眼前只是高興的聳一聳肩膀，不說什麼，他們兩人便坐下在廚房的一個角落裏，總是默默的互相看著，或者談未來家庭裏的衣服和牀鋪，但是不敢彼此接近；他們在那里挺直端正的坐著，他們的身體中間留著一點空隙，「儘夠容得一把鐮刀過去。」正如姑娘的父親笑嘻嘻的所說。

一個多月過去了。只有鍋爐的妻一個人沒有忘記這件事。伊到處用了憂愁的眼光看著兒子。唉，女皇呵！這村莊似乎早已被神和他的

聖母所棄捨了。在那邊登布拉忒的小屋裏，一個小孩因為被顛狗咬了一口，正在受那地獄的苦。全村莊的人都驚惶著跑去看一看那可憐的東西；這個景象，伊卻不敢注視，因為伊正想著自己的兒子。倘若伊的小巴斯加耳，高大而且強壯像塔一樣的，也要遇著同那不幸的小兒的運命，那是怎麼好呢？……

一天的清早，鍋爐的兒子不能從那廚房的板凳上起來了，他的母親扶著他走到那大的結婚牀上去，這牀正佔了小屋的最好的房——上房——的一部分。他發熱，說被咬的地方劇烈的痛；可怕的發冷貫徹他的全身，使他牙齒相打，眼睛上罩了一層黃的暗膜。村莊裏的最老的醫生約瑟先生騎了他的老母馬來了，帶著他永遠的藥方：一切的病都用瀉劑，傷處都用浸在鹽水裏的繃帶。他診察病人之後，裝了一個歪臉。不行！不行！這是一件更其重大的事情；這須得請教伐倫契亞

的尊嚴的醫生去，他們知道的比他更多。鍋爐的妻看著伊的丈夫駕好了車子，逼著小巴斯加耳坐上去。那孩子已經不痛苦了，微笑著表示聽從，說現在除了一點微疼，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他們回家來的時候，父親似乎較為安心了。一個從都市來的醫生在小巴斯加耳的痛處打了一鍼。他是一個很莊重的紳士，用了他的好話激勵小巴斯加耳，一面專心的看著他，併且說可惜他就攔了這樣久，纔到他這裡來。有一個禮拜，他們兩人每天到伐倫契亞去，但是一天早上，這孩子又不能動彈了。曾經使那可憐的母親驚慌的呻吟的那個發作，又回來了，比前回更厲害。孩子的牙齒相打，他發出一聲叫喚，使他的口角都滿了泡沫；他的眼睛似乎漲大，變成黃色而且突出像大的蒲陶一般；他想竭力蜷縮，因為內部的劇痛而扭曲，他的母親挽了他的頸項，嚇得直叫；這時候鍋爐嚴肅的沉默著，用了他靜定的力抓住了他兒子的臂膊，掙

扎著想阻止他的凶暴的抽搐。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母親喊着說。唉，伊的兒子！伊看他在這個情形裏，幾乎不能認識他了。他仿佛是別一個人，似乎只有他的先前的外貌還留著，——似乎有一個地獄的怪物住在裏面，正在虐殺這從伊自己的胎內出來的肉體，而且帶着青黑的閃光在他的眼睛裏顯露出來。

以後接著是安靜的昏迷，於是全村莊的女人聚集在廚房裏，議論這病的少年的運命，大家咒罵那都市的醫生和他的惡魔的鍼割。這都是他的不好，孩子現在這樣的睡著了；在孩子受他的治療以前，他已經覺得好了許多了。這個強盜！而且政府不會懲辦這些惡人！……現在沒有別的救法，除了那古舊真實而且試驗過的方子，——人們的經驗的結果，他們都活在許多年以前，所以知道的也更多了。一個鄰人去

尋某道姑，伊是治狗咬蛇咬和蝎子螫的神奇的醫生。又一價去引了一個瞎眼睛的老牧羊人來，他憑了嘴的力量能夠治病，單用他的唾沫在痛的皮肉上畫幾個十字就好了。用山上野草做成的藥湯和牧羊人的溼的符號，都被看作立愈的標徵，在那時候又是特別相信，他們看那病人整幾點鐘的躺著，不動也不作聲，只是驚異似的望著地下，仿佛他能夠覺得身內一種奇怪東西的進行，他生長起來，逐漸的壓服了他。他是發作又回來的時候，女人們的疑心也就起來，於是新的藥方又要研究了。少年的愛人來了，伊的大而且黑的眼睛被眼淚濡溼了，伊羞怯怯的走上前去，一直到了病人的牀邊。這是第一次伊敢捏他的手，在伊的肉桂色的臉色底下卻因了這大膽的行爲已經紅暈起來了。「你覺得怎麼樣？」……他在平日是那樣親愛的，現在卻從伊的溫柔的接觸退縮了，又轉過眼睛去免得見伊，仿佛是自己慚愧他的景況模樣。

他的母親哭了。天的女皇呵！他是非常衰弱；他將要死了。只要他們能夠查出咬他的是那一隻狗，割下他的舌頭，拏來配成一種神效的膏藥，照那些有經驗的人們所說，那就好了！……

似乎神的暴怒已經爆發在全村莊裏了。有幾隻狗咬了別的狗：現在沒有人知道那些是危險，那些是不危險的。都顛了！小孩們被關在小屋裏，從半開的門裏，用了受驚的眼光探望廣闊的田野；母親結了密羣，在遠繞的小路上走，不安，顫抖著，每聽到運河的水閘後的一聲狗叫，便加快他們的脚步；男人們見了家狗都有戒心，用心的看著他們喘息著的流涎的嘴或他們的悲戚的眼睛；敏捷的灰狗，他們打獵的同伴，——汪汪的叫的狗子，家裏的門衛，——醜陋的守犬，拴在車邊跟著走路，主人不在便看守著車子，——這些狗都放在他主人的監視之下，或者冷淡的在狗圈的牆後犧牲了，一點都不顯露出什麼感

情。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家家這樣叫著，隨到一羣狗的脚步聲；他們號叫著，餓著，遍身都是污泥，到處奔跑不能得到休息，日夜的被迫趕，眼裏露出迫害的顛狂。村莊似乎顛抖了，所有人家的門都關上了，忽然密密的伸出槍來。槍聲四起，從水閘與高的稻田，從小屋的窗裏，於是那些漂泊者，到處都被擊退與迫害，便狂奔的向著海那邊衝過去，似乎爲那海波所洗的潤溼而且興奮的空氣所牽引，那時駐紮在海岸闊處的緝私兵舉起他們的快槍到頰邊，迎著他們便是一排槍。狗又向後退，在手擎著槍迎上前來的人們中間混着逃竄，其中一兩隻便躺在運河的岸邊了。到夜裏，平原的喧鬧的陰暗，常被遠遠的閃光與槍聲所破。在暗中移動的每個形體成了彈丸的靶子；小屋四近發出的沉悶的叫聲，立即有槍聲來回答他。男人們怕這公共的恐怖，都迴

避不相會見了。

夜色一下，全村莊便沒有一點火光，沒有一個人在路上，好像是「死」已經佔有了這陰慘的平原，在太陽底下本來是那樣的綠而且微笑的。單獨的一個紅點，一顆光的眼淚，在這陰暗中顫抖。這是鍋爐的小屋，在那里女人們蹲坐在地板上，圍繞著廚房的燈，恐慌的歎息，豫料著那病人的尖銳的叫喚，——牙齒的相打，身體的凶暴的扭曲，每當他抽搐的時候，掙扎着想脫去那努力制止他的臂膊。

母親挽住了那狂亂的病人的頸子，他的樣子令人看了生怕。伊幾乎不認得他了；他是一個別人，有那樣從眼眶裏突出的眼睛，他那青黑的臉色，他那扭曲，像是被拷打的獸，伸著舌頭，在那不可滿足的渴的苦痛中，噴著泡沫而喘息。他用了傷心的叫聲求死；他在牆上撞他的頭；他想咬；但即使如此，他是伊的孩子，伊不覺得別人所經驗

的那恐怖。他的恐嚇的嘴，在這溼著眼淚的蒼白的臉的前面，退縮回去了。「母親！母親！」他認識伊，在清醒的一刻中，伊無須怕他；他決不至於咬伊的。但是他必須將他牙齒咬在什麼東西裏去發洩他的暴怒，他便咬自己的兩臂，一直到血出。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母親呻吟著，伊從他嘴脣上擦去那毒沫，隨即擊手巾到自己的眼睛上去，並不怕要傳染。鍋爐很莊嚴沉重的，毫不注意於病人的恐嚇的眼光，雖然他注視著他，很有攻擊的意思。孩子已經失了他對於父親的畏懼了。

但是這強壯的人，冒了他兒子的嘴的危險，將他仍舊推到牀裏去，每當這狂人想要逃走的時候，他仿佛非將這正在咬嚼他內部的可怕的苦痛到各處去傳播不可似的。

每回發作之後，現在已經沒有多大的安靜的時間了。這幾乎成了

接續著的，於是那犧牲滾著扭曲，抓傷與咬而流血，他的臉幾乎黑了，他的眼睛顫動而且黃色，看去似乎是一切的人種以外的一個怪獸。老醫生已經不再問起這少年了。還有什麼用呢？一切都完了。女人們絕望的哭泣。死是一定了。他們所悼歎的只是可憐的小巴斯加耳所當受的可怕的苦刑的那長的時辰，或者還是日子罷了。

鍋爐在他的親戚或朋友裏邊，不能尋到一個勇敢的人，能夠幫助他制住病人，當他凶暴的時候。他們都抖抖的望著上房的門，好像後邊躲著最大的危險一般。在路上與運河去打獵，是男人的工作。一刺刀是可以回報的；一顆彈子可以用別顆去答應；但是，唉！那一咬就要致命的噴泡沫的嘴！……那不可救的病，使人在無限的苦悶中扭曲，像是被鋤頭切斷的一條蜥蜴！

他不復認得他的母親了。在他清醒的最後一刻，他用了親愛的齒

莽將伊推開。伊非去不可！……讓他不再見伊了！……他是怕傷害伊！這可憐的女人的朋友將伊拉出房去，強迫伊不動的坐着，像伊的兒子一樣，在廚房的一個角落裏。鍋爐用了他垂死的意志的至上的努力，將苦悶著的少年拴在牀上。他的翹著的眉毛顫抖了；眼淚使他眼睛睜動，當他打緊繩索的粗結，將少年縛在先前生他的這張牀上的時候。他覺得仿佛是在給他兒子預備下葬，他開始掘他的墳了。那病人在他父親的強壯的臂膊底下凶猛的拗扭，父親須得努力的一壓，纔能制住他就縛，那繩便切到他的皮肉裏去。……活了這許多年，只落得看着自己末後來盡這樣的一個義務！將生命給了他，只落得被這許多無用的苦痛所驚嚇，禱告他及早的死滅！……天上的善的神呵！爲什麼不立刻結果了這可憐的孩子，因爲他的死現在是已經無可免了？……

他關上病房的門，逃避那使人頭髮直豎的迫害的叫聲：但是狂人

的喘息在小屋的寂靜中繼續的響，夾着母親的哀號和圍著剛纔點上的燈坐著的女人們的哭聲。

鍋爐在地板上頓腳。叫那些女人們住了！但是第一次他看出沒有人依從他，他於是出了小屋，逃避這悲哀的合奏。

夜降下來了。他的眼光漂泊著向淡黃的一條帶，在地平線可以看見，表示白天的逃走。在他頭上，閃著許多星。從幾乎不能望見的別人家裏，發出馬的叫聲，狗吠和鷄的嗒嗒的叫，——將去休息以前的動物生活的最後的記號。這古樸的人感到在自然中的一種空虛的印象，這自然對於他的所造物是無知覺而且盲目的。他現在所受的苦，對於那從上邊看着他的光明的點點，有什麼關係呢？……一切的所造物是平等的：那些在睡覺以前擾亂黃昏的沉默的牲畜，和那細了躺在在最惡的苦悶中扭曲著的像他一樣的少年。他的一生中含着多少的幻

想呵！……只要一口，被大家所踢的一隻落托的畜生便能結果他們一切。而且沒有救藥，在天上或是地下！……

病人的遠遠的叫聲又從上房開著的窗門來到他的耳朵裏。他做父親的時候的早年的柔情，從他靈魂的底裏湧上來了。他記起以前的幾夜，那時他通夜不睡，在那房裏走來走去，手裏抱著小孩，他因了小兒病的苦痛正在啼哭。現在他也躺著叫喊，但是沒有希望，在先時而至的地獄的苦悶中，而且終於是……死。

他的臉色漸漸的驚惶了，他擎起兩手到額上，仿佛是想驅逐一個困難的思想。於是他似乎細細的思量。……爲什麼不呢？……

「完結他的苦痛……完結他的苦痛！」

他回到小屋裏去，隨即出來擎著他的一枝舊的雙管槍，他趕緊走向病房的小窗，仿佛怕失卻他的決心；他將槍塞入窗口。

他又聽見那使人苦痛的喘息，牙齒的相打，可怕的叫聲，現在很近，似乎他是站在病人的牀邊。他的習於暗黑的眼睛看見那在陰暗的屋裏的盡頭的牀，和躺在牀上扭著的身體，——臉的微白的一塊，忽見忽不見，隨著病人的拼命的拗扭而變動。

父親覺得他自己的手的顫抖和脈的激動，也出驚了：他，村莊之子，平常除了打獵沒有別的娛樂，幾乎不必描準也能打下烏雀來的，現在卻是這樣了麼！

可憐的母親的號哭使他又記起多年以前的別的呻吟，——二十二年以前——那時伊正生產伊的獨子在這同一的牀上。

到了這樣的一個結局！……他的眼睛，向天望著，看見一片黑的天空，非常之黑，沒有一顆星可見，而且爲他的眼淚所隱蔽。……

「主阿！完結他的苦痛！完結他的苦痛！」

他反覆說著這幾個字，將槍抵住肩頭，用一個顫抖的手指去尋槍機。……噹！噹！

伊巴涅支 (Vicente Blasco Ibañez) 是西班牙現代的文人，現年五十餘歲，關於他的生活，沈雁冰君有一篇評傳，登住今年小說月報上，這裡不重說了。

伊巴涅支最著名的著作是啓示錄裏的四騎手，關於歐戰的一部長篇小說。現在這篇原文在他小說集月女 (Luna Benamor) 裏邊，據戈耳特堡 (Isaac Goldberg) 博士英譯本譯出。這是他描寫故鄉伐倫契亞生活的作品之一。美國福特 (J. D. M. Ford) 教授在西班牙文學的主流裏批評這些作品說，「沒有一點愉快的事物來減輕這些圖畫上懸著的陰暗；他是這樣的一個畫家，專將陰影和悲苦的景色

移到畫布上，不取那些含有光明與喜悅的。但他是一個有確實的技藝的藝術家，雖然他的材料和色彩的選擇還只能顯出一個淒厲的印象。」我們讀這一篇也可以看出這特質，只是他雖然「過於喜歡左拉 (Zola) 的技工，」但他又是社會的宣傳家，因此他的著作於自然派的氣息以外很有理想派的傾向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在北京西山記。

被幸福忘卻的人們

猶太

賓斯奇著

人物

番尼綏伽爾 製衣場的女主人。

理什退爾列息 女琴師。

辛台斯 教師。

以上兩人是寄寓綏伽爾家裏的客。

地方 俄國鄉鎮。

時代 現代

佈景 番尼的工作室。一門在看客的左邊，一門在後面。一頂大

桌子，上置各種衣料，桌子兩傍各放縫衣機一臺。右邊牆上挂著三格的鏡子一面，牆角置大衣廚。離衣廚不遠，兩個成衣的模型，上披外套。中間一把大安樂椅。晚上。

番尼

（從後面的門跑出去，隨即回來，拏著一封信。神經質的將信撕開，專心看信。忽然發一聲喜歡的喊聲，）啊，啊！（將手撫面和頭髮，看信，又叫喊，呼吸艱難。又看信，艱難的說，）你！我的愛，我的愛！（暫時沉思，叫道，）**理什**，**理什**！

理什

（上，盛裝像將要去會模樣，正在帽上插針。模仿**番尼**的聲音，）什麼事？什麼事？

番

讀這個！快呵！這是從**貝爾曼**來的。

理

（拏信，）啊，我們正說着他呢。他們當真收了他的劇本麼？（看信。）

番（也很激動的看着。）

理（一面看，）這很好呀！（翻過一葉，又往下看，）呀，我的番
尼，這是一個真的結婚的請求呀！

番（喜歡的呼吸短促，）你也是這樣解釋麼？

理（仍看着信，）此外還有什麼解法呢？（將要高聲的讀信，）呵
哼！（莊重的唸，）「我的劇本被他們收下了，這冬季將要上場。

合同的條件，是第一等的好；劇場監督說，可以得大大的成功，
或者還可以得大大的名譽。」（用了不清楚的鼻音讀過幾節，又
接着唸，）「你現在可以看我了。——我歌舞了這許多，倘不再
叫我動，那是奇事了。我現在覺得如此強了。現在要去著作，去
創造，去做事！」（又用鼻音讀，旋即比先前更莊重而且柔和的
唸，）「現在我希望我們的更好的日子將到了，這一種性質的幸

福，想你也不能覺得冷淡的。」（止讀，）這有點隱晦，但總是一樣的明白的話。（將信還結番尼。深情的說，）幸運的女人！我的可愛的番尼！（擁抱伊。）你，親愛的。（和伊接吻。）

番 你也是這樣解釋麼？（喘息說，全身顫着，）啊，啊！（用信遮住伊的臉，又將信擎到脣邊，很艱難的呼吸。從右邊袖內，取出一塊手巾，揩伊的眼。）

理 （感動，兩手抱伊。）我的親愛的番尼！我怎樣喜悅呵！你，你親愛的！（迷蒙的說，）我知道，我今晚在庚斯堡那里，將怎樣的奏樂！我將我的全靈魂，都放進音樂裏去，他將爲生在世上的最高興最喜悅的靈魂。

番 （屈身，在伊額上接吻，）我的誠實的朋友呵！
理 到底！我的夢終於實現了！

番（倒在安樂椅中，）你的夢？

理（從桌上取一塊布、攤地板上，跪在番尼面前。）你聽罷！我替你夢想一個英雄，在他面前，全世界的人，雖然在未曾見過之前，都要取下帽來。我替你夢想一個偉大合奏的得勝的進行曲，一個天才，一個超人，只有你當得起的。

番 噓，噓！不要這樣說。

理 不，不。你不能叫我改變；我活一天，便佩服你一天。世上像你這樣的姊姊，當真是少有的。你不曾想到自己的事，也不看一看，只是盡力的作事，想將你的妹子造成一個人物。我告訴你真話罷。我對於你的妹子阿里伽，實在時常懷着反感。伊在彼得格拉那樣安適，你卻——

番（柔和的，）你是個頑皮的女孩。

理 我只是不能坐視你這樣的下去，——看你將自己勞作到死。

番 但這是我的幸福，而且現在我已經十足的得報償了，眼見阿里能夠獨立了，有一個遠大的畫家的前程在伊面前。

理 這種幸福，是不大中我的意的。我替你要求的，是別一種幸福，

——是爲妻，爲母，愛，又被愛的幸福。

番 （幻想的，）我早經斷念，不將戀愛和家庭生活當作唯一的幸福了。

理 你可憐的了呵！

我的母親死去的時候，我的路就明明白白的畫出給我了：就是給我的妹子——比我小八歲，——兼做父親和母親。這事在我是偉大而且神聖。我不會想到別的事情。只有在二十歲初期，二十二到二十五歲的時候，纔發生了一種別的希求。這並非我的妹子變

了我的係累，不過我另外還要求別的事物，充實的生活，幸福與——變愛。那時候，我常常哭，將眼淚溼了我的枕頭，我很是不幸。我又很容易發怒，你知道我這不是天使哩。

（拉番尼近前，接吻，）你可愛的，你！

但後來這希求也去了，像是用符咒驅遣去了似的。阿里伽長大了，伊的才能漸漸成熟了。那時我完全忘了自己，伊又成了我的唯一的目的了。

就是這樣了麼？

此外還有什麼呢？我的妹子往彼得格拉以後，伊不再在我直接管理之下，我又只剩了一個人了。從前的希求，又在我的胸中覺醒過來，但我對自己說，我這樣年紀的人，更沒有希望幸福與戀愛的權利了。所以我決計從我的心裏，拔去掘去那一切的希求。我

努力說服自己：我一生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已經將一個稚弱的孩子確實的站住了！——

理 但是你仍愛貝爾曼，可不是麼？

番 是的，我仍然愛他，但我抗拒我的感情。生活已經教我檢束制止我的欲望了。我自己說，他於我太高了。

理 於你太高了？

番 （繼續說，）而且我也於他太老了。我又努力使自己相信，他每日的訪問，只是偶然的：並非爲我，但是爲他的朋友他的表姪辛台斯來的，因爲他適值寓在我這裏。

理 但是你怎麼不覺察，他對你不是無意麼？你應該從他的眼睛裏，察真出來呵。

番 （微笑，）你看這是怎樣的。這或者因爲我已經棄捨了一切的戀

愛的心念，相信自己已經是生命樹上的一支枯枝，——

理（跳起，）啊，你怎樣的冒犯你自己呵！

番（起立，）但現在精氣與活力又在我身內流通了，——現在我又年青了。唉，人生呵，人生呵！享樂人生，大口的飲下去，每脈搏中都覺得生活的活動，——啊，理什，你給我彈一回得勝的進行曲，歡樂喜悅的歌，……

理這樣，就是牆壁也將跳舞，天界也合唱相和。（走向左手的門，唱着，）「悅樂呵。你神女，極樂的美麗長生的女兒，狂喜……」

（突然停住，）噓！辛台斯來了！（聽着。）

番（站着，像出神一樣；覺醒過來的時候，全身顫動。將手指加在鼻上，警告似的，）不要對他提起這事！

理我要說！他應該知道這事，他也應該愉快。倘如他真愛你，他聽

了要喜悅的。而且他也可以因此將想要得你的念頭永遠打消了。

番 不要這樣輕率！

理 由我去辦罷！……辛台斯，辛台斯！

辛台斯 （由後面的門上。戴眼鏡，左臂下支着一枝拐杖，右臂挾書數冊，兩手擎着各種食物的紙袋。）

番 （從左邊的門偷偷走出。）

辛 晚上好。有什麼新聞呢？

理 來這裡！快呵？番——

辛 你不准我先擎這些包裹到房裏去麼？

理 就是一秒鐘也不准。番尼是——

辛 （從紙袋內擎出一個蘋果。）請喫一個蘋果。

理 （拒絕他。）你讓我說！番——

幸 我可以坐下麼？

理 (大聲說，) 番尼收到了貝爾曼寄來的一封信！

幸 (坐下。) 說他的劇本已經收下了。我也正收到他寄來的一封信。

理 這不算什麼。要緊的是他想對番尼求婚。他當真對伊有了求婚的

話呢。

幸 (出警，) 求婚？對番尼麼？

理 是的。番尼進來的時候，你應該給伊一個正當的親切的祝賀，而

且你不可——(突然止住，) 哼！我幾乎說出極笨的話來了。——

啊，我是這樣愉快，願意全世界和我一同愉快呢。你聽見了麼，

你應該幫助伊慶祝，你知道了麼？現在，願你晚安，我須得跑到

庚斯堡那里去了。(向左邊的門走去，唱着，「悅樂呵，你神女，

你美麗長生的……」)

辛 (叫伊，) 但是——那魔鬼。過爾列息姑娘！

理 (在門口，) 我便是爲了魔鬼，也沒有一點閒工夫了。(下。)

辛 (氣忿忿的大聲呻呼，將拐杖投在地上，在椅上放下書籍和包裹，喃喃的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從裏面衣袋內取出一封信，讀了幾遍。又大聲呻呼。很沉重的將頭靠在手上，茫然向前注視，像十分迷惑模樣。)

番 (上。惶窘着，) 辛台斯，晚上好！

辛 (不動，喃喃的說，) 晚上好！

番 (惶窘的看着他，隨即很忙的整理模型上的外套。)

辛 (仍是先前的姿勢。神雜質的用腳點地。旋即停止，沒有看着番尼，說道，) 綏伽爾姑娘，你肯將貝爾曼的信給我看麼？

番 (神經質的笑，) 這有點輕率，——不像是紳士了。

辛 (同樣的姿勢和聲音，) 你肯將貝爾曼的信給我一看麼？

番 (惶窘的笑，將袖內的信投給他，) 看罷，你如果這樣的想看。

辛 (緩緩彎身下去，拾起信來，讀了，又忿忿的說，) 哼，這樣麼！
(他將信放在膝上，茫然向前看。神經質的搖他的脚，喃喃對自己說，) 好一個癡子！

番 (驚異的看他。)

辛 (略柔和，) 好一個癡子！

番 (笑着，仍是惶窘，) 誰呢？

辛 不是我。(拾起拐杖，書籍和包裹，起立，將信還給番尼。)

番 (請求似的，) 辛台斯，不要這樣見怪。你使我很悲哀呢。

辛 我到我的房裏去，你就可以不再見我了。

番 (同前，) 辛台斯，不要這樣的對我說。仍是我的好朋友，同先前一

樣。（低聲。惶恐的說，）而且請你不要怪貝爾曼。你知道，在我們中間，在你和我的中間，決不會有友情以上的事情發生的。

辛 無須你告訴我這個。我自知道我所知道的事，並沒有什麼怨你。
番 那麼，你爲什麼這樣頹唐，爲什麼責你自己呢？

辛 因爲……

番 因爲什麼？

辛 （暫時心中掙扎之後，暴烈的說，）因爲正暴怒哩！試想他寫出這樣隱晦的曖昧的絕對拙劣的句子，釀成這樣的擾亂！

番 你這話怎麼講呢？

辛 你知道，綏伽爾姑娘，我對你的感情是怎樣，又知道我願你一切的幸福。我告訴你，我當深深的埋掉了我的一切哀愁與願望，而且還要全心的欣喜，倘使事實真如你從貝爾曼信裏推測的情形。

番 如我從貝爾曼信裏所推測的情形？

辛 那使我生氣又使我躊躇的，是你遇見了這樣的事，我又正是那外科醫生，來割去你眼裏的翳障。

番 (出驚，) 去了那些修辭學的文藻。作完了你的工罷。你已經動手割了，割去了罷。

辛 (並不看番尼，很激動的，) 貝爾曼說的並不是你。

番 不是我？

辛 不是你，卻是你的妹子。

番 (大叫，) 啊！——

辛 他寫信給我，說他初次和伊遇見的時候，仿佛神的榮光忽然照在他面上，——又說他表猛烈的愛情所主宰，希望他還得被愛，又說……

番（倒在椅子裏，面向桌子。呻吟，）伊把我的一切都擊去了！（極端的絕望，從心裏發出來的叫喊，拔自己的頭髮。）

辛（將書籍和包裹落在地上。蹙到番近傍，從伊的頭上擊下手來，）你很有理由可以哭，但不能傷害自己。

番（歇私的里狀的，）伊把我的一切都擊去了。我求學問的大志，我的青年，我的最喜歡的希望，現在又……

辛現在呢？——並無什麼。你知道，貝爾曼本不會愛你。倘不是爲了那不幸的，曖昧的，絕對拙劣，全然蠢笨的那句子，……

番（柔和的，）辛台斯，我覺得不再想活了。

辛 默話！

番 我覺得我的心仿佛裂成兩半了。我的靈魂空虛，孤獨，……好像深淵出現在我面前了。……我現在還活什麼呢？我不能再活着了。

辛 默話！不成話！

番 我已經活過了，我的一生……

辛 荒唐！

番 （決絕的，）我知道我所說的事，我知道做什麼事。（沉默。）

辛 （注意的看伊。直截的用力的說，）你現在正想選擇那一種的死。

番 （不動。）

辛 （坐下，）讓我告訴你一件故事。從前有一個人，他——並非因為懷疑和不幸，倒是因為幸運與歡樂，覺得人生不值得生活。所以他出門，去買一枝手槍。在他路上，一條街上忽然起了紛擾。一所房屋着了火，立刻延燒起來了。忽然在樓頂的窗口，現出一個女人來。救火隊靠着房屋架起最長的梯子，一個人攀援上去。這人非他，正是那個自殺的候補者。他從窗內救出女人，交給了跟

着上來的救火夫，便又從窗口走進屋內去了。圍着觀看的大衆都嚇得發抖，怕房屋正在這時候坍下去。火燄已經到了窗口，大家相信這英雄必定燒死在裏面了。但他並沒有燒死；他又便在屋頂上出現，手裏抱着一個小孩。梯子達不到這樣高的地方，所以救火夫擲給他一條繩子。他用繩子縛了小孩，放下來給救火夫。但他自己卻已無可救了。他在胸前拱着兩手，眼淚從他的眼裏流下。他剛纔正去尋死的人，現在卻不願死了。不，他還想生活，因為在這時候他已經尋到一個目的：就是生活和行善。

番（氣憤憤的，）行善！我已經厭了行善了！

辛 番尼，你不要冒犯你自己！

番 行善！我行過善了；我爲別人而生活，並不爲我自己；現在你也看見，我卻不會充足了我的生活。我自己覺得不幸，同最困窮的

人一樣，同最邪惡的人一樣；我的慕死，又同最薄命的人一樣。

辛 （從眼鏡底下看伊，）阿里伽知道你對於貝爾曼的感情麼？

番 （氣憤憤的，）我不知道伊所知道的事情。

辛 你不能更好好的給我一句答話麼？

番 我怎能知道呢？——我常常寄信給伊，都寫滿了貝爾曼的話。

辛 阿里伽可不能從這些信裏，看出你對於他並非無意麼？

番 你這樣的審問，是什麼意思呢？

辛 我有一個意見：倘若你做了你現在心裏所做的事，——一件事，

我自己不敢說他的名字，——那時阿里伽便不承受貝爾曼的愛了。或者伊還要毀了自己的生命，因為伊將自認是你的死的原
因。

番 這你所想出來的，是什麼呢？

辛 剛纔你所聽見的便是。

番 你的意思是？

辛 便是：你知道你的妹子，應該理會得伊將怎樣做。

番 (發怒，)當初伊擊去了我的生命，現在又不容我死。(頭垂到桌上。)

辛 那纔是真的番尼，先前的番尼的話了。

番 (痛哭。)

辛 你好好的哭罷。番尼，你哭，直哭到眼淚不再出來了。但哭了之後，揩乾你的眼睛。不要再哭了。永遠的揩乾你的眼淚的源泉罷。這正是我所行過的事，你懂得麼？像你和我，個人的幸福被奪的人，應當永遠哭，或者永遠不哭。我選定了第二條路。番尼，你將自己煉得堅卓，那時拱手胸前，無畏的對着人生看去，依着你

心的指示，充足你自己的生活。

番（哭不止。）

辛（看見桌上貝爾曼的信，拏了起來，又憤憤的摔下，）這樣的拙劣的蠢笨的句子，而且他還是一個詩人呢！

番（舉起頭來，）倘一切如你所說，阿里伽無論如何，一定拒絕貝爾曼了。伊會想象到伊從我這里奪去了他，這樣的事伊是決定不做的。

辛或者如此。（突然，直截的，）這事於你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番（繼續的，）誰想到自己呢？我只說我願意伊得到他就是了。

辛這又是舊的番尼了。

番唉，這些話也夠了。還不如幫助我，給我一點指教罷。

辛一點指教麼？給伊做媒人去。

番假如伊轉過來，要給我做媒人，又怎樣呢？

|辛 我們還得細想纔是呢。

(沉默。)

|番 (斷續的，) |辛 台斯！

|辛 什麼事？

|番 我有一個意見。

|辛 好。

|番 但我需你的幫助。

|辛 可以，只要我能夠做。

|番 你答應麼？

|辛 盲從的麼？

|番 盲從的。

|辛 爲什麼我應該盲從的答應你呢？只要我能夠做，你可以相信我總

是幫助你的。

番 (斷續的，又惶窘的，) 取了我，……娶了我。

辛 (暫時看伊，隨後拾起拐杖書籍和包裹。)

番 (請求似的，) 辛台斯，倘若我給了婚，阿里伽便沒有什麼障礙了。

辛 綏伽爾姑娘，我向來愛你，現在也仍愛你。但我不願做你自己犧牲的祭壇。

番 剛纔你阻止我死。現在又要逼我回過去麼？

辛 你的妹子即使沒有貝爾曼，也會尋得幸福。

番 但倘若伊愛他呢？——

辛 那時，伊也受苦，正同我們一樣。

番 不，阿里伽不應當受苦！你聽見麼！我不願意這事！

辛 那是很好呵。

番 (落淚，) 辛台斯，我不知道你了。

辛 (轉向門口，) 晚上好。

番 (啜泣。)

辛 (蹙向門，旋又停住。向下看，又張眼對着番尼，) 綏伽爾姑娘；我寄住在你這裏的時期，不曾宣言戀愛，又不曾求婚，這是甚麼緣故呢？

番 (哭。)

辛 我告訴你罷。這豈不是因為我知道你不愛我，因為我不但要你的尊敬，還要你的愛麼？

番 (堅決的，) 不。你不那樣做，只因為你知道我將拒絕你。

辛 假如我期望你答應說「可」呢？

番 那時你將求婚了。

辛 而且沒有你的愛，也和你結婚麼？

番 是的。

辛 到那時我並沒有知道你愛着別人呢。

番 (斷續的，) 那個別人現在更不存在了。

辛 (又向下看。沉默。)

番 辛台斯！

辛 唔？

番 你走過來。

辛 我腳跛呢。

番 放下你所有的包兒。

辛 (暫時遲疑，隨後將書籍和包裹放下。)

番（仿佛惶窘，）一切……一切……

辛（直截的，）不要害羞。直說出你的意思來罷：也放下那拐杖！（將拐杖放下。）

番（起立，握他的手，）辛台斯，你知道我對你的態度。你知道我怎樣尊重你，我得到你這樣一個真實的好朋友，我怎樣的喜悅。……（將頭靠着他，羞澀的說，）抱我，給我接吻，熱的真情的接吻。將你的全個愛情放在中間，使他表示你全個的真心。（斷續的，哭着，）我告訴你，我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們被幸福所忘卻的人們，也還能尋着他，依了我們自己的路，儘了我們的力。（稍高興，）你就會知道，這就可以做到。理什便要回來，伊將給我們奏喜悅的進行曲，歡樂的進行曲。……（斷續的，）伊欠我這個呢。……我將跳舞，我說；我將爲兩人跳舞。你看罷。我也將唱歌。

我將使一切都顛倒過來。辛台斯，熱烈的給我接吻。

（熱情的，流着淚，）你，……你……（給伊長久的接吻，仿佛出神一般。）

（緩緩的幕下。）

大衛賓斯基 (David Pinski) 於一八七二年生在俄國，二十歲的時候，住在墨斯科，因為遇着放逐猶太人，移居波蘭。後來他到德美留學，曾在紐約辦過社會黨的日報。賓斯基著有短篇小說許多，但戲劇尤其有名，有 Abigail 等數篇，敘古代大衛王的戀愛，德國 路易孫 教授 (L. Lewisoohn) 批評他說，「這些劇本，都用賓斯基獨創的韻律的散文所寫。散文的美妙，仿佛美忒林 (Maeterlinck) 或治支 (Yeats) 一樣；但在熱情與真實上，這猶太的作家又超出兩

人之上了。」

猶太人的古文是希伯來文，但還有一種變形的德文，常作現代通用語，稱 Yiddisch，便是德文的 Jüdisch 之轉，猶太現代作家大抵用這種文字著作。賓斯奇這篇劇本經 Goldbergs 博士譯成英文，載在猶太戲劇六篇中。他在序中說，「自己犧牲的姊妹的題目，在猶太劇場上是很普通的，正如爲了他人而犧牲自己，在猶太生活中也很常見的一樣。劇的發展上，他用了戲劇的能力，節制，人生的信實，使他完成；賓斯奇在猶太戲劇家中間，佔第一的位置，就是爲此。」六篇中有阿胥 (Sholom Ash)的一篇冬天，也是描寫同一的題目的，但不及這篇精采了。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觀劇。